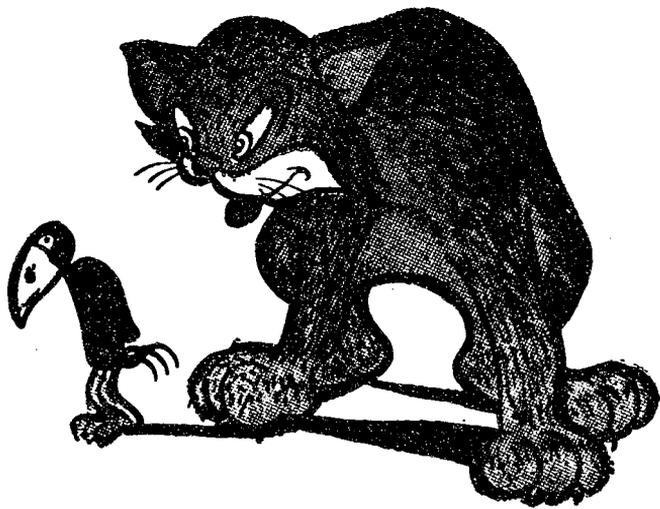


新哲學的地地觀

錢今昔



上海金屋書店印行

新哲學的地地觀

錢 今 昔 著

上海金屋書店印行

北京西路六五〇號

序

和一切社會科學一樣，每一部地理學的著作都反映着作者的意識形態。

當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人類社會的又一個偉大的轉形期，第二次大戰的結果，歐洲的東部已經掙脫了舊社會的枷鎖，開始繼蘇聯之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了，其他舊社會也正在加速地崩潰，我國是尤其顯明，反映在學術上的，自然是立基於新哲學的學說以飛躍的姿態否定了舊的保守的論調。

可是，在地理學的領域裏，這一項工作却比較的落後，這因為一則，近代地理學本身（尤其是自然地理學）的完形比較的遲緩。二則地理學包括了充份的技術性，這就使得它和其他社會科學比較隔離。

所以，在地理學的領域裏，還存在着許多陳舊的布爾喬亞的觀念論，爲了在學術上追求真理起見，我們是一定要指出他們的錯誤並從而提出正確的見解的。

本書只能說是這一種巨大工作的開始，或者說是嘗試而已。全書共分四篇：即（一）地理學派論，批評自古至今的主要地理學派，並指出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和理論上的缺憾。（二）「地理認識論」，提供出新哲學地理學的認識論，地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在思想

方法論上，也有着它的哲學基礎。(三)經濟地理論，一般人對經濟地理學常有錯誤的見解，本篇特就其廣狹兩義加以正確的說明。並就「環境」「分佈」及「交換」三方面說明地理景象與人類社會間的關係。(四)地理運動論。以新哲學的法則來解釋地理景象的演變的，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的試驗，對於這一部門，我誠懇地希望讀者給我以指教。

本書開始寫作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初次完稿，其中一部份曾在一九四〇年內署用筆名錢析分別發表於「哲學月刊」及「生活與實踐叢書」，並已決定出版，但是紙版方告瀾成，日軍却侵入了上海前租界區域，於是未克出版，紙版也告毀去。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作者自內地返滬，稿件幸得友人保存，於是又在最近三年中，再度加以修改與補充，直到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方始完稿。十年之間，世界形勢變更頗多，新興階級的力量日見強大，黎明的光耀已經透過了漫漫的長夜了，作者深感新地理學的建立工作，更是刻不容緩，但願這本小小的書本，能够引起愛好新哲學和地理學人們的興趣與研究，更願地理學能够在今後跨入到一個新的時代中。

目次

序

第一篇 地理學派論

第一章	地理學的演進——起始·進步·演化	一
第二章	神話地理學批判——原始統治者的工具	三
第三章	記述地理學批判——封建社會的產物	一六
第四章	地理物質論批判	二二
	氣候決定論——孟德斯鳩的雙重性格	二四

地表決定論——立脫的所謂局限性 二八

地理生成力——海德爾的神秘精神 三〇

多元決定論——黑格爾與巴克爾的歧見 三二

河川決定論——影響不就是決定 三三

第五章 地理政治學批判 三五

李希霍芬——帝國主義的冒險家 三七

拉賽爾——全體性的國家有機體 三九

克倫——法西斯的應聲蟲 四〇

浩斯霍菲——反社會主義的健將 四二

葛拉武荷拉賽——第二國際的門徒 四二

第六章 人生地理學批判——維持現狀的吹鼓手 四四

第七章 蒲列哈諾夫批判——墨西尼哥夫的影響 五五

第八章 溫特福哥兒批判——讓我們修正他的錯誤 五九

第一篇 地理認識論

第一章 地理認識論的意義 六八

第二章 人與自然——並不直接影響 七五

第三章 社會與自然——由媒介發生作用 八三

第四章 歷史與地理——體與面的約制 八八

第二篇 經濟地理論

第一章 新地理學的本體——分佈，生產，交換 九九

(附) 經濟地理的廣狹兩義 一〇五

第二章 環境論 一一〇

溫度與雨量——物質造成較差性 一一一

第三章

地表面——價值隨生產關係演變
河流與海洋——從阻礙變為恩物
分佈論

一一四
一一六
一一一

人口——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

一一一

農產品——殖民地生產單純化

一一三

植物——五個不同的地帶

一一五

家畜——效用大大增加了

一二七

水產品——人類擴大採用

一二八

金屬品——由工具到貨幣

一二九

動力源——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

一三一

交換論

一三三

第四章

商業與社會性質——手段？目的？

一三三

貿易政策與商港——位置的變易

一三六

交通線——從自由到獨佔

一四一

第四篇 地理運動論

第一章 地理運動的意義

一四三

第二章 地理運動力——內在的主導力

一四六

第三章 地殼均衡論批判——現象與本質的混淆

一五七

第四章 地形循環論批判——沒有發展的運動

一六六

第五章 辯證的地理運動——規律與法則

一七二

第一篇 地理學派論

第一章 地理學的演進

——起始·進步·演化——

作爲人類上層建築的產物之一部門的地理學，是和其他作爲上層建築的產物一樣，是反映人類社會的下層基礎的意識形態。

所以地理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有演化和發展的。隨着社會性質的不同，隨着生產關係的演進，它也跟着演化。它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一步步地擴展着，並轉化着自己。

地理學的初發生乃是爲了實踐，古代氏族社會時代，爲了便于狩豬及流遷的應用起見，便已有簡單的地圖出現，其後並有以原始的記事方法來在地圖以外，對於一定地域加以記載的說明，遂成爲地理學。

原始氏族社會時代的地理學非常簡單，即使在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底初期，地理學也不會脫離簡單的形態。



那時期中的地理學還沒有和其他文化部門分離，（因為原始文化常是混合着的，分門不精細的。）即使已經能稍具獨立的形態了。然而，也一定是和宗教及神話混合着的。

對於那種地理學，我們不妨名之為「神話地理學」。因為那種地理學的價值實在和神話相差無幾。

我們當然知道「歷史的限制性」的意義，對於神話地理學的發生於古代，視為必然，而且也承認它在當時為原始人服務的功績。然而假使在現階段，尚還有人以學術為兒戲，手捧着神話地理學，美其名曰「古籍地理攷證」或者「歷史地理學」，以自鳴得計，則我們除了加以輕蔑的一噓外，實在沒有別的應付方法的。然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現代中國，却偏偏還有人在作着穆天子西征地域考，山海經地域考，也還有人巴巴地從法國的星卜者流的著作中去找尋出，而且翻譯出「西遊記地域考」一類的著作，除了嘆息出版界的浪費外，我們又有什麼話說呢？這種地理學的最顯著代表作，便是舊約（指其中涉及地理的部份）及古巴倫，埃及，希臘，印度及中國等有關地理學的著作，像希臘的海克泰斯的著作，古中國的山海經，穆天子西征考，十州記，古事記及陰陽家都衍的大九州說。

封建社會漸漸固定，文化隨着生產關係的進步而演進，地理學的主流也漸漸地脫離了神話的領域，開始着眼於實地的記錄了，這是因為地理學者的知識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而且因為社會的安定，人類的和禽獸相爭，已經占到了優勢，這種種因子，都能使實地的記錄成

爲可能。

由這種情狀下產生的地理學是以地理位置，地理產物及地理交通等地表面的零碎記載爲主要成份的。只有個別的記述，却並沒有整體的綜合，也不把地域單位間的關係有機地連繫起來，再在記述之外，附以學理的說明，這種地理學，可以名之爲記述地理學，這實在只是一種智識的堆積而已，距離科學的範疇還遠得很，各國各城的風土誌，物產誌，交通誌，及中國的多數中學校的地理教課書便是很現成的例子。那時的學者，著名的計有海洛托斯（Herodotus）波列巴斯（Polybios）及斯屈來保（Strabon）等，記述地理學到了地理大發見時代是達到了它的黃金時代，那是很顯明的，爲了它能指示給商業發達的國家，以劫奪對象的地域，那種記述地理學是常出現於商業地理學，實務地理學，航業地理學甚至水手地理學的名稱之中的。至今，雖已沒落，但在英國還有梅克飛爾來特（Macfarland），美國還有羅賽兒（Bassett）等記地理學「大師」。

記述地理學特別是商業發達時代的寵兒，它是商人底實易，交通和劫奪方向的指南針，它是隨着航海術一起發達的，在那時代，它確是實用之至了。可是一到了工業資本發達的現階段，則由於生產力的更進一步提高，生產成果的更進一步燦爛生光，關於商品的國際交易，主要的經濟動向，交通線及交通站的位置等不可缺乏的知識，變幻得很是迅速，所以已經由各種組織化了的新聞，雜誌，年鑑等機關及刊物，更迅速更正確地達成報導的任務了。並

不需要而且也並不可能再以地理學來完成此項使命了。於是記述地理學遂爲布爾喬亞階級所棄。地理學派的主義便流到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河谷去。

人文主義地理學是那些布爾喬亞地理學者引爲標榜的名稱，它是着重於解釋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交互關係。與人文地理學同時，氣象學，地質學，天文學，地形學也勃然興起，可是這些自然地理學，事實上都只是以幫助人文地理學之存在而存在的，布爾喬亞的地理學實是在以人文地理學的狀態出現於地理學的領域裏的。

人文主義地理學以其完形的先後，可以分爲三個流派，卽：地理物質論，地理政治學及人生地理學。

地理物質論抬頭於布爾喬亞階級革命時代，地理物質論在當時乃是布爾喬亞向封建勢力鬭爭的理論武器之一，他們是以地理物質論來反抗着從來是居於支配地位的，封建的神學的意識形態，他們是以「自然」來作爲社會發展的主宰者，以代替過去的以神，或君主，或貴族爲社會發展的主宰者的舊學說，所以，毫無疑義的，當時地理物質論的最主要理論家就是醉心於法國革命的孟德斯鳩。

但是布爾喬亞革命的進步性是有限制性的，布爾喬亞的革命理論無論如何是不澈底的。所以地理物質論者們雖則勇敢地以物質來代替了神鬼，君主，貴族而作爲史輪的中心，可是他們的物質是機械的物質，是幾千萬年才發生大變化的「自然」，他們否定了神，君主及貴

族，但也並沒有以人底自由意志來代替這些，更不能以人的勞動過程來代替這些。在他們的觀念中，人即是機械，絕對沒有自由的意志，人是像草木一樣地給地理環境所規定着，和固定着。

基於這種理論，於是孟德斯鳩倡導出氣候決定論的學說。立脫（Karl Ritter）倡導出地形決定論的學說。巴克爾倡導了多元決定論。海德爾（V. Hehn）倡導出了「地理生成力」。這些學說，在現象上雖有不同，然而論其本質，却是一致地含有濃厚的宿命論傾向。

除此之外，在地理物質論理又涵含了人種學的觀念，這是相應於資本主義成熟之後，必然地需要向海外去找尋殖民地而產生的意識形態，所以事實上地理物質論者一方面以地理環境的相同要求着國內人民的平等，一方面又以地理環境的不同，而要求生存於優勢的地理環境中的白種人支配那些生存於劣勢的地理環境中的有色人種。

在推翻神，君主，貴族為歷史的主宰的一點上，地理物質論是革命的，但在以地理環境來代替那些事物的一點上，地理物質論又是反革命的，所以地理物質論的本身便是一個矛盾的產物，因而一到了布爾喬亞從革命走到了反動的時期，這些地理物質論者的理論遂給統治階級所利用，取消了它的革命成份，再加強了它的反動成份，地理物質論遂成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的理論武器。

由於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發展，由於資本主義的日漸由向上發展轉化為向下發展，日漸地近於崩潰，由於新興階級力量的不斷增長，布爾喬亞階級的一切理論都一天天地放棄了過去的「開明」和「科學」，而走向於「專制」「神祕」和「幼稚」去了。反映在地理學上，便有繼地理物質論而興起的「地理政治學」派的產生。

和地理物質論相較，地理政治學是更其錯誤和荒謬了。爲了地理物質論是布爾喬亞革命時期的產物，所以它多少帶着一些進步性，發揚它的學者像荷爾巴哈，孟德斯鳩，立脫，黑格爾等多少還是當時的一些進步份子，但一發展到了地理政治學時代則面目全非，除開充滿了歪曲和頑固的意態外，一能進步的思想多找不到，而從事於地理政治學的那些學者，則或者是著名的帝國主義的地理探險家像李希霍芬（Hirtholton）等或者是第二國際的門徒像格拉武（Graf）等，或者是德國法西斯蒂爪牙像克倫（Kjellin）和奧伯特（Obst）等，或者是反蘇健將，如浩斯霍非（Hanshoes）等，或者是反猶信徒，像但克斯（A. Dix）和潑舍爾奇（Passarge）等等。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希特勒執政的時候，地理政治學特別發達於一切正義的學術都給迫害的德意志，不是無因的。

在本質上，地理政治學實在並沒有在任一點上超過地理物質論，而有所創見，它只是抄襲了地理物質論的主要體系，然後再加以別的落後科學的成份，如像是卜學，預言學，種族學，遺傳以及哲學上的觀念論，經驗論，直覺論等等複雜的學說，所以地理政治學乃是一

種充滿了矛盾的，包藏了五花八門的不同理論的產物。那許多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论在其同為落後的本質上給統一着。

多數地理政治學者彼此之間的理論都自相矛盾，甚至每個人的本身也矛盾着。

譬如主張了「自然的本身並沒有同樣作用於人類」的李希霍芬，在論述到了亞細亞的天文學的時候，就加不考慮地主張「乾燥地帶的澄清空氣（地理現象），給與天體以澄清的觀察，於是成立了天文學。」譬如倡導了「國家有機說」的拉賽爾（Russell）同時又主張了河川決定民族及國家的理論，主張四種因子決定人類的克倫，同時又另外創造了「純粹經驗的國家論」，以「經驗」這一件事物來代替了他自己寫下的四種因子（即地理的，人種的，社會的和法律的。）荷拉賓（Hornbairn）以為東羅馬的沒落是爲了國境的面積過長，格拉武則以為是交通技術落後。

矛盾，混亂，曲解，武斷，這些地理政治學的特色原是整個布爾喬亞階級在崩潰時期的意識形態的特徵，自從資本主義由工業競爭轉入了經濟獨占階段之後，那些在過去包含了部份真理（然而體系上還是錯誤的）會爲它本階級盡過革命的戰鬥任務的地理物質論，至此，因爲它不能全部抹殺事理，不能作露骨的反動宣言，不能在欺騙羣衆和攻擊真理的一點上，發揮出自熱的力量來，所以它是已經在能盡職利能完成這些任務的地理政治學底興起中，失去了主子的寵愛了。當前的布爾喬亞地理學派的主流是地理政治學。

地理政治學是以闡明地人關係爲號召的，可是事實上，它却並不能具體地，系統地，系统地來說明地人間因生產過程的媒介而發生的相互關係，它只是紊亂地由作者任意決定着地人的關係，而且正如這學派的命名一樣，從事於該學派的作者彷彿是以地理學爲政治活動的工具似的，過去在德國的學者會高喊着德國的爲「人類的使命的責任感」，高喊着「法國民族是吝嗇漢」，在英國的地理政學者高喊着「英國民族的優越氣質。」在法國美國的學者也一樣地把自己的民族抬高過於其他民族。一切的地理政學者們都一樣地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辯護，他們斷定蘇聯的新社會會在十年之中瓦解，他們斷定中國的社會永遠不會進步！除非中國人民都信仰了基督教。他們是金融獨占資本主義的最出力的擁護者。他們創設了超帝國主義和非帝國主義的理論，他們實在只是一羣站在刀刺槍林上的用學者而已。對於他們，除了表示痛心疾首之外，我們是沒有第二句話可以說的。

與「地理政治學」同時，在法英美等國又有「人生地理學」的發生，主要的學者有白蘭士及白呂納等，其論點是主張保守殖民地，維持現狀，其他和地理政治的論點相似。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現階段，一方面固然是資本主義由發展到沒落的時代，一方面也是新興階級抬頭的時代，相應於前者，出現了不少的沒落的專制的學說，而相應於後者，則出現了站在真理的立場，把握了事物之本質的各種立基於新哲學觀點的新學說，在地理學的領域裏，以簇新的姿態出現的是新哲學的地理學或稱新地理學。

因爲新地理學在本質上，正和舊地理學相反，它是代大衆，代被壓迫階級說話的理論武器，所以它能把握住物質世界的真理，它不需要歪曲事實，欺騙大衆，所以它必然是最正確的。

新哲學的地理學到現在已經有相當成果了，可是其完成却是集體地的分門別類地聚積成的。

新哲學的地理學首先出現於地理認識論這一部門，因爲這一部門和新哲學的關係最密切，而且也是地理學的中心思想的決定點，在馬克思和昂格斯的著作中，已經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地人關係的正確認識論了。

繼馬昂之後，來完成新地理學的認識論的是蒲列哈諾夫，他的「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論黑西尼可夫底歷史與文明之巨河」，「史的一元論」中有不少關於地理認識論的見解，而在與考次基，和格拉武，暨一切地理物質論及地理政治學者的論戰中，他又始終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的，可惜的是由於他的理解不完全正確，所以他雖則批判了地理物質論之徒，雖則提出了以勞動過程爲中間媒介的原理，可是他却在實質上，同樣地犯了和地理物質論者類似的錯誤，主張「地理環境的性質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則決定着經濟的，以及隨着經濟以後的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註一）他是根本不了解社會發展中的內在矛盾的主導力的，由於犯了這一種錯誤，所以蒲列哈諾夫是很受到正確的新哲學家的批

判。

繼蒲列哈諾夫之後，新哲學在蘇聯隨着社會革命的興起及成功而蓬勃了。列甯和「自然辯證法和唯物辯證法」的作者斯達林是地理認識論的理論指導者。其他一切正確的新哲學家也都有助於地人關係的正確理解的建立，像米丁，愛森堡，拉里察維區等是最顯著的一些。

同時，受到了列甯的影響，尤立於地理政治學囂張的德意志社會中的溫特福哥兒，又不能不說是一方面完成了地理認識論的系統，一方面爲新地理學的本體論——經濟地理學——開闢了一條新的大道。

溫特福哥兒在地理認識論上的戰績，是全部表現於他的巨著「地理學批判」之中，他一方面系統地分別批判了地理政治學中的里希霍芬，拉賽爾，克倫，浩斯靈菲，格拉武，荷拉賓，甚至，相近於此的考次基，柯諾以及地理物質論中的荷爾巴哈，孟德斯鳩，海德爾，立脫，黑格爾，巴克爾等等。一方面又以「辯證法的物質論與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論」的命題提出了立基於新哲學的新見解。除此之外，溫特福哥兒又著有區域的經濟地理學好多種。

可是，在論述到河川與社會性質的時候，溫特福哥兒也嚴重地犯了和蒲列哈諾夫類似的錯誤，便是以河川來規定了生產力，再由生產力來規定着社會性質。溫特福哥兒也一樣地，在其幾點上忽視了社會發展中的內在矛盾的主導作用了。

不過溫特福哥兒在推進經濟地理學的一點上，其功績是終始不能抹殺的，到現在從事於

新經濟地理學的正確學者已經遍佈了全球，而蘇聯的一羣學者像卡贊雷，努密斯金和坡利斯納是最顯著的。

新地理學的認識論和本體論可以說已經相當完全了，但在自然地理的領域裏，則新地理學的學者們似乎還未加以注意，所以現在的自然地理學中，依然充滿了布爾喬亞學者們——像舍斯 (Shes) 大衛 (Davis) 賓通 (Dutton) 本區 (Punch) 包惠爾 (Powell) 等等——的囂張氣息，爲此之故，我便創立了地理運動論這一個學說，列入本書第四編中，我是把握住了新哲學的理論，一方面批判了布爾喬亞學者的學說，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把布爾喬亞的方法論自然地理的領域中清算出去，乃是完成新地理學的整個體系中的重要的一環，我們必需要向這一方面努力。

舊的地理學已經隨着舊社會的沒落而沒落下去了，新的地理學也已經隨着新社會的成長而伸長了。未來的地理學派的主流，我們相信，一定會是燦爛光耀的新哲學地理學即新地理學的。

(註一) 蒲列哈諾夫：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第二章 神話地理學批判

——原始統治者的工具——

地理學的第一個發展階段，是神話地理學。

神話地理學發生於古代的氏族社會時代。到了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的初期它是特別的發達。

神話地理學的發生幾乎是與神話同時的，原始人看見了地理現象的變幻有如閃電，轟雷，降雨，飄雪以及寒暑的轉移，覺得很神祕，與不可思議，於是便幻為神話之說，同時原始人偏處於足跡所及的地域，其想像力也很不豐富，遂覺得地理景象是無限的複雜，無限的神奇，更兼以各種地理景相（如河川，山岳，沙漠等）的性質大不相同，於是更不能以自己的理解力來解釋這種事物，也就幻為神話之說，當時的神話是包括了原始人所能有的一切文化部門的。其後則漸漸分化為各種不同的文化部門。神話中「故事的發展過程」是轉化為歷史，而神話中「故事的發生地點」則轉化為地理。但雖則分化，而在山分化而產生的文化部門中，神話的成份，仍然沒有消除。所以神話地理學，固然可以歸入地理學的範疇，然而如

若歸入神話的範疇，亦無不可。

在神話地理學時代的地理學家大都相信一切地理景相及地理現象都是給神鬼所創造，和主宰的。舊約中的創世紀便是主張地理景相及地理現象是給上帝所創造的，他如古代希臘神話中，也有宙斯發怒而以冰河懲人之說，他們是以地理運動的原因歸之于神鬼的。推而廣之，遍閱巴比倫，埃及，中國，印度。……等等古國的史籍，我們都不難找出同樣的例子。

除此之外，由於當時的地理學者對實際的地理智識模糊和缺乏，他們除開自己所處在的地域外，對於其他地域根本不了解，因之，他們常憑籍臆測，對於域外的地方，加以神異的幻想，所以他們的地理誌，非但記載人的地域，並且也記述着神鬼的世界。例如我國古代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十洲記、古事記，及陰陽家鄒衍等的大九州說便是一例。有一件事是我們必須知道的，就是後來的神話地理學者常常將神的地域描寫高居於白雲之上的，可是初時神話地理學者却不是那樣，他們以為神是住在海外的陸地上的。為什麼這樣呢？那是因為在原始時代，一般都缺乏對於海外與距離較遠底地域的瞭解。而及待社會稍發達後則一方面了解了海外的領土也是人的住所。同時另一方面，一般人對氣象學及天文學的智識仍很淺薄，乃以為高空是住着神仙們。

所以給古代的地理學者所描寫或繪製的地理區域常是兼具了「人的地域」及「神的地域」底雙重地理誌。有時偶然也有單記述人的地理區域的，像古希臘地理學者海克泰斯（Hec

(anciens)會繪製過一張世界地圖，他是以自己的國家爲中心。可是海克泰斯的地圖既簡陋得祇以自己本國代表世上一切的地理區域，並且又在人的區域外，另外繪畫了許多大洋與大海，暗示給世人以大洋和大海之中或外面，是住着不少的神仙鬼怪。正如荷馬所說的，「大洋之外，是天地相接的混沌未開的魔境一樣，」他也以海洋爲神祕之區。中國的鄭衍（戰國時代）的「大九州說，」把大地劃成九塊，以中央爲人的地域，以四週爲神鬼的地域，可以說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神話地理學的產生雖是出於自然的。可是爲了神話畢竟是有利於統治階級，於是神話地理學立刻給統治階級利用了，它立刻和星卜學，輪迴說，宿命論等配合在一起，來麻醉那些被統治的民衆們了。地理學也在向人的區域發掘的同時的又向着「神及鬼的區域」發掘着，天堂，及地獄的範圍，愈弄愈複雜，愈完形，到了後來，——特別是封建社會的初期——上界（天）及下界（地下）竟和人的地域一樣地複雜了，上界有上帝，中界有君王，下界有閻王，這三者形成了人民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三時期的統治者，依照佛家的學說，甚之上界有不少層的天，下界有十八層的地獄，上界有上界的社會，下界有下界的社會，可是其具有階級性則完全相同，甚至三界的社會組織也相類似。

在這時期，見之於地理著作中的，是神的地域非但在人類所不知的天空或遼遠的地域，而且也存在於人所居住的每個區域裏了。神鬼的分佈是和人的分佈一樣地到處具有着。

封建的統治階級既然發覺了神話地理學有利於自己的統治，他們自然千方百計地利用這些學術，他們獎勵那些專著作「神話地理學」的作者們，譬如十州記及神異記的作者東方朔便會深得聖王的寵愛。而好談海外奇蹟的那些學者們又往往是朝廷中的大臣，或者是社會上的著名文士。這也就可以說明爲什麼在現階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裏，還有少數「老爺學者」們，正在寫着穆天子西征考，山海經考，或者巴巴地從法國的星卜學者的著作中去選擇出「西遊記地域攷」等一類的作品來，加以翻譯啊！

然而在封建社會裏，地理學除向神鬼的幻想去發掘外，也同時向着人的地域發掘着；這兩個不同的方向，便在地理學的領域內發生了矛盾的鬥爭，人底區域的記載擴展及增加，終於否定了神話地理學的真實性，所以一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尤其是在地理大發見時代的前後，神話地理學終於在矛盾的鬥爭中葬送掉了自己的生和。代之而興的，便是記載人底地域的記述地理學。

這樣地說，自然並不是機械地斷定在記述地理學時代，便沒有神話地理學的存在了，而是說，到了那個階段，地理學派的主流，乃是記述地理學，神話地理學縱然存在，然而已經不是那時代的地理學派的主流了。

第三章 記述地理學批判

——封建社會的產物——

封建社會鞏固後，記述地理學便流行起來了。這是因為社會組織更其嚴密，人類在生物競爭中佔到了顯然的優勢，交通的方便和智識的提高，使得實地的記錄成爲可能，所以能够免除像神話地理學時代的全然憑空臆造，而且由於一般民智的提高，在那時代，統治階級如果再以神話地理學來蒙蔽民衆，似乎已經不能像過去時代一樣地收到實效了，相信神話地理學的羣衆固然還存在，可是信心顯已減低了，而且那時進步的意識形態中，已經有了反神鬼的形態了。於是記述地理學便代之而興。

記述地理學在其流行的初期由於它會給地主階級利用了作爲向貴族領主進攻的武器，更由於它是以實在的記述來代替神話鬼話的。所以它在歷史的限制中，也會經是一種進步的學科，也會經盡過戰鬥的任務。

可是歷史的限制加之於記述地理學的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即便在那時代，它也還始終是一種缺陷很多的學科，它祇是記載而沒有綜合與分析，它祇是記敘個別地域而缺少具體的連

繫，而且它的記述，也限于地理景相的名稱及位置而已，它並不能進而剖析此項地理景相的真正狀態，那時代還缺少地形學和地質學等的充份智識。至于地理現象，則大都不見之於記述地理學內，即或有之，也不過是很概念的一些些。它們祇能很粗枝大葉地說明某地很熱，某地很寒冷等等。而並不能以等溫線，年雨量，等高線等等方法來具體地說明地理景象，那是，因為那時代還缺乏氣象學的充分智識，雨量計及溫度計都付之闕如。即使有，也未給有系統地應用。至於雲霧露雪霜雹等地理現象的成因及變化，更不是那時代的地理學者所了解的。所以那時代的地理學實在是非常簡陋的。僅止於記述而已。

可是，即使是記述吧！也未必一定是很正確的——由於科學落後，測量學並不很發達，其記述的不正確是必然的。譬如說在中國的地方誌中便常出現着「某山，在某縣東××里，高××里」等記載，在這種記載裏，方位既誤，其高度也只是上山的斜路或曲路的數字，並不是山的垂直高度。西洋記述地理學的初期也是如此。

記述地理學的初期爲了它是給封建地主所利用了向舊貴族攻擊的武器，所以在以記述來代替神話一點上，有其進步的特質。可是不久之後，封建地主自身轉變成了統治階段，就轉而利用此項記述地理學來欺壓國內及國外的被壓迫民衆了。因爲此時的神話地理學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地，在欺蒙民衆的任務上收到其像舊時一樣宏大的實效了。於是記述地理學便成爲統治階段最優秀的理論武器之一。

記述地理學的給應用了來規奪被壓迫民族，可以說在希臘時代已經開始了，古代希臘人，爲了開拓其宗教，政治，經濟等等的發展，因而要求地理學服務於實踐（於是不實踐的神話地理學遂沒落了），所以要求有地球和自然的知識及技術。與希臘學者同時的埃及學者勃吐來米（Ptolemy）就會製過一張主張地圓說的世界地圖，指明海陸的位置，以便於航行。

其後，到了地理大發見的商業勃興時代，爲了侵略階級必需瞭解各種地域的習慣，風俗，文物及商品與交通線等等的智識，以實踐及發展其貿易。於是屬於記述地理學範疇的物產地理學，商業地理學，商人地理學便大爲發達了。這種種新興起的記述地理學科和原初的純記述地理學在本質上已經有了顯然的不同了。

所以布哈林（Bucharin）曾經說過：「地理學及人種學，在商業及殖民地戰爭之上發達了，古代長於商業的國民（如迦太基及菲尼基人）同時又爲最優秀的地理學者，中世紀地理學休眠了，有力的勃興，乃在近代，即由十五世紀商業資本的殖民地戰爭，及與此相聯的半商業的，半科學的大旅行而再出現了。商業的劫掠國家像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荷蘭，即立于此等旅行與發見的前線者。人種學也和殖民地政策相關聯而發達。此時的實際問題，即文化的市民階級應如何教導野蠻人，使之適於勞動。」（註一）

布哈林的理論體系並不正確，不過在這兒他却正是正確的，他是具體地指出了記述地理學如何在本質上給商業資本家御用的事實。

克魯斯 (A. Reus) 也會向我們指出了同樣的對於記述地理學底本質的理解，他曾說：「地理學，自古以來，就利用於實踐的興味，它在古代海洛托斯，潑列巴斯 (Polybios) 斯屈來保 (Strabon) 等底敘述的地誌上，主要以政治家及軍人爲目標，在中世紀及宗教改革期，高唱聖經字句，服務神學，在文藝復興時代，爲的更能充分的理解古典文學。同樣，在重商時代，主要地的看做政治的教義，同時，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對商人等營利階級強調其效用，因爲，在職業關係上，受各種地理學事實束縛的許多商人，從一般的地理學的著作——即使因時代及作者的關係，在構成及敘述上有多少的不完全處——能吸收到很多的利益。」

(註二)

即使是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像布留亨泥 (I. Bynnes) 也對記述地理學下過不客氣的批評，他寫道：「往昔之地理學，可定義爲地球之記述。……；他們的地理學是實踐的。他們做旅行記，編纂地名辭典，他們乃被商業的利害，政治的問題，乃至征服之野心所支配。」

(註三)

記述地理學的著名作者在歐美有多利質，斯屈來保，希保克拉第，海洛都多斯，潑列巴斯等，中國的水經注，地方志及郡邑志等都可以說是屬於這一類的。到了近代，這一種記述地理學的殘餘，在英國還有梅克飛爾來特等，美國還有羅賽兒等，中國還有白眉初以及多數大中學的地理教科學的編者等。

當然這種記述地理學到了現代，由於其具有歷史的限制性，而成爲落後的科學了，嚴格言之，它實在只是一種智識的堆積而已。離開科學的境地還遠甚遠也。

記述地理學發展到了地理大發見時代是達到了頂峯，可是由於生產力的積累一方面撲滅了封建的生產關係，一方面導引出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當資本主義社會確立後，各種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都飛躍地突進到了一個新階段。交通的進一步發達，天文學氣象學，地形學和地質學等的產生和完形，使地理學從單純的記載跨入了有機的記述了。相應於此，布爾喬亞的學者們的人文地理學便躍上了地理學的王座，代替了記述地理學派而成爲主流了。

記述地理學是隨着封建社會的潰崩而沒落的。

(註一) 布哈林· Theoin d's historisches materialismus

(註二) 克魯斯·· versuch einer geschichen der Handels — und wirtschaftlise Geographie

(註三) 布留亨泥··人類地理學

第四章 地理物質論批判

商業資本的勃興，使得記述地理學達到了最高峯的黃金時代，但是當地理大發見促進了生產力，因而使生產力突破了生產關係的束縛，而引化出新的生產關係，形成了新的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記述地理學便結束了它的成爲地理學的主流的生命。

記述地理學底所以不適合於資本主義社會，是因爲到了那時代，關於商品的國際貿易，主要的經濟動向，交通線及交通站的位置等不可缺乏的目識，瞬息萬變，已經能由各種組織化了的新聞，雜誌，年鑑等機關及刊物，更正確地更迅速地達成報導的目的了。並不需要也並不可能再以地理學來完成此項使命。于是記述地理學遂爲布爾喬亞階級所棄，代之以興的便是企圖開明人地之間的關係的人文主義地理學，關於記述地理學的沒落，羅斯坦因（Rostein）曾說過：「百年之前，黑格爾揭出地理爲世界史之基礎的一命題。然而，就在二十世紀的前半，地理學還不過是單純的記述，都市、山岳、河川等，和歷史經濟，世界政治了無關係的羅列于學習者之前，事實確是如此。……對於地理學底本題，不能明白解答，在從啓蒙時代傳來的舊俄的喜劇裏，有極端反動的女地主，鞭打農奴出身的下女底場面，——自己的兒子是貴族，就不研究地理也無妨，因爲那祇是增加了兒子的記憶力的負擔，假使與

去旅行，則兒子任何時也有駕駛者的。充分有教養的現代人，有許多也要反問爲甚麼在學校學習地理吧！因爲不知道地理也能旅行。何況成千成萬難于稱呼的都市、山岳、河川等名目，實在難于記憶呢！」（註一）羅斯坦因把二十世紀的前半歸之于記述地理學底時代，把二十世紀的後半歸之于地理物質論的萌芽期，雖然犯了錯誤，可是由此我們也能看出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對地理記述學的態度了。

事實上，旅行的不需要地理，在中世封建時代是不成立的，任何學術的興起，是由于時代的需要。可是到了時代業已改換了的資本主義社會，則旅行確實不需要「地理的記憶」了，因爲資本主義社會是有嚴密而發達的交通網的，記述地理學既已成爲無用，自然便沒落了，代之而興起的，便是研究地人交互關係的人文主義地理學。

研究某種地理位置的地形及地質以決定其怎樣應用，是適于開闢商港？還是適于農耕？又研究某種地理位置的地理現象以決定其適于怎樣應用，是適于種植稻麥呢？還是培植森林？所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在本質上是有利於布爾喬亞階級的。

同時爲了布爾喬亞階級需要在文化上加強其理論武器的緣故，所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又與布爾喬亞的唯心論及機械唯物論哲學相配合起來，以地理宿命論及地人直接交互論來構成其地理認識論的本體。相應于此，所以一切的直接剖析地理景相及地理現象的學術，如氣候學、地質學、地形學，水文學都發達起來了，它們是和闡明地人直接交互影響的學術——如人

種地理學，經濟分佈學，政治地理學，工業地理學等等——配合了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既和唯心論哲學配合，它自然是更有利於布爾喬亞階級，而成爲這個階級的主要理論武器之一了。

布爾喬亞階級是利用了這種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理論武器，先後在向別階級的理論鬥爭中盡過雙重的任務的。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即資產階級的革命時代，人文主義地理學是出現於地理物質論的階段而攻擊了沒落的封建勢力。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末期，在布爾喬亞沒落的反動時代，它又出現於地理政治學的階段而攻擊了新興的普魯列塔利亞階級。

先說地理物質論。

地理物質論的勃興，絕不如羅斯坦因所理解的那樣，遲至二十世紀的後半時代。他是發源於中世（那時，並未成爲地理學派的主流）而完形於十八、九世紀時代，換一句話說，它是和工業革命同時勃興的。

遠在希臘時代，遠在這以記述地理學爲主流的時代，希保克拉第，斯屈來保，阿里斯多德等便會經論及氣候是能支配民族的理論的，修克帝底斯（Thucydides）更會論及土地如何支配民族性，不過這些，僅只是零碎的意見而已，並未匯成一種完整的學說，而且當時地理學派的主流始終只停留在記述地理學的階段。它底轉化爲地理物質論，却是工業革命時代的事。稍前於此的琴保丁（Jean Bodin）會著有國家論一書以說明國家受土壤肥沃性的束縛。

可以說是地理物論質的始祖。而荷爾巴哈（Holbach）及孟德斯鳩可以說是他的後繼與完形者，其後的海德爾、黑格爾、立脫爾、巴克爾等則是他的發揚者。

地理物質論的主要特徵，是以構成自然環境的物質來作為人類的社會及歷史的主宰者，以代替過去的以神鬼英雄為社會及歷史的主宰者的意識形態，他們是以人類毫無自主，完全決定於物質環境的機械物，在以地理環境來代替神鬼及英雄的一點上，它是有其革命性的，然而在過份強調了地理環境的一點上，它却又非常落後的，為了具有了前者的革命性，所以它能成為向封建階級作戰的武器，為了具有後者的落後性，所以它又成為欺蒙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及弱小民族御用的理論武器，這正充分表示了布爾喬亞的二重性。

布爾喬亞的一切學術都是矛盾而分歧不統一的，他們的地理學也是如此，所以同在地理物質論這一範疇之下也出現了三四種不同而類似的學說，我們不妨分別敘述：——

氣候決定論——孟德斯鳩的雙重性格

氣候決定論首先在荷爾巴哈的著作中找出其傾向，但依照蒲列哈諾夫的見解，荷爾巴哈的見解是非常淺薄與不具體的，真正具體地以氣候決定論應用之於地理學的領域的是孟德斯鳩——這為法國革命而奮鬥的布爾喬亞代言人。

霍特爾哥兒在批判孟德斯鳩的時候，曾這樣地說過：「孟德斯鳩，他能為敵長期的歷史

之展開，及在其間發達的工業及交通技術，能把非常廣大的地理學的空間展示眼前作為觀察底領域，所以他是濶淺駕於古代人之上的。加之，在他表現了一種新的特色，而且那種特色，是為工業化的，規定自然科學底方向的初期布爾喬亞世界之產兒，而正確地付予特色的，……所謂那種特色，即作為人們怎樣反應其自然環境之認識的手段而力說的實驗。」（註二）

在孟德斯鳩看來人並無什麼特殊的超環境的能力，人只是以其感覺反應的方法而被氣候所影響與決定的產物。依他的理論則南方的國家，產生「優柔的、軟弱的，而富於感受性的機械（即人類）。」而「北方國家却產生健康的、頑強的、好動的但是愚笨的機械，從能使精神運動的一切——即狩獵、旅行、戰爭，酒——追求滿足。」（註三）孟德斯鳩是直白地把人稱為機械。孟氏的所以對北方和南方的國家下這樣的一個定義，其原因，乃是為了歐洲歷史上的南方羅馬人及北方蠻族為了社會性質的不同，而在某一時期，則較為文化高，一則較為體力強的原故，可是在社會性質隨時代而改變之後，這一種現象顯然是改變了，我們在還能說好戰的南部日耳曼人是優柔的，軟弱的嗎？

孟德斯鳩是主張以氣候決定着社會底心理，再通過了社會心理而決定社會和政治的組織。他曾說過：「這幾種要因，即氣候，宗教，法律，政府底法令，過去的實例，風俗，習慣是支配人類的，從上述一切，產生一般的精神」而「氣候底王國，才是一切王國內底第一位

。」（註四）所以氣候，在孟氏的見解裏是最主要的。他而且舉出許多實例，前面所說的南方的民族性便是一例，此外，還有：——

「異常炎熱的氣候損毀了人底力量和勇氣，而寒冷的氣候則予人們底精神和肉體以某種力量，這種力量和勇氣使他們能够從事持續的、艱難的、偉大的和勇敢的行動。」而「炎熱氣候下的民族底懼怯，差不多總必引導他們落到奴隸地位上去，反之寒冷氣候下的民族底勇敢，使他們保持着自然的狀態。」（註五）這一點，孟氏顯然是以北方較寒冷的民族為優於南方較炎熱的民族了，和上說的北方劣於南方民族的論點適巧相反。

同時，孟德斯鳩又斷定了「自然幾於單獨地支配的，是在野蠻人之間」，在有相當高度的文化國民之間，却要附加其他因素，如法律，習慣和政府的法令等，不過氣候依然居於第一位。（註六）

在前一段中，孟德斯鳩乃是以炎熱的氣候來解釋着奴隸制的，他以為奴隸制祇發生於熱帶的氣候地域，那是十分不正確的，他一定是缺乏古代史的常識，事實上奴隸社會乃為自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必然經過的歷史過程，世上的國家不論他是在熱帶，溫帶或寒帶，多數都經歷過這個奴隸制，例如在中國的殷周時代，俄國的九世紀時代，希臘，羅馬的古代都有過奴隸制，奴隸制的所以產生完全為了社會的內在發展，而奴隸制的崩潰也完全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決不是為了氣候的特殊性，假使這是為了氣候的關係。那末自古至今，氣

候的變遷很小，爲什麼奴隸制到以後會不存在呢？爲什麼一般社會會從奴隸社會一躍而爲封建社會，又一躍而爲資本主義社會，再將一變而爲社會主義社會呢？而且在奴隸制的社會時，非但有着奴隸，同時也有着奴隸主，而奴隸主和奴隸又是生活在同一氣候狀態中的，照孟氏的說法人不過是給氣候決定的機械（熱帶的野蠻民族且是單獨的給氣候決定的，）那末何以一種人會屬於奴隸階級，一種人會成奴隸主呢？孟德斯鳩的理論是不能和事實相遇的。

至於後一段話，那末是活生生地露出了布爾喬亞階級的輕蔑弱小民族的臉目了，他們企圖製造出這一種理論，來麻醉亞洲非洲及其他殖民地的民族們，使那些民族自知落後，不求自身的解放，可是這企圖，事實上是不能成功的。

孟德斯鳩以爲非洲人是野蠻的，單獨受氣候支配的民族，然而在古代，埃及的文化却遠勝於那時的北方蠻族（即法蘭克，日耳曼，盎克魯撒克遜）等的文化，那末受氣候單獨支配的埃及民族在古代又是怎樣的呢？他們又何以會漸漸地落後於歐洲人呢？

孟德斯鳩一些都不了解社會的演進決定於內部的生產關係的成份遠比外部的地理環境爲大。他一些都不了解「人與自然」的正確的認識。

孟德斯鳩之後，近代地理物質論大師海德爾也是竭力主張以氣候來決定社會性質的。海德爾的理論並沒有比孟德斯鳩進步，而且在創立了「地理生成力」的理論的一點上，海德爾

反而較之孟德斯鳩更落後了。

關於海德爾，我們就要談到他的。

地表決定論——立脫的所謂局限性

和孟德斯鳩同樣地是一個激頭激腦的地理物質論者的立脫，在以人爲被決定於地理環境的機械一點上，完全和孟德斯鳩相同，可是孟德斯鳩是以氣候來決定人類的，而立脫却是以地表來決定人類。

他曾經創造出一個地表局限性照他的理論，這地表局限性是能決定人類的一切的，且看他會怎樣寫吧：——

「無論在空間的方面，或在肉體的方面，都是其地表的局限性底反映。」「人們，是生他育他的自然的鄉土底代理人，其阻國反映於諸國民之內，環境，對於其住民之性格，卽對形態，體格，頭蓋骨之形成，皮膚之色彩，氣質，言語及精神的發展所與的地理的影響，是極明白的。……人們的存在，全然依存於地表，依存於千百不可解的強韌的根而固定着。

〔註七〕

人們的存在，全然依存於地表讀了這樣的一段語後，我們便可能明瞭立脫是如何的把地表的對於人的影響作用竭力地誇大了。所以，他規定着地表的不是能決定人類的：——

「陸地及水田底農業，狩獵及山中生活，牧畜者的狀態，定住，流浪，軍事行動，和平與爭鬥，孤立與結社，粗野和開化等等。」（註八）

所以依據了立脫的理論，中國的河川是形成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的原因，阿剌伯的地形決定了他們從事於游牧。同時，他也如孟德斯鳩一樣的，是以地理環境（地表）來決定了社會心理，再通過了社會心理，而決定了社會和政治的組織。例如印度的地表決定了印度人樂於定居，所以印度有農業社會的產生，而歐洲的地表決定了歐洲人樂於活動所以歐洲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等等。

可是立脫却不知道在中世時代阿剌伯人是曾經建立過農業社會，而且商業也很發達，而歐洲民族在過去，即前於資本主義社會時代也曾經歷過氏族，奴隸，封建，等三個社會階段，在從氏族社會到現社會中的數萬年中，根據了地質學的研究，我們知道地表的變化並不很大，那末如若地表是能決定社會的，何以會在類似的地表上產生出四五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呢？

立脫是像孟德斯鳩一樣，不了解社會要素是必需經過了人的勞動力才能影響人類底一回事。立脫也不知道社會性質的演變依賴於其內部的矛盾遠較依賴於外部的「自然」大得多。

地理生成力——海德爾的神秘精神

「地理生成力」的創始者海德爾和「地表局限性」的創始者立脫同樣地是德意志布爾喬亞階級抬頭時代的人物。

海德爾也是氣候決定論的尾隨者，不過爲了當時德意志的布爾喬亞階級給工業的落後性規定了他們是具有強度妥協性的緣故，海德爾並沒有像孟德斯鳩一樣地以人類爲被規定的機械，以否定絕對主義底神聖的、形而上學的以人類爲天賦超然力的學說，他是在學習了孟德斯鳩以後，又在孟德斯鳩的學說中滲入了殘餘的神學的概念。相應於此，他遂有了「地理生成力」的創作。

地理生成力、據海德爾的意見，是「地球上一切的形成之母，對它說來，氣候僅不過是能相對地乃至友誼地作用而已。」（註九）

孟德斯鳩是以氣候爲第一要素的，而在海德爾的見解中，則氣候已經居於第二要素了。決定人類社會的第一要素的乃是地理生成力。

可是這地理生成力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妙得很，據他的說法，原來它「存在於肉體以前的精神。」「因其量的增加而可見，無論其從何處來，總必將其現象之型式藏於自身之內，新的創造物，不外是這個創造的自然底理想之現實化」（註十）

至於其運動的形態，那末海德爾又規定着是「相互地極不相同，從而徐徐地千差萬別地起着作用，終於吸收進內部，且依習性與起源而變化內部的諸原因之一大混沌，即是氣候。但是這種生成力永遠地強烈地以獨自的方法爲自己同一，但這種生成力究竟不是和外在的激情無關，所以結局，它不外與時俱進，順應於後者。」（註十一）

讀了海德爾的這一段話，我們清楚地理解了生成力是什麼東西了，原來生成力並不是一種具體的物質，却是虛無飄渺的「存在于肉體以前的精神」而且「它的內容如何」又不可知。歸根結底，這種生成力是神祕不測，是目視不見的一種「萬物有靈」的靈魂或精神。而且神祕得連從何處來都不能知道。

可是這一種神祕莫測的東西却偏會先決定了氣候，再通過了氣候來毫無理由地決定社會性質。我們簡直要懷疑到海德爾是在和我們開玩笑了。

孟德斯鳩是以現實的物質（氣候）來規定社會的，但海德爾爲了和封建意識相妥協，所以他又在物質（氣候）之上加出一個存在於物質之前的精神（生成力）來決定那物質。所以在本質上，海德爾是較之同時代的其他地理物質論者更其落後一步的。

海德爾的地理生成力實在是類同於康德的不可知論的，當時康德曾高舉雙手贊成過海德爾的學說的，康德是這樣地說着，「海德爾的生成力，是歸之於一個自己形成的能力，我們既不能說明後者，也不能把握後者的。」「評者全然對他表示贊意。」（註十二）地理生成

办和哲學上的不知論，在本質上類同，不是很顯然嗎？

海德質的地理生成力的學說十足反映了當時德意志布爾喬亞階級的脆弱性與妥協性。

多元決定論——黑格爾與巴克爾的歧見

黑格爾和巴克爾是地理物質論中的兩個多元決定論者。

黑格爾主張，歷史之自然的被規定性，有主觀的和客觀的兩方面，租應於前者，有「國民底自己意志」，相屬於後者有「地理的被規定性。」（註十三）他以為精神的規定性和自然的規定性調和之後，才能決定人類社會，他的見解雖略較海德爾進步，但也沒有超越過孟德斯鳩。

巴克爾這個英國地理物質論者的主張，則是規定社會的地理環境計有「氣候，食料，土地，自然的一般狀態等。」（註十四）孟德斯鳩是單以氣候，立脫是單以地表來決定人類社會的，但巴克爾則是同時以各種地理物質來規定着人類社會，更具體地說，他是舉出了四種要素，即氣候，食物，土壤和自然的一般狀態。巴克爾的這學說無非是為了補充一元地物質決定論的缺陷。可是實際上，他的這種企圖却並沒有達到，因為他一樣地不能說明為什麼同一的地域，在不同的時代裏（地理環境未經巨大變換）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性質和政治制度。

他是和別人一樣，不了解地理環境必需通過人類的勞動過程而後始能在人類社會中發生

影響作用的。

河川決定論——影響不就是決定

河川決定論首先出現於黑·西尼哥夫的名著「文明與歷史上的巨河」中，黑西尼哥夫的主要理論是說，文化最初誕生於幾個大河流域，後來才轉移到了地中海流域，再後再傳流到大西洋岸，最後才普及於全球，所以歷史的巨河，是有力地決定了生產技術底發展，再通過了生產技術底發展而決定了人類。

黑西尼哥夫已經認識了生產技術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交互進展中的地位了，他是比其他地理物質論者進步的，可是，他也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地理環境雖能影響生產技術，却決不能決定它的發展，生產技術的發展主要的還是被規定於生產力及生產關係底發展。正如潘克許琴所說的「當英國工業還祇使用着手工工場的技术時，瓦特所發明的蒸氣機器是誰也不注意的，可是當過渡到機器的過程業已完成的時，蒸氣機器就出現於歷史舞台並完成了工業革命。」（註十五）

黑西尼哥夫的不正確理論還影響到了蒲列哈諾夫，在蒲列哈諾夫的「論黑西尼哥夫的文明與歷史上之巨河的著作中，我們清楚地可以看到蒲列哈諾夫所受到的錯誤影響。

甚至，現代最有成績的新地理學家溫特爾哥兒也通過了蒲列哈諾夫而受到了黑西尼哥夫

的錯誤影響。關於這些我想留到「蒲列哈諾夫批判」及「溫特福哥兒批判」中再來暢談了。總之地理物質論的錯誤是非常顯明的，在基本的方法論上，他們是犯了（一）總括法（二）結論法（三）解放觀（註十六），這三大錯誤的。

（註一）羅斯坦因：Atens Fur Pilitik WIRTschat Arleiberbewegung

（註二）溫特福哥兒：地理學批判

（註三至六）孟德斯 論法則精神

（註七至八）立脫：地表局限性

（註九至十一）海德爾 地理生成力

（註十）（註十一）海德爾

（註十三）黑格爾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註十四）巴克爾 英國文明史

（註十五）潘克許琴 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的作用

（註十六）詳見本編第七章

第五章 地理政治學批判

當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發展到了經濟獨佔的帝國主義階段時，布爾喬亞階級清楚地看到了本身的沒落，於是不得不放棄革命時代的行爲轉而採用壓逼與欺蒙羣衆的手段了。反映在地理學的領域裏，地理政治學就代替了地理物質論而成爲布爾喬亞地理學派的主流。

地理政治學在主要的方法論上還是承襲了地理物質論的理論的，不過他們在襲用了地理物質論的理論之外，同時又加進了不少落後的學說，像星卜學，預言學，種族學，遺傳學及哲學上的直覺論經驗論，神種論和超人哲學等等。地理物質論者的理論縱然錯誤，縱然分歧，而還有若干統一的系統和見解，但是地理政治學者則分歧得像一團亂絲，錯誤得不知所云，這正是布爾喬亞階級學術沒落的最有力說明。

地理政治學流行於二次大戰結束前的德意志，首先在一八七九年底拉賽爾的「政治地理學」一書裏發見其傾向，此外李希登芬的「移動及交通地理學」也可說是地理政治學的產物。

拉賽爾之後，瑞典的克倫（Kron）是主要的學者，此外，地理政治學的學者就大都是德國人，有如浩斯霍非，格拉武及英國的荷拉賓等。自從第一次大戰後，法西斯蒂運動

在暴力的支持下在德國膨漲，地理政治學就跟著繁盛，相應於此，在一九二四年就有了著名的「地理政治學雜誌」以作為他們的機關刊物，在論文集「地理政治學底基礎」上，「地理政治學」底幾個主將會發表了一個代表他們思想的綱領。以綱領召學者，這綱領是這樣的：

一，地理政治學，是關於政治過程之地理的束縛性的理論。

二，它立脚於地理學，特別是為政治的空間機構及其構造的理論的政治地理學底廣泉的基礎之上。

三，由地理學把握的地域底本質，對地理政治學給與界限，即政治的過程底成果——若對於這些過程視為應給與永續的成果——必得在這種界限內完成。自然，有時政治生活底負擔者們或許會突破這種界限，但地理的束性，遲早是要抬頭的。

四，在這種認識底意味上，地理政治學，提供政治行動底武器，且是政治生活底領導者呢！

五，地理政治學構成了一種技術論，導實踐政治學於大地上之必要的活動場所，只有如此，才有從知識到可能的活躍，不能先知其利益的事，就不做。

六，地理政治學，應當，而且必得為國家底地理學的心臟。

據那些學者們說地理政治學是和過去的「政治地理學」不同的，因為政治地理學祇以記

述爲滿足，而地理政治學却並不滿足於記述，它需要從記述的材料中引出實踐的結論來。所以地理政治學乃是「提供政治行動或武器」，是「政治生活的領導者」，是「導實踐政治學於大地之上的」。從他們的這一綱領中，我們清楚地了解地理政治學者們的如何安心於給法西斯蒂及金融資本家利用之爲走狗的原因了。

地理物質論者們的理論雖則紛歧，但每個「個人」本身却多少有其一貫的理論，然而地理政治學者們則多數個人無不自相矛盾，一個學者發表了三四種不同，甚或相反的理論，在他們是毫不足異的，在布爾喬亞政府的任何一個政策改變時，他們的理論也隨着改變，以追逐於後而配合之，所以要像批判「地理物質論」者一樣有系統地把各種見解分別敘評之，在這兒將使我感到不勝煩惱。（因爲他們的不同見解實在太多了，而且又時時在創造。）爲了便于敘述起見，我把他們的意見，歸納爲任意決定觀，任意觀放和精神祕觀三類，每一個地理政治學的學徒，無不同時兼具着兩種乃至三種特點，在這兒，我們不妨把幾個著名的地理政治學者分別地作爲例子，我們首先要舉出：

李希霍芬——帝國主義的探險家

這一個帝國主義的御用探險家，是曾經襲用了地理物質論者的一些話的，他曾說道：

「向一定的生活形態的衝動，是從自然的地理學的關係自己發展來的。在後者底影響之下形成一定的類型。」（註一）基於這種理解，當他論述到東方的天文學的時候，便說道「乾燥地帶之澄清氣候，給與天體底觀察，於是成立了天文學。」（註二）

可是同時李希霍芬又否定了自己的見解而寫道：——

「自然環境，決沒有同樣的作用於人類，所以對於前者，從來給予了過多的價值，無論何時，本質的要素，還是諸國民之精神的素質。」（註三）前者是任意決定，後者是任意解放，這兩者使得李希霍芬的理論紊亂不清。

而在李希霍芬的另一部著作裏，我們又看見了他寫道：——

「我，確切地相信，中國人若固執着舊的宗教，則中國人將久停止於低級狀態，只有他們信仰基督教才能够使他們從這個狀態提高。」（註四）

基督教既不是地理因子，又不是國民的氣質却給够提高中國人，這，我不知道李希霍芬根據了什麼？或者他是一個主張「上帝救人」「上帝萬能」的宗教神聖的傳教士吧！他的這種見解，實在是神祕得費解。

這樣混亂的見解自然會到處碰壁和到處不正確了。關於天文學，他舉出了埃及，美沙不達米亞的乾燥地帶為例，不過我們可以問他何以中國及印度的不乾燥地帶的天文學智識也發達得很早呢？

關於自然環境無作用於人的一點，我們要問他，何以自圓他自己的前一段話呢？

關於中國的問題，我們可以誠懇地告訴他，我們的全部地域至今並沒有多數地化為基督教徒，然而我們已經由於內部矛盾的推動，而有了顯著的進步了，而且又即將產生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你的見解顯然是落了空。

拉賽爾——全體性的國家有機體

「國家有機體」的倡導者拉賽爾是地理政治學的事實上的創設者。

在拉賽爾看來「國家只是全體性底目的，只有爲了由共同努力才能達到的目的而結合全體性時，國家才能成立。全體底利益在國家上直接促進，在社會上間接促進。」（註五）他把存在於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完全拋棄不顧了，而且把經濟的要素也忽略了，於是他就進一步主張土地與國家有交互直接的關係，他說「國家必得依存土地生活。」「國家成爲一個有機體，入於此組織中的地表，所以國家底性質是從土地底性格合成那樣的方法加入的。這些土地性質內最重要的是大小、位置及界限，其次是土地底繁茂及所含水量之土地種類與形狀，最後是土地對於地表底其它部份的關係。」（註六）

而且據拉賽爾的見解「從更大範圍間概念領土來的人，將更大的國家這種思想帶入了較小的地域領土內。」（註七）

拉賽爾的見解大都是抄襲了立脫的，可是他是在立脫的論點外，加進了一些不可解的成份，譬如他將土地的大小，位置及界限視為最重要，而繁茂及土質與地形次之，這不知道是什麼理由，在資本主義社會，沿海和交通線上的土地也許較之其他土地為優良，可是到了農業社會時，土地的肥沃性却佔着第一要點，遠較位置及界限重要，至於土地面積的「大小」則不知道他根據了什麼而列之為第一位，其次他又創造了國家有機體說，僅以土地因素為「加入此組織」的一分子。那末國家有機體的全體性是什麼呢？而且以國家這一種社會形態賦以超然的生命畢竟是十分神秘的解放觀的手法。

在對於有機體的國家的影響上，拉賽爾是以地表面其他部份為最成的不重要的因子，可是在論述到了河川這一種地表面其他部份（即不屬於大小位置，界限以及肥瘠，土質和地形者）之一的時候，却突然地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理論似地高唱着河川是「海之延長能够絕對地主要地決定國家底形態了，這實在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說：「從歷史的遠古時代說來，有力的商業國家，都在尼羅河畔或斯乞得爾（Schitelard）河畔或揚子江畔等得天獨厚的地方成立的。」（註八）（他以中國為强有力的商業國家是很可笑的）

拉賽爾是毫不了解社會和社會所立足的土地是需要經過勞動過程才能發生交互影響作用的。他的理論的混亂，也不亞於李希蜜芬。

克倫——法西斯的應聲蟲

在克倫的著作裏，帝國主義的反動獨佔理論的特質完全給顯現了，克倫是赤裸裸地吐露着他的反動言辭，他是法西斯蒂的應聲蟲。

地理政治學的名稱到克倫始告確立，克倫曾經主張普通選舉應當取消，而代之以比例選舉，並且主張加強資產階級的利己制度，產生出絕對的獨裁元首，稱二次大戰前德國的向外侵略爲「人類的使命之責任感」（註九）預言「俄國爲了黃色人種的威脅而會傾向歐羅巴」。甚之，抬出「非帝國主義」的理論以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辯護，這樣的一個人，自然是不可能有着嚴正的理論中心了。

克倫把國家富強的決定要素規定爲四種，即「地理學的（國土）、人種學的（民族）社會的（社會）及法律的（國家）」（註十）他的這種理論實在是紊亂得毫無頭緒的，他是把社會、民族、國家，土地完全絕對的對立了起來。他實在太缺乏社會學的常識了。

克倫底常識的缺乏，又在另一段話中可以看出，那是在克倫，論述到法國社會的時候，他任意提出了「法蘭西人的吝嗇，使他們滿足於其小錢之上，決不爲了發展小錢而積極地利用。」（註十一）他斷定了法蘭西的工業不會發達。可是法蘭西的工業事實上却是在第一次大戰後以飛躍的姿態發展了起來的。

同時，克倫又創設了一種純粹經驗的國家論，以國家爲全部地支配於經驗之中，這兒，他一方面任意地使人的經驗從地理環境中解放了出來，一方面又以經驗這一名詞來推翻了地

自己創設的四種因子了。

克倫祇值得我們一噓。

浩斯霍菲——反社會主義的健將

浩斯霍菲是反蘇的健將。他永遠不觀察社會的內部法則而徒然在社會的現象上找尋着假質。

浩斯霍菲沒有創造出任何法則，因為他是太喜歡於任意決定了，所以他不願受法則底束縛。

他曾把蘇聯革命和中國的王安石改革視爲完全一樣，所以他斷定蘇聯的「布爾塞維克實驗」『決不能繼續十年』便會夭折（註十二）他斷定國際社會爲了土地底限制性而不能實現（註十三）他是一個絕對地任意決定和任意解放的「學者」，而他的論點又無往不錯，沒有什麼可以論評的價值。

葛拉武與荷拉賽——第二國際的門徒

除開了上述四個「地理大師」之外，葛拉武和荷賽是比較重要的兩個。

葛拉武是第二國際的門徒，是考次基的信從者，他同時提出了「人口決定」「氣候決定

「和「交通決定」的論點，他的理論絲毫沒有一貫性。

荷拉賓，這英國學者是「國境面積決定論」及「國境位置決定論」的論客，他是大英帝國的宣傳者。此外如二次大戰前德國的法西斯學者奧伯特，但克斯，澀舍爾奇等則是自鄧以下，大同小異，已不值我們一論，還是讓我帶住！不要再在這兒浪費吧？

總之地理政治學的特色乃是除了矛盾，混亂，曲解和武斷之外沒別的成份的，在這思想鬥爭十分尖銳化的現階級，我們新哲學的地理學者是必需把握住了理論上的武器來清算他們。要知道，思想的鬥爭，是當作整個階級鬥爭中的一環來看的。

地理政治學的主要方法論上的缺點也和地理物質論一樣是（一）總括法（二）結論法（三）解放觀不過它是更其荒誕和更其淺薄吧了！

- （註一）（註二）（註三）李希霍芬：移動及交通地理學
- （註四）李希霍芬：移動及交通地理學
- （註五）（註六）（註七）拉賽爾：政治地理學
- （註八）拉賽爾：政治地理學
- （註九）（註十）克倫 現代底列強
- （註十一）（註十二）浩斯霍菲：Xun geopolitik der selbsts

第六章 人生地理學批判

維持現狀的鼓手

人生地理學雖則是和地理政治學同時代，隨着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的階段而形成的，可是發展到現在，人生地理學的成績與其宗派的範圍，都比較地理政治學落後。

辨則如此，可是在現階級的地理學領域裏，人生地理學却佔有着不容忽視的地位，尤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中國，爲了買辦意識和封建意識的兩重結合，所以也產生了不少的人生地理學的信從者，要舉出例來，那厥人地學會和人地書社的那些學者——像翁文灝，丁文江，胡煥庸乃至張其昀等便是最好的例子。

假使說，近代法西斯的生長和法西政權的鞏固是扶植了地理政治學的存在，那末近代獨佔金融資本家的攫取社會支配權，便是使得人生地理學出現于學術的領域裏的主因。資本主義國家，如若需要向外發展，如若需要打破現狀——爭取殖民地，那末便會應用地理政治學，而如若需要維持現狀，保持殖民地，那末在地理學上所應用的武器便是人生地理學了。

所以地理政治學是盛行于二次大戰前的德、意等國，而人生地理學則發端于法國，流行于美國，傳播入英國。

人生地理學和地理政治學一樣，共同以洪保德（A. V. Humboldt），立說，拉賽爾及李希霍芬等爲其祖始爺，自此之後，發展到了克倫，浩斯霍非，格武，荷拉賓便成爲地理政治學，而發展到了白蘭士（Paul Beache）白呂納（J. Bruncks）馬東納（E. D. Martonne）奧格爾維（A. G. Ogilvie）賽爾爾（A. C. Sample）等則成了人生地理學派。

人生地理學所以是和地理政治學一樣的，以洪保德和立說爲其學派的影響者，而以拉賽爾爲其學派的創立者的，地理政治學者是死抱住拉賽爾的政治地理學一書，而人生地理學所標榜則是他的人類地理學。

拉賽爾的人類地理學偏重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決定，那是因爲在拉賽爾時代，由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所產生的意識形態還殘存着，「地理解放觀」在那時代還沒有成爲最流行的方法論。布爾喬亞的地理學家多少還需要顧到一些客觀的事實和法則。及待資本主義，由于其本質的矛盾的發展規定了它底向下發展，成爲徹頭徹底的獨佔帝國主義之後，由于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更由于布爾喬亞底必需在最後的階段中加倍地掙扎，白蘭士便以一個毫不顧及客觀事實及法則的論客，出現于布爾喬亞地理學的論壇之上了。

白蘭士是法國政府的御用學者，所以他的理論稍稍不同于給德國政府御用的浩斯霍非等等，浩斯霍非等是通過了自然區域和行政區域必需合一的理論而暗示着大日耳曼帝國的領域應該擴展到席捲中歐和東歐的，然而白蘭士却強調了「人類」和「自然」之間的「調劑」作

用，因而暗示歐洲的領土必須維持現狀。白蘭士會著有人生地理學原理，在他之後，門人白呂納根據了他底著作，更加以曲解，遂使人生地理學開始成爲一大宗派，而且有完形的學說。

白呂納闡明理論系統的最主要著作是人生地理學，在那本書裏，他提出了人生地理學的最基本的定義，那就是：——

「人生地理學所以研究各種人類活動方式，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種現象之相互的關係。」
……「人生地理學所以研究人地關係……人地關係即指物質世界勢力的影響之作用，對於人類全體的關係。」

後來的一些學者便根據了這，而創造出「人地關係論」來，流傳到中國，遂有張其鈞等組織人地學會，發行了人地叢書。

研究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關係，原來是任何地理學家所視爲重要的工作，問題不在這一點上，乃是在其方法論上，因爲據我們新地理學的意見，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的演進中僅只居于「條件」的地位，並不居於「根據」的地位，同時地人之間，如若要發生關係則必需要經過人類的勞動過程爲其媒介，絕不能自相發生交互的關係。所以從正確的立場來研究地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不能放過其中間媒介（勞動過程）的。然而白呂納的方法論是怎樣呢？據他自稱是採用「直接觀察法」的：——

「人生地理學者採用直接觀察法，以洞察我人與所處之環境之聯繫，視地理與人生，固
有聯帶之關係或包圍之關係，夫個人與環境，論其基本的關係，顯係附屬的性質，……在個
人生活與種族生活之中，實含有無量數適應及調整地理環境之繁瑣行爲，」（註一）

這種直接觀察法，在方法論上顯然是屬之于溫特福哥兒的所謂「結論法」的，「它們乃
是從分析中拋棄最重要的中間項（勞動過程）之一乃至多數，於是得出「純粹地任意的規定
」。……」（註二）

從這種任意規定的方法中，它們的理論顯得十分紊亂，有時是盲目地高唱着地理決定論
，有時則又盲目地提倡着地理解放觀，有時候則莫明其妙地兩者俱備，譬如白蘭士在「法國
地理總論」中是唱着「法國國土與其民族歷史之關係及風格之改造，大都是給法國的特殊的
地理環境所造成」（註三），然而當他論述到拉賽爾的時候，則又大不以拉賽爾的純粹地理
決定論為然，而提倡了或然說（註四）了，這種或然說是主張人類能超越過地理的約束，而
且能改變它們，這便是白呂納所說的：

「人生地理學認定人類之能力，在改變地球外層諸因素中，實處最強之列，蓋人類豈特
不為外力所屈伏，且能發奮自強，而成為地理現象中的強有力的一要素。」（註五）這種見
解，很顯然是屬於溫特福哥兒所指出的「解放觀」的，他們乃是「高調着人們漸次成為自
然底主人而將從自然底影響脫離這種觀察之本質了……他們所作的解放若是澈底地進行的場

合……只有原理地返于觀念論……由它所生出的結果，無非一貫的非偶然的誤謬的分析及基礎的歷史的關聯一般底誤認」（註六）。

甚之。兩者俱備：——

「人類與天然環境有連帶之關係，顧人地關係，非僅為天然環境單方面之作用，人類對於天然環境，亦有自由選擇與自由活動之餘地」。「地理環境能够決定人類，人類亦能決定地理環境」（註七）

要在這些人生地理學者的著作中，找出真理來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布爾喬亞的地理學，會得這樣地紊亂，這樣地矛盾淺薄呢！那是很顯然的，爲了科學和自然地理的發達，證明了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地理環境並不優秀，而某些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的地理環境亦並不惡劣。若然單單採用地理物質論的理論，則資本主義國家因地理環境優秀，因而人種優秀，堪作弱小民族主人翁的理論將要不能成立了。於是人生地理學者乃在保留了拉賽爾的「地理決定論」之外，又提倡了「地理解放觀」，以混亂而分歧的手法來紊亂世人的耳目了。

在布爾喬亞階級初由革命轉入反動的時期，在帝國主義初從事于殖民地爭奪戰的時候，在自由競爭初轉化爲經濟獨佔的階段，那時候，爲了各帝國主義都需向國外去爭取殖民地，所以保守成爲不必要而且不可能，反映于地理學上，那時候遂產生了地理政治學，而人生

地理學則並未產生，及待第一次殖民地的爭奪戰告終，歐戰結束，則戰敗者固依然需要向外奪取殖民地，而戰勝者的最主要任務已經是保守自己的所獲物使得不致為復活的或新產生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劫奪去了，在這種情形中，產生于英美法等國的學者，遂在製取了地理政治學的理論體系外，略加轉化，成立了他們的學說。

人生地理學和地理政治學大部份的理論體系都完全相同，其最大的不同處並不在方法論及哲學觀上，甯可說是在政治觀點上。地理政治學者是高唱着要求自然區域與行政區域的合一，而人生地理學者則主張使兩者協調，或者各守疆界，我們且看他們會怎樣說：——

「我以為正當之辦法，當使自然地理學與人生地理學各守界限」（註八）這是白爾士在論述到若干人「欲將歷史區域或人為區域立歸淘汰，而以自然區域或地理區域起而代之，」（註九）之後，所發表的不以為然的見解。

「人類工作與地理單位之問題，……常有直接簡接之聯帶關係。雖在事實上，此問題之兩方面未必到處符合，但至少，在邏輯上，兩者有密切之關係。」（註十）

「凡已臻成熟之生活種類皆能在自然環境上，有系統地繼續作用，換言之，各民族之「人情」，對於各國之風土皆能發生作用是也。」（註十一）

自然區域與政治區域雖不合一，但是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雖不合一，然而人類工作能使之接近，民族「人情」能使之合一，這種見解，當然是可作為保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維持現

狀的有力武器的，他們甚之能進一步地發出那樣的理論：——

「文化區域之所以造成，即因生活種類完滿發達之後，在一定之區域上，有積累不斷之工作，歷年既久，遂成習慣，於是在此區域中，山川風物有其共同之意義，有共同之生命，可稱之爲天然區域，是爲人生地理之真正單位，故生活種類不同，天然區域亦區以別焉。」
(註十二)

根據了上說，則自然區域竟是能隨人類的生活方式而改變而同一起來了，地形氣候及地質縱然不同，但如生活種類一相同，則歷史既久，便會有共同之生命及意義產生，反之，地形氣候及地質等縱然相同，然如生活種類不同，則也能「區以別焉」，發生不同了，在以唯心哲學的手法曲解了地理的真實狀態之外，這種說法又明目張胆地表示了英美法等國的佔領殖民地乃屬合理、而過去德意的地理政治學者的要求爲不合理，需要加以拒絕。人生地理學真不愧爲英美法等戰勝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的忠實鼓吹者。

人生地理學的本質已如上述，現在來一述該學派的流佈及現狀。

人生地理學的祖述洪保德，立脫，拉賽爾，李希霍芬（事實上，李希霍芬已有地理政治學的濃厚的傾向了，人生地理學者硬拉入其宗派，是有些勉強的）等，前面已說過了。上述數人僅爲人生地理學派心目中的前輩而已，真正指出人生地理學的大旗的，是法國的白蘭士，著有人生地理學原理（書名爲馬東所定），到了白蘭士的門生白呂納時代，這學派方始大

爲發達，白呂納是該學派的最主要的一人，著有人生地理學，法國人生地理學（與吉拉定（P. Girardin）合著）歷史地理學（與伐羅C. Vallaux合著）等白蘭士的女婿馬東一方面整理其岳翁的遺稿，一方面著有五稜薩志（La valachie），斐布夫爾（Lucien Febvre）與巴太隆（L. Ballion）合著人類進化與地理環境，拉克侶，伊力薩著有新築世界地理及地球與人類。都是比較重要的作品，此外，隨着這種理論，歷史地理學，區域地理學，住宅地理學（如武維爾A. Foville 著有法國住宅之研究，沙雷H. Sorel 著里昂灣沿海平原之房屋等等）山岳人文地理（如白倫夏R. Balmard 曾設立阿爾卑斯山地學研究會）都市地理（波塔M. Poete 編有都市生活地理）方言地理（如但賽特A. Danzet 編有方言地理學）考古地理學（如捷封退尼P. de Fontaine 研究太古時代之人生地理學）植物地理學（如勒梅爾N. Lemaire 著醫藥地理學劄記）及經濟地理學（如米勒R. Muller 法國煤之缺乏和補救方法）等等的和「人生」有關的地理學也都發達起來了，有很多的部門，單從其名稱上看便覺得很淺薄的，而且並不能以之屬於地理學的範圍，可是法國的學者既需要不顧一切地把「人生」「人情」和「地理學」拉在一處，所以也並不顧及這些技術上的問題了。這正表示了布爾喬亞地理學派的可憐處。

美國的人生地理學，通常以賽潑爾爲第一人，然而賽潑爾是一個忠實地介紹拉賽爾的學說的人，所以她的著作是偏于拉賽爾的地理決定論，嚴格說來，是和純粹的人生地理學稍有

不同的。

賽潑爾著有美國史與其地理背景，「漢諾(Hanso)諸城之發達與其地理環境」及「地理環境之影響于拉賽爾的學說」等書。

之後，柯勒(A. H. Koller)等著環境論，斯密斯(J. R. Smith)著有人生地理學，鮑曼(Jaiah Bowman)著有戰後新世界，回教世界大衛(W. m. Davis)是著名的自然地理學家，可是同時也是一個人生地理學者，著有大衛地理學論集，約翰生(D. W. Johnson)著有世界大戰西南兩方之戰場。

至于給中國的人地學會捧為神明的「大師」亨丁頓(H. Huntington)在美國也並不是一個最傑出的能超過上述諸人的學者，要是和賽潑爾及大衛相比，亨丁頓僅只能算是第二三流人物而已，白呂納曾經批評過他「亨丁頓的著作甚富，……在吾人觀之，稍覺偏于演繹，有時或不見自信過甚，流于獨斷，」(註十三)，其本國人沙侯(G. O. Saver)亦曾評曰「亨丁頓……氏之主觀強于客觀，故不免受人攻擊(註十四)不過爲了亨丁頓曾是翁文灝等的教師，所以在中國，他是有了着很響亮的聲名。而賽潑爾等在中國，其名反不揚了。

亨丁頓著有人生地理學原理，亞州之盛衰及文明與氣候等等。

英國的人生地理學，是由法國流傳去的，奧格爾維是研究馬其頓的人生地理的專家，麥克盧特(Hallord J. Mackinder)著有世界區域志及民治之理想與實際。福綏特(Fawcett)

〔著有疆論界，政治地理學（註十五）之研究，瑟羅克（R. L. Sherlock）著有人類爲地理之原動力，福勒爾（H. J. Fleure）著有人文區域，歐西之人生地理學，地理的因數，歐洲之條約，地理學與人類學之觀點，赫伯特生（A. J. Herberton）著有人類與其工作，人生地理學導言等等。並有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及不列顛協會等爲鼓吹的組織。〕

此外，俄國的魏可夫（A. Voelkol）比利時的勒非甫爾（M. M. Lefevre），瑞士的吉拉定（P. Girardin）等都是屬於人生地理學派的，至于日本的小川琢治，辻村太郎，崗田武松，小牧實繁以及中國的人地學會的一些學者則不過是搖旗吶喊的後輩而已，既缺乏觀察的能力，又未能系統地介紹出人生地理學的全貌來。在這兒，還是姑置不論吧！

從事於地理政治學的學者大都是政府官吏，政黨理論家，軍事戰略家，法西斯組織工作者，軍事探險家及教授（其中教授只佔了一個小比例）而從事于人生地理學的學者，則以政府官吏，大學教授，貴族或王室後裔，殖民地官吏等爲其主要的組成份子，沒有一個成名的人生地理學學者會有低於大學教授的身份的，所以單單從這一點觀察，也能覺察出人生地理學所表現的階級意識是什麼了。更何況在他們的著作中，是都有着顯明的政治特點呢！

（註一）白呂納：人生地理學第一章

（註二）（註六）溫特福哥兒：地理學批判第二篇第四章

(註三) 詳細見解見白蘭士：法國地理總論

(註四) 或然說定義見狄更士·霍布士：地理學史第十七章

(註五) 白呂納 人生地理學第一章

(註七) 伐羅及白呂納 歷史地理學頁一一及一二五

(註八) (註九) 白蘭士 法國土地之根本區域(刊法國文學叢報)

(註十) 白呂納 人生地理學第五章

(註十一) 白蘭士 人生地理學的生活種類之概念

(註十二) 白呂納 人生地理學第五章

(註十三) 白呂納 人生地理學第四章

(註十四) 沙候、人生地理學之晚近發展

(註十五) 政治地理學及地理政治學是兩種地理學上的名稱，其不同處，可參閱克倫等之「地理政治學之基礎」一文。

(註十五) 欲明人生地理學原理，除參閱本文所述及諸書外，再可參閱人生地理學會所編之「新地學」。

第七章 蒲列哈諾夫批判

——墨西尼哥夫的影嚮——

這一章裏，只論述蒲列哈諾夫底與地理認識論有關的理論。蒲列哈諾夫其他理論的批判，並不在本文之內。

隨着新興階級的抬頭，唯物論的新地理學也開始萌了芽，担負起摧毀舊地理學並建立新地理學的任務。在那一羣新地理學的陣營中，蒲列哈諾夫也是一個。

在批判地理物質論的戰鬥中，在和地理政治學者——尤其是第二國際的一羣門徒——的戰鬥中，蒲列哈諾夫會建立了不少可貴的戰績。

可是，爲了蒲列哈諾夫對於馬恩的學說實踐上有不够的地方，所以理解方面尙有不充份之處，因之他雖則批判了地理物質論，却未能否定地理物質論方法論的本質，他是把地理物質論和新地理學折中了起來，這就是說，地理物質論主張地理環境直接地決定人類社會，而蒲列哈諾夫則以爲地理環境先決定了生產力，再間接地決定人類社會。這一種說法除了多轉了一個彎之外，事實上是和地理物質論一樣地得到「地理決定論」的結論了。

這種傾向，在他的著作中，是會不止一次地的給提出過，譬如在「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一書中，他就會反覆地說過：——

「總之，地理環境的性質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則決定着經濟的，以及隨着經濟之後與夫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

「歸根結底，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着一切社會的關係，而生產力的發展則由地理環境的性質來決定的。」

在他的「史的一元論」裏，他又這樣地寫着：——

「在生產力底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應當把人類製造工具底能力首先看作一種固定的量，而把使用這種能力的周圍的外界的條件看作經常變動的量。」

「地理環境向人們保證生產力底發展的或多或少的可能，同時又多少有力地推動它們走上歷史的道路。」

蒲列哈諾夫的這種見解，和馬恩的思想事實上是一個反方向，毫不相同。因為地理環境事實上僅只是「物質條件」中的「自然因素」的一種而已，說它能影響于生產方法是當然的，可是它却絕對不能決定了生產力再轉而決定社會性質。因為生產力的發展端賴于其自身的進展要遠較依賴于地理環境的改變大得多，而生產技術的進展則主要地是由于生產力的提高，決不是給地理環境所決定的，社會的進展乃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不斷的矛盾的發展促使的，地理環境並不佔到主導的地位。

假使照他的說法，地理環境決定着生產力及生產技術，再轉而決定社會性質，那末幾年來，人類的生產力已經提高了不知多少，人類的生產技術已經進步了不知多少，人類的社會也經過了四個或五個的演進階段了，然而地理環境，則並沒有經過大的變動，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我不知道蒲列哈諾夫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蒲列哈諾夫爲什麼會有產生這種錯誤呢？據我的觀察，主要的是爲了他未曾全然了解馬恩的全部理論體系。其次是爲了他受了地理物質論者——尤其是墨西尼哥夫的影響的緣故。對於孟德斯鳩和巴克爾等等，蒲列哈諾夫都會加以批判和指摘，然而對於河川決定論的墨西尼哥夫，他却非但不加以指摘，而且高舉雙手，在贊同之外又竭力地推薦着墨西尼哥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互濟」。他的這種無條件的接受，使得他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在否定人種學的支配社會一點上，墨西尼哥夫是有功蹟的，然而及待他說出大河決定人類的勞動方法和生產技術，再轉而決定文明的誕生，又再決定社會的性質的時候，那末墨西尼哥夫這個法蘭西的學者無疑地是像地理物質論者一樣地犯了任意推斷的宿命論的錯誤了。可是蒲列哈諾夫却並不了解這一種錯誤，却反而再三地稱贊他，說這種見解是：

「有較我們的主觀的社會學者們者底全著作還要更有豐富的重要的內容，法蘭西的文獻中，較俄國底文獻，更富有關於社會科學的適切著作，而墨西尼哥夫的著作，就在法蘭西的文獻上，也是重要的收穫。」

「本書就在現在，依然是一本可注目的著作。」（註一）

甚之他還埋冤過俄國文化界對於墨西尼哥夫的沉默、他說這種沉默是不可解的。

所以當論述到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時候，蒲列哈諾夫便以河川的不同來解說中國，日本和印度的古代社會，在論述到俄國社會的時候，他又竭力主張俄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在於防禦外來的攻擊的必要點，而在一九一四——一八的大戰中，他更又發出了各階級友善地合作以保衛沙皇的理論了。

「地理環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因爲幾萬年中，差不多不變的東西決不能成爲幾百年中就會根本變化的東西。」（註二）最後，我們要牢記斯達林告訴我們的這一段話。

（註一）蒲列哈諾夫；論墨西尼可夫底文明與歷史上的巨河。

（註二）斯達林：歷史辯證法與自然辯證法。

第八章 溫特福哥兒批判

——讓我們修正他的錯誤——

溫特福哥兒是當今的新地理學家中最有成績的一個，他的多數時間都致力於新地理學的建立，他的「地理學批判」是一部地理史上的不朽的名著，可是雖則如此，却爲了他太受蒲列哈諾夫的影響，因之，他也有着不少的錯誤。爲了忠實於真理，我是必需在稱揚他的戰績之後，再指出他的錯誤的。我極希望當前的新地理學能超過了溫特福哥兒的成就，更進一步地和準確的理論體系接近和融化起來，成爲唯物辯證法的一個有機的構成部門。

在批判地理物質論和地理政治學的時候，溫特福哥兒在大體上是正確地把握住了新哲學的理論體系，指出了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的三種錯誤，就是：——

(一)總括法(他們)用這種方法，如自然狀況，氣候，土地各種要素，不是在它們的內部的關聯上把握，又不在許多要素之內……把握一種支配的要素……(他們)僅只是指出了這些要素(而已)。……(這是)從(他們)的階級地位產生的。因爲他的考察是從布爾喬亞階級出發的，是毫無體系地……出發的，所以並不正確地規定各自然要素的關聯和確切

的標幟。……這種總括法的結果，實在是混沌。……

(二) 結論法 在地理政治學間我們能斷定是類型的方法……從分析中拋棄最重要的一項乃至多數，於是得出純粹地任意的規定，……就在偶合的時候，也不是科學的分析，在許多地方，僅有半面的正確性，甚至全然錯誤，在這種方法上，分析中的勞動過程脫落了。否，那就是社會的生產過程的無所說明……這些分析……能產生怎樣的結果，是無需詳述的。

(三) 解放觀 不是方法上的缺點，乃是內容上的缺點，……(他們)強調人類漸次成爲自然的主人而將從自然的影響脫離(了)……他們所作的解決，若是徹底地進行的時候，只有原理地返於觀念論，……由此所生的結果，無非一貫地的偶然的誤謬的分析及其基礎的歷史關聯的一般誤認。(註一)

溫特韜哥兒在這些總的批評上，可以說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又精細地指出了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的本質。可是在其對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的個別的詳細的批判上，他雖則也大體正確，却部份地犯着錯誤；譬如在他指摘了立脫的錯誤的時候，却寬免了立脫的以河川工程來決定中國社會特殊的觀念，他並至認爲那是在立脫碰到了「勞動過程」了而稱揚着。譬如在他指摘了拉賽爾的河川決定「商業國家」的錯誤時，他却也不自覺地寫下了、河川的意義，……

將是農業的「底」不從社會生產來論述，却從地理環境來規定着社會性質。

爲什麼一個信仰馬恩主義的學者會有這種的錯誤呢？這，不能不說是在認識論上有着

不健全的地方，他的太受蒲列哈諾夫的影響是使他不完全健全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溫特福哥兒的著作中，我們曾經看到不少的他的稱揚蒲列哈諾夫的地方，他甚之連蒲列哈諾夫的「論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巨河」也大加稱讚着，這種無條件的稱揚並學習蒲列哈諾夫，對他實在是十分有害的。

溫特福哥兒的理論的錯誤的主要點，就是在他的把社會條件和自然環境理解作兩個在社會發展中佔有均等的位置的因素，蒲列哈諾夫是以地理環境為決定物的，溫特福哥兒僅僅比蒲列哈諾夫稍微前進了一步，就是使地理環境退後到社會生產的同一線上，但是他也沒有了解社會發展的主導力實在是社會內部的矛盾的發展，地理環境僅止於次要的地位。

在「辯證法的物質論和經濟地理的方法論」中，他曾強烈地表明着他的這種思想，他寫着：

「伴着生產過程的社會條件之生長，自然要素的意義也增大了，即社會的生產力底發展和自然約制之生產力的發展是相提攜的。」

「自然的特質向社會的特質之交流及逆流……如在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的場所上，正確地指示了自然與社會上的，即自然與社會間的界限是流動的，運動的。……」

從以上兩段文字之中，我們能够清楚地觀察出來，溫特福哥兒是把社會的生產力與自然約制的生產力規定做兩種相互平等的提攜力的，這兩種力在社會的進展中的關係彷彿是並無

法則地自由地流動着、逆流着的。我們必需特別注意到他所說的「逆流」，就是說在社會與自然的相互影響上，有時候是自然環境站在主導的決定地位，有時候則是社會因素站在主導的決定地位的。

我們不妨在溫特福哥兒的同一著作中抽出更具體的論點來。那就是在他論述到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誰決定人類歷史的發展的時候，他說道：——

『馬克思指出柏蒂（Perry）的話「勞動是父，土地是素材的富之母；因之，開始了這個問題的解答」，（註二）……即一切財富之不能除去的這兩個原始形成者，遂成了兩個原則地相互不同的機能，具有勞動活動的人們，代表着不停止的運動的因素，自然代表着客觀的具體的要素，而這個要素，依其具體的構造，對以上的活動，完全指示（或不指示）一定的途徑。』

馬克思的見解，勞動和其對象（土地）顯然是密切地不能分離的，但在溫特福哥兒的論點中，勞動却是和土地對立了起來，他並沒有了解勞動這一種媒介作用，並不能直接地代替社會，因為社會不是勞動的本身，乃是人類的勞動成果的產物。

自然的要素，「依其具體的構造，對以上的活動，完全指示（或不指示）一定的途徑。同時，這一句話也是非常明顯的，是說明着他的「交流及逆流」的意見的。即是說，在某種狀態之中，自然環境是通過了生產力而決定着社會，在另一種狀態中，自然環境則完全不

決定人類及社會。

我們不妨再讀下去：——

「在社會的勞動形態上，自己能動的，與自然對立的人類，若假定其社會的生產力底一定狀態，則只有在像人們所想的自然的勞動手段，和由人力從土地分離的自然的勞動對象容許的程度上，才能形成其活動性，社會地勞動的人們之在這些自然約制的契機內，誰常是有呢？決定這個的，實在是社會地發展的生產力的總體（勞動底熟練，科學與其技術的利用性，勞動組織，生產的生產手段之範圍與其效用）。」

這一段話便是說自然環境先給了人類社會以一個發展範圍，在這範圍之中，社會的生產力再來加以精細的決定，這是一種雙重的決定論。

爲了恐怕別人不了解他的雙重決定論，他又緊接着寫着：——

「但社會形態內勞動過程底變化，在怎樣的方向上發生呢？——更一般地，這種變化發生與否呢？——這個問題，不是委諸生產的人們之意志的，實是關係於當時的社會上能達到的自然約制的生產力底種類，量，及結合之如何。人類之進展乃依存於自有其特殊構造（能時常發展）的自然之愈益深刻的適應，這樣，若生產力底總體規定一定歷史的瞬間之生產樣式底性格，則作爲能動的運動的要素，而先行於變化的就是這些生產力之中的社會因素，而一方面，規定這些變化之可能與否？不，規定這種變化之導於如何的方向的，則是自然約制

的因素。」

規定社會能否向什麼方向演變的是自然因素，而供給社會的演變以力量的是社會因素，這不是雙重決定或雙重主導的最顯然的說明吧！我們試想要在怎樣的情狀下，雙重主導才成為可能呢？那不是祇有在兩種因素處于均等的地位時。

所以溫特福哥兒又引證了蒲列哈諾夫所說「人們在強制自然爲他服役時，人們自身也在服從自然」（註三）的話，進一步地闡明自己的見解。

「人們就在強制自然爲他服役，人們自身也在服從自然，追隨自然，人們在歷史過程上，不絕地變更自然底環境，而在自然環境之內喚起的變化，再反作用于人類，驅使人類，強迫他同以變更的方法，工作于由人類使之變化的自然環境。……社會的生產過程形成時，不消說有許多如下的二次的要因作用着，例如爲這個過程上的社會條件的政治形態，法律形態，無數更高度的意識形態（有時這些關係共同以傳統的重荷而來。）以及其他的生產機構的影響。……」

于是，他就確切地斷定了：「無論以如何的方法，都不能揚棄這貫串一切二次的因素而具有支配勢力的這一切社會運動底基礎。」

溫特福哥兒的雙重決定論（或二次決定論），事實上是由于他向布爾喬亞階級在意識上妥協的結果。是不徹底的新地理學的產物，他正如蒲列哈諾夫一樣地雖則批判了地理物質論

可是却並不能全部否定地理物質論。因為在我們的觀察裏，影響于社會的發展的因素固然不少，可是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的，却只有一件——便是社會內部的矛盾的因索。決定社會是否變化的最主要因素是社會的內部因素，決定社會變化的方向的最主要因素是社會內部的因子，決定社會向上或向下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社會內部的因素，而最後提供社會變化以力量的也是社會內部的矛盾的因索。因為決定社會是否變化的最要點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發展程度，決定社會變化的方向的還是在于社會的生產方法，決定社會的發展的是全在于「新」和「舊」的兩種勢力的相互鬥爭，相互推移，而提供社會變革的力量的便是社會中的進步的階級。

我們也承認地理環境在社會演進中是起着影響作用的，我們絕不會像洛克斯或者茨基之徒一樣地盲目地呼出「解放觀」的理論來。可是，我們却以為地理環境雖能給予社會以影響，能加速或阻滯社會底發展，却絕不能決定社會的發展，換一句話說，就是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中的「條件」之一，而並不是「根據」，它是絕不可能和社會要素並肩攜手地共處于主導地位的。

爲什麼呢？

因為地理環境的發展和社會內部的發展並不是以等速度的速率進行着的，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遠較地理環境的發展迅速得多，反過來說，地理環境的發展遠較社會內部的矛盾發展

遷緩得多。

「幾萬年中差不多不變的東西是決不能成爲數百年中就會根本變化的東西的發展的主要原因的。」（註四）我們要記得斯達林的話。

地理環境如何可能與社會因素共同地相攜着來二次地的決定着社會性質呢？

我們要把這一個問題來就教于溫特爾哥兒之前。

難道決定法國大革命的是否發生的，不是由于封建的生產關係給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所否定的緣故，却是由于法國的地理環境嗎？那末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爲什麼不在二三千年之前發生呢？因爲二三千年前的法國地理環境並不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難道決在蘇聯社會革命的方向的不是由于新興階級的抬頭却是由于蘇聯的地理環境嗎？那末蘇聯的社會革命何以不在中古反抗蒙古人的時候便發生呢？因爲二三千年以來的蘇聯的地理環境和現在也相差無幾！

我們要以這些問題來就教于溫特爾哥兒。

爲了溫特爾哥兒有了以上所說的錯誤，所以在他的大體正確的經濟地理的著作中，他是常常有着部份的錯誤，譬如當他論述到中國社會的時候，他便會以河川工程決定了中國的生產方法，再轉而來決定中國的社會（註五）。在論述到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時候，他便以河川形態的不同來規約了中國，日本和印度的社會性質的相異等等。這些依正確的新哲學者的理

論是都不成爲理由的。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河川形態，到現在都並未全部地發生巨大的變化，可是中國，日本，印度這幾個國家在幾千年間，却都已經產生過四五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了。至于亞細亞生產方法，那末據正確的史學的研究者的意見，是不能成爲一種特殊的社會性質的，它並無特殊的生產關係而只是一種經濟的樣式，（就是在同一生產關係中的不同的樣式，即同一的本質中的不同的現象），稱之爲亞細亞經濟樣式似乎較爲妥當。它的產生並不是像溫特福哥兒的理解一樣地，是由于河川的特殊形態，而是由于亞細亞的社會的經濟組織使之然的。

讓我們再說一遍吧！決定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祇是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的因索，地理環境絕不會與其同速率地共同居于主導地位的。

（註一）溫特福哥兒：地理學批判

（註二）馬克思：資本論

（註三）蒲列哈諾夫：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註四）斯達林：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

（註五）溫特福哥兒對中國問題的主要見解，可參考其所著之「中國經濟與社會」

第二篇 地理認識論

第一章 地理認識論的意義

地理認識論，可以說還是一個新產生的名詞，然而它實在是地理學的中心。就是怎樣認識地人關係及中間媒介的問題。

一切陳舊的地理學派，不論其為產自氏族社會及封建社會時代的神話地理學，或是作為商業資本家之理論上的侵略武器的記述地理學，或是作為工業金融資本家的御用學術之人文主義地理學，以及戴着各種奇特的面具出現的布爾喬亞學者的地理學，在本質上都是屬於唯心論哲學底範疇的。因為它們忽視了勞動過程在「人」「地」中間的媒介作用，它們不是死抱住「相對主義」便是死抱住「絕對主義」。它們並不能把相對和絕對統一起來！它們是不了解哲學上的「對立的統一」的。

否定了「人」「地」之間的媒介——勞動過程——於是「地」對「人」，以及「人」對「地」的相互影響便成為漫無限制，能够任意決定了，結果必然就逃避到「不可知論」及神秘主義的墓穴中去。

於是，就產生了二種結論：

(一)「地」何以能全部支配「人類」呢？回答是不可知，是天生的。

(二)「人」何以能完全超乎「地」(自然)呢？回答是人的心靈能解放一切，改造一切，決定一切。

有如海德爾——這個著名的唯心地理學家，便在創造出地人交互關係的「生成力」時，就說過這樣一段話「它從何處來，牠的真實內容如何呢？我是不得而知的。」

由此可見，一切舊地理學派，不論其裝璜如何漂亮，然而在本質上，是一致主張精神規定物質世界，思維決定存在，社會及自然永不演進，即使演進，決定其演進的乃是「人」「地」二元素的相互影響，勞動過程是不發生作用的。同時「精神」與「物質」二者又都是神祕的，不可知的。

這種地理學是統治階級的武器，它們幫助了統治階級來麻醉被壓迫階級，我們要清算它。

與此對立，英勇地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把握住客觀真理，含有濃厚的革命性的，便是新哲學的地理學又稱新地理學。

新地理學與唯心論地理學不同，在本質上，它的立場是屬於革命的唯物論的。因為它在地人關係中間，指明了勞動過程的媒介作用，它說明了自然力，如不經過勞動力便不會發生

作用，它是從自然與社會，人與自然，地理與歷史之相對統一性上，統一了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及歷史與地理間的對立。使其以對立的統一底形態而存在。

新地理學指明了使「人」「地」間發生相互作用的是勞動過程，因為生產方法有着歷史的限制性及「能變性」，所以「地」「人」的相互影響也有其限制性及「能變性」。「地」既不能絕對支配「人」。「人」也不能絕對地脫離「地」（自然）。人只是自然的一份子，並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儼然的上帝——。自然也只是人類生存的空間場所，並不能超越時間地約制着「人」。「人」「地」之間，並不能相互地直接決定。社會的演進，主要的還是依存其生產關係的改變。所以「地」之限制「人」，「人」之約制「地」都有跡可考，有說明的理由，決不會如舊地理學者之歸源于神祕主義及「不可知論」。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新地理學在本質上，是承認物質規定精神，存在決定思維。勞動決定「地」「人」關係的，它是科學的、實踐的，它是歷來的地理學底歷史的積累的產物，它是把相對與絕對統一的辯證論者。

由于新地理學是站在唯物論底立場上的，所以它必然是代表被壓迫階級說話的科學，它必然是革命的武器，我們每一個愛好真理的地理學習者，都應該來研究它。

因為舊地理學與新地理的立場絕對相反，所以當它們遇見之後，彼此間便發生了一場戰鬥。這種戰鬥一直到現在還依然繼續着。

作爲布爾喬亞工具之唯心論地理學對於唯物論地理學的攻擊，是出現片曲解與謾罵底方式的。這是因爲他們無法在理論上否定代表真理的唯物新地理學的緣故。舉出一些例子來，有如第二次大戰前德國地理政治學者格拉武對新地理學，就會經說過這樣的一段謾罵式的話：

「馬思克贊其學徒之謬誤，是彼等只置全重點于經濟的社會事實，而蔑視原初自然所與的事實」(註一)

「地理學的學問——土地與文化發展之關係——不在馬克思眼中。」(註二)

「卡爾缺少地理的觀察及思索，彼是個過度的哲學者，經濟學者，革命的政治家底綜合者吧了？」(註三)

這些布爾喬亞學者，是應用了一切能應用的罵人句調來曲解新地理學，他們雖則以補正史的唯物論地理學之缺點爲標榜，然而實際上，他們根本並沒有了解新地理學，或者是故意不了解。

其實，新地理學何嘗只置全重點于經濟的社會事實呢！新地理學只是提出了唯心論地理學者所忽視的勞動過程，且說明了其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吧了！其他的自然現象依然爲我們所研究，而且我所創造的『地理運動論』也正是置重點于自然事實的一種新學說。

同時馬克思和恩格爾也並不把作爲勞動對象的自然環境，連同勞動力，勞動關係視如圖

定不變的存在物。對於地理的觀察，他們是用了最深刻的眼光。而且他們所觀察到的地理的運動法則，即動態的地理狀態，是始終未給唯心論地理學者們所觀察到的，唯心論地理學者永遠視地理環境爲靜態的不變的，即或演變，也是機械的循環的，沒有上昇及後退的運動的。老實說，缺少地理之觀察及思索的、並非新地理學者，却正是他們這一羣爲布爾喬亞服役的唯心論地理學者。

新地理學者，對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發展關係——並不忽視，反之，祇有他們才是對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發展關係能解說得最近於真理，他們說明了兩者之間的中間項，並不如唯心論地理學者們一樣地，模糊了人地間的關係，得到任意決定的結果。

唯心地論理學對於新地理的攻擊，其力量的脆弱真可以說是不堪一擊的。然而，唯物辯證法的新地理學對於唯心地理學者們的清算，却是陣容齊整，頗能致敵於死命的。

首先向唯心論地理學進攻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它至今成爲地理認識論的經典，它是首先指出了人類如何運用了勞動工具來通過了勞動力而與自然環境發生對立及滲透的鬥爭。卡恩之後，蒲列哈諾夫乃是新地理學陣營內鬥爭的健將，他非但努力地與地理物質論者們像孟特斯鳩及巴克爾等戰鬥，而且也與叛徒考次基及考次基的門徒；沒落更甚於其師的格拉武等搏鬥着。可是普列哈諾夫雖則批判了地理物質論及地理政治學者們的錯誤，却並不能克服地理物質論者的「地理決定社會」的傾向，在他的「論墨西哥

可夫底文明與歷史上之大河」，「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和「史的一元論」等等著作中犯了類同於地理決定論的重大的錯誤。從真理的立場上，我們雖則稱揚蒲氏的戰蹟，然而也不得不指出其錯誤。

蒲列哈諾夫之後，在地理認識論方面，列甯不能不說是追隨卡恩之後的最正統的理論家，在他的全集裏，他進一步地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的辯證的關係，而繼伊里奇之後，「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作者斯達林，對於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是有最正確的理解的，此外一切正確的新哲學家，在認識方面都有助於新地理學的建立，像米丁，愛森堡，賽金夫，羅森達爾，拉里察維區等是最著名的一些。

至於專心致力於新地理學的建立的，有溫特翰哥兒，溫特福哥兒一方面努力於新地理學的本體論——經濟地理學——的建立，一方面又具體地完成了其對唯心論地理學派之系統的清算工作。在他的巨著「地理學批判」中，他是具體地指出了近代唯心論地理學的中心思想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們所具有的缺點，那就是：——

一、總括法

二、結論法

三、解放觀

關於這三項缺點的說明，在本書第一編中已有過詳細的敘評了，這兒恕不再贅。

可惜的是，溫特福哥兒在很多點上也受了蒲列哈諾夫的影響，就是過份重視了地對人的約制，以為地理環境與社會因子是均衡地，二次地決定人類社會的。溫特福哥兒的這種錯誤，雖則並不像蒲列哈諾夫一樣地顯著，但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發見。

目下的新地理學者大都停滯在溫特福哥兒的階段，但爲了愛護真理，我們却不得不把握住正確的哲學觀，來對他批判一下。

關於蒲列哈諾夫及溫特福哥兒的主要錯誤，本書前一篇已經敘過了。這兒也不再贅述了。總之可以告訴給讀者的，便是唯心論地理學和唯物論地理學是地理認識論上的兩大陣營，在這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崩潰新興階級的力量抬頭的現階段，隨着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之達到了尖銳點，地理學的理論上的戰鬥也漸漸地白熱化了，資產階級 圖死喪逃生起見，就培養了那批忠實於他們的地理唯心論者，來麻醉人民，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打擊站在勞動大眾及弱少民族立場上的新地理學。所以唯心論地理學，是最反動，最有毒素的學說，我們新地理學者們一定要站起來清算他們，要知道理論上的鬭爭底勝利是能完成整個階級中底重要部份的。

我們一定要擁戴唯物論的新地理學，新地理學是大眾的地理學，是代表被壓迫者說話的學術，它是把握住物質世界的真理的，它不需要妄言胡道，來欺騙大眾。它是時代的火炬，它是黑海中的燈塔，它必然能戰勝的心論唯地理學。

現在布爾喬亞統治者正在努力設法抑壓這種新地理學的生長，在驅使其走卒——唯心地
理學者——狂吠之外，又利用了政治上的文化政策來破壞新地理學的建立，然而競走的真正
裁判者，我們相信決不是他們，而是歷史和民衆，所以我們堅信最後勝利是必然屬於新地理
學這一方面的。

(註一) 格拉武·Der Landkarte Europas Gestern und morgen

(註二)(註三) 格拉武·地理學與史的唯物論

第二章 人與自然

——並不直接影響——

要明瞭新地理學的認識論，就必得從作為新地理學的幾對主要的認識對象入手不可。明
瞭了這幾對認識對象間的關係，我們才能瞭然於新地理學的認識論。

新地理的主要認識對象，乃是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歷史與地理，這三對對象本身間

相互的關係。

現在就先從人與自然這一對關係說起。

人，就是認識世界的主體，是認識的出發點，而自然則是被認識的客體，是認識的被觀察點，作為客體的「自然」是在人類的意識之外，客觀地具體地存在的，我們人類就需要把握住主觀力量去了解客觀這一個客觀的現實。

唯物辯證法論者「第一是從承認客觀現實是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着出發的，第二是瞭解人的認識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人類並不是最初一次就完全反映對象，而是經過很長的歷史過程，認識才能夠漸漸深刻，更正確更豐富起來。唯物辯證法是這樣地把客觀現實和主體認識的人對立起來，而當作相互滲透的統一物來理解的，這就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註

1）

由以上的一段話，我們就可以了解，辯證唯物論者是把人與自然的關係解釋為：——

（一）兩者是對立的，然而也是統一的，即兩者是對立的統一物。機械地使之絕對對立，而忽略其統一性，或者機械地使之絕對統一，而忽略其對立性，都是不正確的。

（二）主體的人對於客觀的自然的瞭解，不是一次就完全能完成的，乃是需要經過很長的認識過程才能漸漸地完成。

根據了以上的原理，我們可以斷定，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任何機械的對立。有如說「

這些東西是兩個相互分離的事物」，或說人是超自然地存在，或說人是給自然全部支配的學說，都不能存在。人，依據馬克思的解釋，乃是「有肉，有血，有腦」，「是屬諸自然的自然之一部，人是一個自然力」(註二)。「一個自然物，或則更正確地說，——這兒，表現了最初的限制——是一個活動的，自覺之物」(註三)就是說人只是組成自然的一份子，並非是自然的絕對對立物或附庸品。它並不能與自然相脫離的，所謂人力，也只是「置換於人底有機體內之自然的素材。」(註四)所謂人底勞動行爲，是「屬於他底身體的自然力，腕與足，兩與手(底活動)。……」(註五)「所以人底勞動，不是揚棄素材底自然的性格，甯只是變化其形態。」(註六)「使之成爲對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一個形態，」(註七)而已。

寫到這裏，我們不禁想到了恩格斯說過的「人類本身是一個自然的所產物……人底頭腦底產物，結局……亦是自然之所產。」底幾句話來。總之，人只是構成自然底一份子，他們正和花木鳥獸一樣地是自然界的一種構成成品，所不同的，是人類是生物的進化的產物，是比其他各種生物，有更大的活動力即「能動性」和更大的創造力。

因爲人是富有能動性的動物，所以他對自然的認識，不是受動性地像照相機一樣地反映，却是分階段地能動性地發掘的。

人既只是自然底一份子，不能超脫自然，於是必然地，人類必得時時刻刻地觀察並受約

關於他所存在的自然界，起先，由於他本身底認識力還非常單純，他對於自然底一切景相及現象底觀察力瞭解力也非常不够，甚之常常錯誤，有知在原始社會及農業社會時代，一般人對於一切自然景相及自然現象之改變及發生——有如山崩，海嘯，地震，山岳平原之移位，海洋江河之浸淤，及電雷，風雨，霧雹等之發生——都不能知其因果關係，於是祇能創為「神意決定」之說。

其後由於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生產關係日漸進步，影響於人，使人的思維力亦日益進化，人對自然的智識突然地更深一層了，以前所不知道的各種自然現象，到此便漸漸地得到部份的瞭解了。過去引以為畏的自然到現在漸漸地或則反被人所利用了——如電力——或則並不驚奇了，過去以為神意的地形改變，到此也給列出了法則來討論了。

以此類推，由於人對自然的認識——是歷史地發展的東西——它給歷史所發展，又給歷史所約制着——是成階段地給演進的東西，在古代視為不可知的，在現今已視為可知的了，則現今給布爾喬亞地理學家所視為不可知的種種關係及物體，安知其不給新哲學地理學者所視為可知的呢？因為在認識的演進上，新哲學地理學者是較之布爾喬亞地理學者跨入了一個更新的階段了。

新地理學在闡明人與自然底關係時，是說明了（一）人與自然是對立的統一物（二）人對自然的認識是成階段地給完成了底。然而布爾喬亞的學者們則並不如此，布爾喬亞的地理

學者，實在只是殘缺不健全的片面論者，他們常常割裂了事物之片面，各執一面，以行於世，在現象上雖常處於迥迤的南北兩極，然在本質上則始終是處於同一的範疇，即神祕論，不可知論，絕對主義，相對主義，……等等一切的唯心論理論。

讓我們最來引用幾段馬克思的話「一方面人類與其勞動，它方面自然與其素材」是「人生活之永環的自然條件，因此從人類生活底一切形態說來。都是獨立的，不、甯是對一切人類類底社會形態，都是同樣共通的。」（註八）

「人與自然是一切素材的富之父母，」（註九）「物質的富之兩個泉源。」（註十）

「自然首先對於勞動的人們給與他們活動底一般對象條件，即自然對他們提供活動場所。」（註十一）「亦即為一切人類活動及一切生產要素所必要」（註十二）的空閒。

溫特賴哥兒曾在引用了這些馬克思的話後，下過這樣一個結論，即：——

「勞動過程底定式，基於以上的斷定，在其最抽象的，最普遍的方法上顯示了。」（註十三）

這就替我們說明了，作為統一的對立物的人和自然，是必需要經過生產力的作用，才能發生交互影響的關係的。如若人類沒有生產力就永遠不能靈活地利用地理環境了，不能靈活地與地理環境鬥爭了。

這是最顯明也沒有的事了。——物的生產力，必需通過了人的生產力才能給人類應用，

而此項物體之真正價值，才能又進一步地給人類所認識——例如遍地的礦產，深藏在深山裏，如果不經過開採（人的生產力）則此項礦產（物的生產力）——金銀或煤炭——將永不爲人所知，人所能認識的只是一座座的山岳而已，及待給人採掘，人才能瞭解在山岳之中，尙有此項物件之存在，又如假使人不發明（人的生產力）輪船，則大海在人類的認識中，將永是可怕的使人隔離的物體，但因經過人力，於是海洋非但在人的認識中，不成爲可怖的物體，反有利於交通了。人對地理的認識豈不是隨着其生產關係的進步而演進的嗎？

人類對於自然的鬥爭，也是隨着其認識的進步而同時演進着。

人類是一開始，就和自然作着酷烈的鬥爭的，據列甯說：「說原始人類所獲得的生活必需品是自然底自由餽贈，那是一種愚蠢的逸話，……在我們之前，任何黃金時代都不曾有過，原始人類曾經完全爲生存的困難，跟自然做鬥爭的困難所壓伏。」（註十四）在原始人時代，自然對人的限制是非常巨大的。除開了有豐富原始食物的地方，他們簡直不能生長，氣味的變更，河流的易道，猛獸的騷擾常常逼得他們流徙無所。可是以後因人類能够勞動的關係，人類能在勞動過程中有機地改變自然，使之適應於自己的生存，於是他就減少了自己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恩格斯會說過「隨着手及勞動的發展而開始了人對自然的統治，一步一步地擴大了人底眼界，在自然界底事物中，他經常地發見了新的，前所未知的各種屬性」（註十五）

人類的勞動力爲人類製成了勞動工具，人類有了勞動工具之後，就能克服他在勞動時所運用的諸器官的限制性。使得他不但能適應地理環境，而且能利用地理環境。

勞動工具的不斷改進，使人類對自然的支配漸漸增加，相對地使它對自然依賴減少了。有了輪船，人才利用河海的運動力，有了開礦機，人才利用之以開掘礦產。所以如若缺乏了勞動過程，人是永不能與地理環境發生進一步的滲透作用的。而如若人類所利用的祇是現成的生活資料的話，那末人類就不會有任何進步了，他們至多只能永遠停滯在同一水準上，甚至會完全絕滅，土地即令如何肥沃，氣候即令如何優美也一些用處都沒有。

可是，人類不停地進化會否使人類完全脫離了地，或地的支配呢？照布爾喬亞地理學者洛克斯等的見解是可能的。然而照我們新地理者的見解則是不可能的。因爲人類本身就是生長在土地上的。在他的勞動的對象中，「地」是最基礎的一個，而且人的勞動成果也莫不建築於地的上面。所以列甯曾這樣地說過：「一般地說，用人類勞動代替自然力量之不可能，正如不能用普特（註十六）代替阿爾行（註十七）一樣。……人類如認識了各種自然力底作用，他祇能利用這種作用。……」（註十八）

潘克許琴（S. Puchangin）曾如此地說過：「一切的人類活動都是在地面上進行着的。』（註十九）「勞動過程本身是在人類與自然之間進行着，因此自然是絕對必需的和經常的勞動條件，人底勞動行爲是以自然爲對象，但人類本身並不脫離自然，而是自然的一部份。人

類在自己相互間實行事物底交換，同時他也和自然發生同樣的交換，自然底事物被人類吸取去，而是予以一定的改變，使之適應人類的需要和要求，所以人類在外部自然界所造成的種種變化，是聽命於人類底自覺目的，而且它們反映着人類本身底發展過程。」（註二十）是對人及自然的辯證關係很具體和明確的解釋。

- （註一）新哲學講座，第二章
- （註二）資本論卷一頁一四〇（註三）同，頁一六五（註四）同，頁一七七（註五）同，頁八六（註六）同，頁九（註七）同，頁一四〇（註八）同，頁一四六（註九）同，頁一〇
- （註十）馬克思：Kritik des gotharier Programms
- （註十一）資本論卷一頁五六八（註十二）全，頁三第二篇頁一二五
- （註十三）福特彌哥兒：地理學批判第三編
- （註十四）列甯全集第四卷
- （註十五）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 （註十六）（註十七）Pood俄國的重量單位sashine 俄國的長度單位
- （註十八）列甯全集第四卷
- （註十九）（註二十）潘克許琴：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章 社會與自然

——由煤介發生作用——

人類生活在自然裏，立足於自然的土地上，建立了作爲集體生活的組合的社會。社會實在也只是自然的一份子，而自然也並不能脫離一定的社會形態而超然地存在於人類的意識中。

社會和自然的關係，正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一樣，是對立的統一物，決非絕對的對立物。

一般唯心論地理學者，大都重視於自然與人類的直接交互影響，而却忽視了社會與兩者的關係。所以作爲封建統治階級理論武器的記述地理學，只羅列地理上的各種自然景相，而蔑視建立於此等自然中的社會。

而作爲金融資本家御用品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者，也商喊着人與自然的直接交互影響，置人所處身的社會於一旁。

這一些學說，都是錯誤的，不正確的。

正確的學說應該怎樣呢？

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會底物質生活和社會結構底性質起作用，是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

在社會物質諸條件中，地理環境也具有一定的意義，它雖不起決定的作用，却也能予社會以影響，加速或阻滯社會底發展，所謂地理條件常然是同時包括了地理景相，地理現象及出生於地理景象上的植物及流動於地理景象中的動物。

在北極的極寒冷地帶，沒有動植物也沒有人類，在阿爾卑斯的最高山頂上沒有動植物也沒有人類，更沒有社會，這是地理環境對於社會及人類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僅僅是行於特殊的地域而已，而且也只是在自太古到現經濟社會而已，如若社會更進步地向前推進，我不相信會沒有消滅此種限制的一天的。過去無人能居住的沙漠現在也能給人工灌溉加以改造而發展農工業了，便是最好的一例。

人類的社會可以說就是產生在謀求對自然的協同鬥爭上，獲得更巨大力量的企圖上的。自從猿類進化成了人類之後，人跟自然的鬥爭並不是單獨進行，而是共同地，集團地，社會地去進行的。人們相互間的關係愈接近，他們跟自然的鬥爭也愈易於得到勝利，社會的進化也愈快。

所以人與自然的鬥爭也是使社會進化的條件之一。同時作爲人類鬥爭的對象之一的自然環境也是影響於社會進化或停滯的條件之一。而且正如潘克許琴所說的一樣，「在地理環境

以外，社會的生產是不可能的。地理環境是普遍的勞動手段，這當中包括着爲完成勞動過程所必需的一切物質條件。」（註一）

但是，自然環境實在也只是影響社會的諸因子中的一個因子而已；影響社會的作用，它是具有的，決定社會的作用，它是沒有的。

決定社會的發展的，主要地乃是它自己內部的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的矛盾、而絕不是其外部的地理環境，換一句話說，便是它是以內部的力爲運動的主導力，外部的力僅只是副導力。

爲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便是因爲地理環境（自然）的發展要比社會的發展遲鈍得多。

我們看斯達林會如何地說明過這一個原理吧！他說：「在三千年內，歐州已經換去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而在歐州東部，在蘇俄已經換去了四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註二）

可是同時，在這三千年中，地理環境是否也跟社會制度一樣地變換了三四次了呢？當然是沒有，所以約瑟夫就接着說「地理環境的軍大變化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的社會制度的極重大的變化，有幾百或幾千年已經足夠了。」所以「地理環境是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的原因，決定的原因的，因爲幾萬年中差不多不變的東西，決不能成爲幾百年中就會根本變化

的東西的發展的主要原因。』（註三）

斯達林所說的地理環境是幾萬年中差不多不變的東西，當然是指他所說的「重大的變化」，因為據我的研究，地理景相及地理現象乃是時刻在辯證地演化着的，然而其重大的變化，則根據了地質學上地層史的究究，確實是要好幾萬年甚或千百萬年才發生的。在三千年中「自然」未經大變，而社會則已先後大變了三次或四次，由此可見，社會的進化確非為自然環境所單獨決定的了。

社會發展的所以快於地理變化，其原因是因為決定社會發展的法則不同於決定地理變化的法則。決定社會發展底主因是社會底生產方式。

爲了要使社會能夠存在、人類必需製造出物質資料，像房屋，食品，衣服等。這種物品並不能直接取之於自然，能不加以改造地就應用的，就是說自然所供給的那種原生形態是並不合用的，人類必需加以製造，使適於自己所需要的形態。爲要製造，人類就需要勞動工具，需要使用勞動工具，斯達林說：「藉以生產物質財富的生產工具以及由於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習性，而使生產工具運動與實現物質財富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組成了社會的生產力。」（註四）

生產力是不斷地進步的，進步的結果便與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矛盾的結果便產生了新的社會，人類的生產力是很易於進步的，所以社會的發展也很快，遠較地理變化爲速。

地理環境並不能永遠決定社會性質，反之社會性質也不能絕對地決定地理環境的形態，可是從人類的立場來說，社會性質却是完全地能決定人類對於地理環境的關係的。

在原始社會裏，人類穴居巢處，以山林地域為最優美的地理環境，在農業社會裏則以平原為最佳，山林地域已漸不重要，山地甚之給視為瘠區了，而海洋則尚給視為貿易的阻障。及待工業金融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則土地豐饒性的意義已給減低了，海洋却成為有助於貿易的地理景相了。遍地煤山，如若未臻工業社會則無從發掘煤塊而利用之。海濶棋布如若商業不發達，也無從應用之以為貿易。

這就是說社會性質是能決定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同一的或相類似的自然環境因為社會的不同，而對人類的關係也大為不同，譬如土地肥沃這一回事吧！在現代埃及就沒有使人民得到利益，而且由於受到了超經濟的剝削，其生產並不能達到最高額。在美國，則僅使少數人民得到快樂，多數人民依然受到苦難，而且由於社會組織底不健全，其生產也未達到最高額，且常常發生可怕的旱災。祇有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方始因為社會組織的健全，生產儘可能地達到最高額且向上升漲着，大多數的民衆也多得到了利益。

寫到了這裏，我不禁想起了孟特斯鳩，海德爾，巴克爾等地理物質論者，和考次基，洛克斯（L. J. Lucas）等「地理解放觀」者了，依照前者則人類莫不依賴於地理環境的決定，則試問今日埃及的土壤物產優於意大利，何以前者為落後國而後者為資本主義國呢？依照了

後者，則人類能絕對與地脫離，則試問人類將生存於何處？人類的社會將建立於何地？布爾喬亞學者的淺薄，一至於此，真可以休矣。

(註二) 潘克許琴：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註三至五) 斯達林：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

第四章 歷史與地理

——體與面的約制——

在這一章裏，我們要討論的最主要問題 就是，歷史與地理的相互約制關係。

賽潑爾會說：「一切歷史問題，可以用地理學研究之，一切地理問題，也可以用歷史研究之。」(註一) 賽潑爾的理論當然並不正確，但是也可見兩者關係之密切了。(註二) 歷史是存在於「地理之面」上的。而地理則是發展於「歷史之體」中的。歷史是人類之時間場所，而地理則是人類的空間場所。兩者關係的密切正和馬克思所說的一樣：「歷史出兩方面觀之

，可分做自然之歷史與人類之歷史兩者，但是兩方面是不可分離的，人類因着生存合自然之歷史與人類之歷史，相互地約制。」（註二）自然之歷史，就是指的地理。

我們必需要特別地留意於馬克思的這一句話，——相互約制——歷史與地理也正和人類自然，及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一樣，是統一的對立物，或稱對立的統一物，決非是所謂「統一的統一物」，或「對立的對立物」。

唯心論學者常喜歡將各種學說混合起來，如不，則將他們切斷，使之孤立起來。所以在唯心論的史地學者是常將歷史與地理兩者分離的，當他們論到歷史的發展時，他們常蔑視一切物質——連自然（地理環境）在內——對於歷史運動之影響，他們以人類之心靈及精神為推動史輪的中心，他們提倡意識決定存在的學說。黑格爾曾說過：「世界史是精神之意識自己的自由之意識，與依此意識所生實現與其發展所體現之物。」十足表露出了兩元論者的錯誤。

歷史和地理並不是相互孤立的，他們是約制着的。

先是歷史底發展約束了人對自然的認識，在初民時代，人類的生產工具還很簡單，對自然的智識十分簡陋，存在於地面上的自然景相都是原始的，同時由於天地初成，此項原始景相大都停留在原地形時期，這时的地面上，大都是高山巨川，深林峻谷，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約制性甚大，人民大都老住一地，數代不能遠移，且由於交通工具的未曾發展，如遇到江河

的阻止，更無法飛渡，往往一條大川兩岸的居民，世代不能來往，其後在地理大發見時代，則航業特別發達，交通工具大有進步，河海的約制力遂爲之衰減，一部份觀念論地理物質論者乃高唱出「山性使人離，水性使人合，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的定義，殊不知水路交通的便利，僅只是在商業資本興起之後，如在原始社會，則水性非但不能使人通，使人合，且是人類發展之大大的障礙物。故歷史對地理之約制是這樣的，愈是古代，地理環境的約制作用尤大，愈至近代，由於人類生產能力的歷史積累的加強，地理環境的約制作用亦愈少，人類歷史的積累，使人類受地理環境之阻撓愈減除，甚之，使人類能利用昔日的阻撓（如水路交通）爲今日的交通路及生產原素（如水力發電）。

同時，當歷史發展時，自然景象本身亦在其自身運動中進行變化，巨大的山岳，深峻的巨川，遼幽的森林，陡峭的高原，漸漸地化爲纖細精巧的形態，此項地形運動並非不成一直線而行進，却是有其辯證的法則而演變，常有部份的復歸性，然而其整個的趨勢，却是必然地的由原地形時期向次地形時期演進。

原地形時期的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很大的阻撓，及待成爲次地形時期則阻撓漸減，這又是地理之約制性在其本身運動的歷史的積累中漸失效力的一種現象。

所以地理環境對人類之約制乃是成歷史底階段而存在的，決非一成不變的。我們在研究地理環境時，決不可忘却此種歷史的條件。

地理景相及現象事實上也在歷史的發展中，給創造（或改換）着，在封建社會時代，由於內陸商業貿易的發達，所以不論是東方和西方都開闢出了不少條運河，這種運河便是在地理上的一種重要的景相，現代倫敦因為多工廠，每當重霧發生的時候，霧的水點給煤烟所包圍而久久不散，造成了倫敦的多霧。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裏，由於人類陸路交通的力求簡捷，所以人類常在山岳中打洞，築隧道以利交通，倫敦的工廠使倫敦的地理現象改觀，打洞築道，使山岳的形態改換。和運河的改變地理景相，同為地理景相及現象之在歷史中給創造或改換的例子。

然而這種改換也絕不是任何時代或任何地點都可發生的，它乃是一定時間一定地點的一定的社會性質下的產物。如國內貿易不發達，則內陸的運河必不會產生，如未達資本主義社會則倫敦的霧必不會如現在這樣濃厚，而貫穿山岳，以築隧道之事亦不會發生的。依此類推，在任何歷史發展的階段中，歷史都多多少少地在改換着地理景相的本身，而且決定着地理景相及地理現象的價值。

爲了具體地說明起見，在這兒，且讓我來一下分期的說明：——

在人類有史的第一個時期即前氏族社會中，人類的生產關係，因着團體社會組織的未鞏固，所以是出現於個人勞動的形態，自然力的利用也很少，即是說當時的生產力還很分散，同時關於當時的生產工具則或則無工具，即有工具，亦不外乎是石塊，樹幹等原始的工具，

其主要的勞動方法是原始採集（即狩獵，採掘，或漁牧）在這時代，人類歷史受自然的約制很大。森林、水草地，草原等爲人類努力地培植着。自地理環境對人類的關係而言，則山林實優於平原，內陸實優於沿海地，水道對人類發展的約制很大。

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民族社會（即原始公社制），該時農業已經開始了，實行着原始公耕制，可是工具十分簡單，組織亦不嚴密，及待奴隸社會，則因爲社會的雛形已形成，勞動方面由奴隸羣合力執行着，奴隸主往往不從事勞動，以超經濟的剝削來取得利益，坐享其成。此時的勞動形態，是農奴的人工勞動，浪費很大，勞動工具方面，已有農耕工具，已有動物勞動，但十分簡單，勞動方法則採取土地耕種，及小手工業。這時的地理環境方面，由對於人類的關係言，則平原優於山林，內陸優於沿海，水道對人的限制已相對地減少，然依然甚於陸地。不過已由全然爲人類的障阻，而能少量地供灌溉之用。

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封建社會，那時社會成立已久，勞動已由個人孤立地自營到了分開部門地勞動了。換一句話說就是產業分工已經形成，自然力也與社會力協同地利用了。其勞動工具則農耕工具已很發達，動物勞動已經很流行，手工業工具也很發達，交通工具在水陸兩方都已經有了較複雜的製成品了。那時的地理環境，由對於人類的關係言，則平原優於山林，沿海地與內陸相等，農村優於商市，內陸水道已由限制人類而轉化爲人類的生命線了，既可灌溉，又可供航行並運輸之用，海洋交通有了工具，內陸運河給大量地

開掘着，山岳則相對地增加了對於人類發展的限制。

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即工業及金融資本主義社會，那時由於工廠林立，勞動的分業愈甚，而勞動形態乃為集體勞動，自然力的利用又進了一步。其生產工具則有機械工具的發明及發展。其勞動方法則以機械的工業製造為主，以機械的農業製造為副，交通工具有機械的海陸空工具，但在其後期則由於生產關係的停滯，阻止了生產力生產技術及生產工具的向上發展。在這時期的地理環境，以對於人類的關係而言，則平原，沿海地，都市商港都佔有支配優勢，地理限制衰減，水陸空的交通都飛速地發達了。

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正在普遍地產生。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勞動形態是有機地集體地進行着的。自然力和社會力全部的配合着。勞動工具是必定能不受現有生產關係的限制，而更進一步地向上發展了，勞動方法也一定是集體勞動，工業農業平衡地發展，並不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單純化，它的交通工具的運用規範也會擴大的，在那時代的地理環境，自其對人類的關係而言，一定是內陸，沿海地，農村，都市商港，山林同給重視。海陸空的交通會有進一步的飛躍。

以上是歷史發展影響於地理及人類之間的關係，歷史是通過了人類勞動過程而改變着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的關係。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為，歷史所約制着的地理環境，也能給歷史的發展以影響，

馬克思曾說：「此等諸關係，（地質學的，地理學的，氣候的及其他諸關係）不僅約制人類根源的自然組織，甚之人種的差別。」（註三）

歷史的發展乃為被規定於其物質發展的，作為物質條件之一的地理環境自亦不會對歷史發展，全無約制作用的。

譬如亞細亞的一部份國家，在其歷史的發展中，曾經歷了一個「亞細亞經濟樣式」的階段，這是一個為西洋各國所未經過的階段，所以會特殊地發生於亞細亞，則亞細亞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亦不能不作為原因之一。

其他的例子也很多，例如草原地帶在古社會影響了遊牧社會的產生，豐富的土壤及礦產有助於美利堅的資本主義的建立，和富饒的物產保證了蘇聯能在過去帝國主義的封鎖中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等等。同時必然要明瞭的，是地理環境只能作為條件之一而影響歷史，却並不能以主導的地位來決定歷史；歷史的發展，依賴於地理環境的是遠不如依賴於其內部的矛盾發展為大。中國的封建停滯，美國之能建立資本主義國，蘇聯的能建立社會主義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其社會的內部去找尋的。

我們已經明瞭了史地的互相影響了，然而這些影響作用却絕非固定的，直接的，因為第一，史地之互相影響乃在隨生產關係而演變的，所以在相互影響中，歷史是居於主導的地位，第二在其中間，尚有作為中間媒介之生產過程的存在。自然之限制，常常在一定之社會的

範疇之中，才能規定人類歷史之發展，自然力，自然生產品必需在人類社會的勞動過程（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手段所構成的要素）內給創造或發揮。自然的種種條件，依社會生產力的關係，才能成爲歷史發展的約制，蒲列哈諾夫在英國的歷史上寫着：「地理環境，不消說即使常常在各種的種類和方式上，但決不停止對於這個國家底經濟發展的影響。這種地理環境，在克倫威爾時代，以與懷撒時代完全不同的方式，作用於英國居民及其物質生產底形成。」（註四）

依此類推，任何國家的歷史是都受到（由於生產過程之媒介）地理環境之約制的，同時此項地理環境，也是有規則地演變着的。

行文至此，我又再度聯想到了唯心論的地理大師洛克斯的「自然限制之後退律」了。在出發點上，洛克斯尚能把握住幾分真理，但爲了他全然忽視了歷史與地理之相對的統一性，所以他竟說出了「社會地結合的人們在某種程度的長期發達之內，占有對自然的絕對支配權，而且人們已經置自然於社會的結合底範疇之下。」（註五）我們讀到了他的話就會發生出一種神秘不可思議的感覺。自然限制是隨着歷史底發展而衰退，這是事實，然而若說竟有消滅的一天，那實爲不可思議，難道將來水與陸對於人類會給視爲同一底性質嗎？熱帶和寒帶氣候的差別性給予動植物底影響會全然一致嗎？而人類也全部地離開了土地而終日翔舞於宇宙星球間嗎？自以爲修正了馬克思底「自然限制衰退」學說的洛克斯，在我們看來，是並

不能勝過滑稽的戲角的。總之，全然脫離了地理限制之歷史發展是不會有的，全然脫離了歷史限制之地理進展也是不會有的。地理與歷史是兩項幾不可分離的，密切的姊妹社會科學。同時，歷史在相互影響之中，又居于主導的地位。

時當一部份落後的地理學者，正在運用了他們的機械的頭腦，企圖把地理學與歷史學分離，另使地理學與自然科學（布爾亞學派之自然科學）結合的當今，我們是必需緊緊地堅持地把握歷史與地理之相對統一性，我們絕不能同意，——雖主張歷史為社會科學，然竟視地理為「純粹」自然科學的那一種學說，我們要毫不留情地批判他們。

（註一）賽潑爾：地理環境之影響

（註二）德意志意識形態

（註三）德意志意識形態

（註四）蒲列哈諾夫：史的一元論

（註五）：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第三篇 經濟地理論

第一章 新地理學的本體

—分佈·交換·生產—

經濟地理學是波羅利塔利亞的新地理學中最主要的一部門，它是新地理學的最主要的構成分，（它而且又是最實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是新地理學的本體論，正如商業地理學之爲記述地理學的本體論及地理政治學之爲當今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本體論一樣。

唯心論地理學派，在其出發站上，常常或則以心戀爲地理景象的決定者，結果創造了神話地理學，或則以固定的地理景相爲構成地理學的最主要的本體，結果就產生了記述地理學，或則以地理的靜態與人的關係爲構成地理學的最主要的本體，然而忽略了使地理及人發生關係的中間媒介，結果就產生了人文主義地理學（包括地理物質論，地理政治學及人生地理學）。他們都是局限於自己的階級意識。唯有以運動着的地理景象，以地人的中間媒介——生產過程——爲構成地理學的主要本體的新地理學者，才丟開了自己的主觀，一切都從客觀的現實出發，把握住了唯物論的真理。

所以新地理學是以說明人地交互關係的中間媒介，並說明此項生產要素之分佈狀況及交換形態的經濟地理學爲其本體論的。

作爲構成新地理學的本體的經濟地理學，它是一方面說明了經濟形態的分佈及演進，說明了物產的分佈與人類關係的演進，同時又說明了商業、貿易、交通的起源、發展、和對於自然環境的作用如何。從這些說明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人類的經濟生活的演進，和自然限制的變更。

要說到經濟地理學的建立，事實上還只是最近數十年的事情，而且其學說之形成，也在萌芽期而已。雖則這一個名詞，見之於市上，已經很久了，然而在市上所常見的一般經濟地理學，多數實在只是商業地理學的另一稱呼而已，不過是一種綜合的「物產誌」而已。除了記述物產的分佈外，並不說明其經濟階段及經濟形態之分布，所以讀了那一種「經濟地理學」之後。我們依然並不能明瞭物產與社會性質之關係。也不明瞭地理環境與生產過程的關係。

又有一種常見於市上的「經濟地理學」則僅僅敘述各地域的經濟形態及經濟階段，却全然忽視了存在此項經濟形態的場所——自然場所——的各種自然環境，它將地理環境和生產關係絕然割離了，這一種經濟地理學也是不正確的，它是在學理上實踐了洛斯的地理解放觀的。嚴格地說地來，它實在只能稱之爲「區域經濟學」，屬於經濟學的部門，並不能稱爲

「經濟地理學」，屬之於地理學的部門。

真正的經濟地理學只有運用了唯物論的觀點，既不忽視地理環境，又不忽視生產分布，以兩者之交互關係爲主要論點的新哲學「經濟地理學」。

經濟地理學名詞的初被提出，是在十九世紀郭次（Götz），郭次於一八八二年，對通論地理學及經濟地理的性質及組成開始討論，在此之後經濟地理學方始自通論地理學分出，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

郭次是一個布爾喬亞的地理學者，其所以特別強調地理的經濟分布者，無非是由於當時工業資本發達，資本家急需覓海外殖民地，原來的專事記述地方政治區域，交通線，都市分布的記述地理學，已經失去了效用。資本家所急需知道的，乃爲原料品，市場，軍事位置分布的，以便於作爲剝奪時之參考；於是此項專門記述地理之經濟分布，而忽視生產方法的地域分布的布爾喬亞「經濟地理學」乃大爲隆興。郭次之後亨勃爾脫（A. Von Humboldt）立脫，立特更斯（R. Lutgens）及索潘（K. Sapper）等都紛紛立說研究，且創立經濟地理學乃爲分析說明「世界經濟依賴」現象（Abhängigkeitssachenränder）的學說。

此項所謂「世界經濟依賴」的要義，就是說明所謂「工業國」與「農業國」的互相依賴，即是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互賴，殖民地以原料供應給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製成爲商品，再傾銷之於殖民地，以遂其經濟的剝奪，所以記述「世界互賴」的布爾喬亞的舊

經濟地理學，實在只是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武器而已。

在另一方面……

首先向這種唯心論經濟地理學派攻擊的是馬克思，他首先創造出自然與人類不能直接發生經濟關係的學說，他說明了需要依生產過程的媒介，自然才能在人類社會中發生作用。且創立了「地理限制之減退」的學說，說明了當地地理限制減退之後，「種種民族之氣質，癖性，也相同化了。」同時又指出所謂「經濟互相依賴」這學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理論。因為事實上，殖民地工業的所以不發達，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於自然環境，却在於帝國主義之強使其生產關係陷於較落後的農業單純化底緣故，他曾說過「英國爲自己打算，不得不使東印度專門生產棉花，羊毛，亞麻，黃麻，藍色染料等。」帝國主義的所謂經濟依賴，無非是破壞殖民地經濟而變成其本國的工業原料地及商品市場而已。

馬克思之後，又有拉布哈爾克，薩比拉亞羅夫，梅林，等人的努力。之後又有新經濟地理學者溫特福哥兒出現。唯物論的經濟地理學才告完形。然而溫特福哥兒也並非完全健全的，因爲他太受蒲列哈諾夫的影響。完整的學說還在我們去創造。

我們的正確的新哲學的經濟地理學是既不誇張地理環境對經濟形態的加速或阻滯的作用，也不完全忽視這一種作用。因之，新經濟地理學的構成部份乃應得有：——

(一) 經濟分佈論——物產之分佈，種族之分佈，經濟形態之分佈。

(二) 經濟交換——商業之流通，市場之作用，貿易政策，通商港及通商市與社會性質之關係，交通路線的效用。

(三) 經濟獨佔論——獨佔經濟的本質，經濟獨佔集團的分佈及演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依存剝削關係，各帝國主義在地理上的軍略地，及殖民地。

在溫特福哥兒之後，蘇聯有經濟地理學者卡贊甯，密努斯金，坡利斯等。都是以著作來實踐新哲學的經濟地理學者。

密努斯金和坡利斯所著的「世界經濟地理」一書，內容尤其精彩，它是：「對資本主義範圍內的世界經濟地理的研究……採用了發展的觀點，以正確的經濟理論為中心，分析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地理的演變和結構，同時指出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動向。它在活生生地把許多現象解釋之後，同時就具體地指示給人們，應該如何地解除那些不合理的傾向，應該怎樣創造新的憧憬。」（註一）

總之，唯心論的經濟地理學者是主張「經濟依賴」是應該維持的，是天經地義地存在的。殖民地的被剝削，勞工階級的被壓迫，都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所應當忍受的。它是道地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學說。然而我們新地理學者，則主張經濟交換是必需站在平等的立場上的，我們願意在地理分佈論上指出世界的不安甯是為了產業地、產業品、產業工具畸形地集中於少數國家及企業家的緣故，在地理交換論上指出資本家的獨佔貿易是造成勞資對立的主因、

而且又須在地理的經濟獨佔論上，指出，當今資產階級的崩潰的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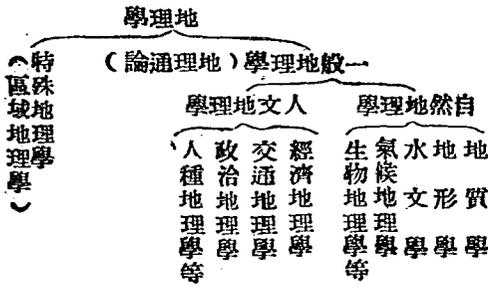
我們要撕去戴在那些，肩負着在國外麻醉弱小民族，在國內麻醉被壓迫階級底布爾喬亞經濟地理學者的面具。

我們要指給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以一條新的路。

(註)見漢譯世界經濟地理教程傳於琛等序文。

(附) 經濟地理的廣狹兩義

狹義的經濟地理僅是地理通論中的一個部門，僅僅機械地記述各地的經濟情形，可以稱之為地域的經濟分布。在地理學內，它占着這樣的位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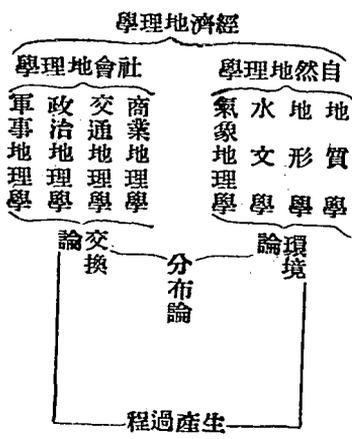


然而上項分類，顯已陳舊，因為那正是人文主義地理學派的分類，他們這樣分類，顯然是忽視了作為人類社會下層基礎的經濟關係，對上層建築——交通，政治，文化等的決定作用，而且也完全忽視了自然環境（天文，地形地質，氣候，）與經濟地理的相互關係，及通過了生產過程而發生的地人影響關係。這種分類是把生產過程作用的意義縮小了，我們不願採取它。

在我們，新地理學的觀察中，我們是採取廣義的經濟地理學的。我們以為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交通、政治、文化，莫不決定於其下層基礎的經濟形態，所以論述了地理的經濟形態的同時也可以附論到地理的政治文化的形態，同時自然環境和經濟生活又是密切而不能分離的，彼此時刻相互發生影響。所以論及地理經濟時，也需要同時論及自然環境的。換一句說，便是我們乃為以地理的經濟形態為一個範疇，在此範疇內包括了地理的自然形態，政治形態及交通線等等。我們的分類適巧和唯心論地理學派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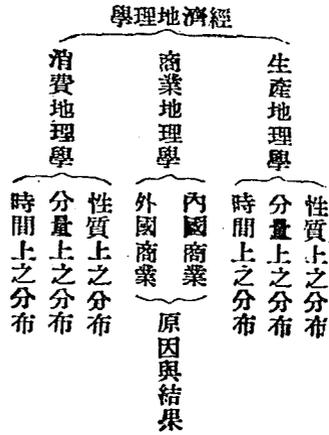
在縱的地理學的發展上，我們以經濟地理為替代人文地理學派後的地理學的本體，正如地理政治學者之以自己的學說為當今的地理學的本體一樣：——

神話地理學——記述地理學——地理物質論——地理政治學——人生地理學——經濟地理學



在橫的方面，我們也有新式的分類，即：——

這是作者自己的分類，又沙本 (A. Agge) 氏則分爲：——



沙本也是觀念論地理學者，他一樣地忽視了自然環境與經濟生活的不能分離性，他一樣地忽視了環境論，單重視了分布論。

立特地更斯的分法是：——

經濟生活的自然地理之基礎

經濟地理學

動植物界對現經濟人的意義

經濟支持者的人類

在這兒生產過程和交換關係給忽視了。

德屈利區 (B. Dietrich) 則分爲：——

本質及論題

經濟地理學

一般經濟地理學 (環境論)

一般比較經濟地理學 (地帶論)

在這分類中，社會要素給機械地的排除了。經濟地理學祇成了地域經濟分佈學，交換論也依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這三種分類法都不是正確的。

正確的分類法是這三種之前的一種分類法。

第二章 環境論

環境論，分佈論和交換論是經濟地理中最重要的三個部門。

一般著作上實踐洛克斯的解放觀的學者，是主張把自然環境論自經濟地理學中排除出去的。他們主張經濟地理學是屬於經濟學底領域，而不屬於地理學的領域，他們而且是一定以經濟學為屬於社會科學，以地理學是屬於自然科學的。他們根本不了解經過了勞動過程後，自然能和人類發生相互影響的這一回事。在使地理學自社會科學的領域裏排除出來，屬之於自然科學底這一點上，他們是屬於觀念論理論的。

我們新地理學者們是不能承認這件事的，我們堅持着我們對「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正確的理解，馬克思曾說過「（自然條件），能還元於如種族等的人類本身之性質，或圍繞人類底自然。」（註一）只是這種作用之影響於人類，是必需通過社會的生產關係的。這，告訴了，我們：

1, 地理環境常常演變。

2, 地理環境決不停止對於人類底發展的影響。

我們新哲學的地理學就需要抓住這二個要點，當我們論述到經濟地理的環境論底時候。

我們且從氣圈（溫度與雨量）、水圈（河流與海洋）、陸圈（地面）三方面來論述它。在道兒，我們只能簡略地一述。

溫度與雨量——物質造成較差性

溫度與雨量為構成自然環境的因子之一，地理物質論中的孟特斯鳩等，曾以此為人種優劣及政治強弱的區別點，然而實際上，氣溫與雨量的影響於人類，亦需視社會性質而決定，且人類本身對於氣候有一種成生的適應性，所以從氣溫及雨量來判別人種，是件愚昧的事。

原始時代，人類因需要採取菓品及狩獵野獸，故較酷熱地帶成為肥美的區域，及工業社會則沿海氣候又為人類所適應。在農業社會視雨量均衡區域為人類的優越地帶，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則土地富饒性的意義已不如以前重要了，雨量的作用也低落了。

然而氣候的影響於人的作用則永不消除。

世界的氣溫一般地分成三帶。即熱帶、寒帶與溫帶。

熱帶的溫度，在一年中平均溫度約攝氏二十度以上，寒帶的年平均溫度在攝氏零度以下，在熱帶和寒帶之間的，普遍即稱為溫帶。

一般機械論地理學者往往喜歡以緯線來區分溫度帶，然而在事實上，等溫線却並不全與

緯線並行，這是因爲溫度之高低乃決定於當地的物質條件——海水與大陸地層對日光熱之輻射與吸收量的不同，灣流中之寒流或暖流之影響，大陸四週地形是高山抑爲平原——氣溫並不是給上帝創造的，造成牠的較差性的也是物質。

在同一緯度上，大陸西岸的最高溫度往往較低於大陸東岸，其最低溫度也次於東岸，同時海洋附近的最高最低溫度也遠遜於內陸。在事實上，等溫線往往是曲折的曲線。所以對於三帶之劃分祇能以年平均溫度爲標準，然而如若一定要獲得一個區域的概念。那末，我們就以兩極一帶爲寒帶，赤道一帶爲熱帶，其中間一帶爲溫帶吧！

熱帶的焦點在印度的潘姆及（Pungab）地方，那兒是世上最熱的地點，年平均溫度達攝氏五十二度，此外東印度羣島，中美洲，西印度羣島，非州中部，阿剌伯，印度北方的探來爾（Tolai）森林等及其附近，年平均溫度也或則超過或則接近攝氏三十度。都具有熱帶性的氣候。這一帶中因有太陽熱和量的最豐富底供給，所以原始植物繁盛，藥品豐富，農作物一年可得二次甚或三次的收穫。由於該處大都淪爲殖民地，所以其工業的發展受到支配國的破壞，生產關係未能進步。

寒帶的焦點在西伯利亞的林那河（LenaR.）流域的衛克霍羅斯基（Verkhujansk）地方，該地年平均溫度在攝氏零下十五度左右，而最低的季節甚至在零下六十八度，有冷極之稱。此外兩極附近和北美的極北部，歐亞大陸的極北部，年平均溫度也在攝氏零度之下，可以

稱之爲寒帶，寒帶地方受到的陽光熱甚少，農業生產力受自然環境的限制而低落，然該地居民有特殊的適應性，至今還生活在漁獵時代，獸油，水產品特別豐富。在溫帶大陸由農業社會進至工業社會時，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奴奪。

在寒熱帶之間的溫帶，則其居民對於溫帶氣候的適應性特別強烈，該帶中農產品特別豐富，動力源產量亦豐，然而作爲工業用的一部份資源及動力源尙需取之於其他二帶。

雨量的多寡和溫度和風有關。

雨的種類大別之，共有四種，即（一）對流雨，是由於空氣上昇到達露點而發生的。（二）風暴雨是由於在低氣壓中，熱空氣斜行上升而發生的（三）地形雨，如山脈之類，每能迫空氣循麓上升而成雨（四）季風雨，隨季風發生。

雨量和農作物有極大的關係，凡全年雨量在750mm以上者宜稻米，在500mm以上者宜糧麥類，至若在300mm以下則最佳者僅可供放牧，若在250mm以下，則成爲沙漠之地。不過，假使社會能更進步，此項限制也許就不會再減退了。

世上最多雨量的區域在赤道附近，（尤以印度，印度支那等的南部爲多）全年多雨，每年有二次雨季，所以赤道上灌木植物叢生，自赤道向兩極開展，雨量漸少，雨量一年中併爲一次。但也有例外。即南北回歸線外三十五至三十度左右（沙哈拉，阿剌伯，戈壁，里海東北等）因爲是處於回歸線無風帶的關係，雨量甚少，形成沙漠。

溫帶中的雨量大部分在500mm及750mm以下，其主要氣象要素為盛行季風，（溫帶中的植物適應於此等雨量。）在內陸的雨量，且需視山脉走向而定，如山脉走向與季風適成垂直交接時，則山陽多雨，山陰無雨。

雨量對農作物的影響甚巨，故在封建社會時，雨量適中的區域成爲肥美地區，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土地富饒性之意義已經減少了，所以雨量對於人類的限制作用已經大爲衰退。雨量，沙漠，也都是給物質環境所決定的。

地表面——價值隨生產關係演變

土地是主要的勞動對象，也是人類的活動場所，土地是生產的必備要素之一。

土地的經濟常依賴三個條件而決定（一）土壤之性質（二）其所處在的社會性質（三）其位置。在這三項之中，第二項尤其具有決定作用。

土壤之性質決定其能產何物，其位置決定其貿易狀況，其處在之社會性質則決定其所產物品發生的經濟上的價值爲如何？

在封建社會時除出產農產品的土地外，其他皆不受重視，然在現今，則產橡膠等工業用品的土地亦受人重視了。在工業革命前，由於交通落後，僻處一隅之地，雖有良好的土壤，亦不受人歡迎，但自從交通發達以後，却成爲帝國主義互相劫奪的區域。

、例如印度，在西歐工業資本主義未勃興以前，雖然已經和歐洲交通，但因為交通頗不方便之故，除了香料，絹等為英國地主階級所喜歡的物品外，主要物品不能載運出口，所以它對英帝國的經濟價值，並不很重要，及工業資本發達，英本國的紡織業勃興，需要向印度取得棉的供給，於是適於產棉的土壤的印度土地，其價值乃突然提高。

土地的經濟價值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着生產關係而演變的。

土地拔海高度亦直接和土地價值有關，大凡宜於農作的土地需要在五百公尺以下，且最好在平原上，因為平原土地具有三種強大的力，即（一）負抗力（二）栽培力（三）養殖力。然而，這只是指現社會而言的。未來的社會，一定不會受到這種限制的。

在農業社會時，出產農作物的土地最受人重視，在其前，則遊牧人重視產水草的草原地帶，原始人重視產果品的地域。在其後，工業生產的現社會，則產工業品地域，及蘊藏有動力源（煤，煤油）及金屬品的山地亦給人類重視了。

歷史的進展使得自然環境的約制漸漸減少。由於資本主義分工的精密和生產量的增加，現在，就是被過去記述地理學者目為無用的廢邱沙漠地也漸漸被利用了。

沙漠地可以分成兩種，（一）石質沙漠（二）沙質沙漠。

石質沙漠即半沙漠，偶有河流，能行公共汽車，如亞州的亞姆（Amm）和雪雅（Sya）兩河流域，即屬之。蘇聯政府已決定用人工引兩河的河水灌溉，以種植棉花。又美國西部大

盆地 (Great Basin) 中亦有石質沙漠，美人乃建築貯水池於沙地中，種植穀類，獲利甚豐。

沙質沙漠，即全沙漠，僅駱駝可以通行，但加以人工，也未始不能利用，如撒哈拉 (Sahara) 沙漠的北部阿爾及里雅 (Alger) 地方，當地殖民地政府用人工製造綠洲，強行灌溉，成績非常優秀，能生產農產品。

河流與海洋——自阻礙變為恩物

在封建社會及其以前，河流與海洋為經濟交換上的自然限制，甚而成爲整個人類發展的阻礙。一條江河常常隔斷兩地民族的來往，至於海洋則除了假助於神話外，實在無法一履其地，謀求現實的智識。

然而自社會前進，生產力突破了舊有生產關係後，海外殖民地成爲需要了，相應於此，遂產生了航運的發達。由於新大陸的發現，由於海陸交通工具的發明，於是江河及海洋，立刻自人類的阻障一變爲資本家的恩物。而作爲資本家的御用工具的地理物質論者遂高唱着「山狎使人離，水性使人合，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註二)一類的句調。

自工業資本主義發達後，水圈的利用，又進了一步，即除航行之外，並以水力應用於工業，成爲主要的動力源之一。

現在先談河流。

河流，主要的可分成三類即：——

(一)自然常規河——可供航行之用，此種河流，河身較闊，河底的削掘作用與堆積作用相均衡，尚在河流運動之初期，如俄羅斯的多數河流及歐美的多腦河，曼英河，塞茵河，盧雅河，萊因河，及密西失必河是也。更有許多河流，則雖然在河流運動上，已經發展到老年期了，但因為人力的修濬，或運河疏導之故，也能暢行無阻，如塞茵，萊因，洛亞三河間就築有運河，直達貝斯克灣，經密雷運河，循加羅姆河直達地中海。

這種自然常規河，效用很大，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由於貿易的需要，所有的河流大都具有這種性質。(注意！不是因為有了這種河流才能發展其工業的。)

(二)自然無規河——河流運動的初期，河流峻急，削磨作用為運動的主導，水流成急傾斜，峽谷壁立，甚至有瀑布，不便於航行，即能航行但上溯亦不可能，如非州的尼羅河(有瀑布九處)涅安河，剛果河下流等是最好的例子。或則河流運動已進入轉定期，以堆積作用為主導運動，水流過於緩慢，河牀竟高出於河身，既不能航行，又不能灌溉，反有泛濫成災之害，如中國的黃河是也。

這種自然無規河，有弊無益，在古老大陸地層上則有之，又因為經濟落後國家，被資本主義國家剝削，未能完成其產業革命，所以不能用科學來除此項無規河，所以它大都在殖

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存在着。

(三) 運河——運河爲人造，相應於農業的成熟，商品交易的發展，內陸交通之便利成爲需要，所以便有運河的開闢，如中國在隋代時會開掘運河，歐美在十八、九世紀時亦會致力於運河的開闢，及二十世紀，工業資本發達，海外交通甚於內陸，又有航空線的建立，所以運河已不再給大規模地開闢了。——因爲除開橫貫半島腰部的運河外，內陸運河無助於海外貿易，而即使半島上的運河，亦因航空術的進步，相形之下，成爲不合科學的工程了。

自然常規河自然無規河可合稱自然河。現在世上較大的自然河有密西西比河，尼羅河，亞馬遜河，柴尼塞河，長江，黃河，黑龍江，鄂畢河，巴拉納河，高瓦河，馬更些河，多腦河，萊茵河，剛果河，尼日爾河，印度河，勒拿河等。

運河可稱爲人工河。最著名者計有中國運河，蘇彝士運河，巴拿馬運河，萊因運河，(註三)加萊鄧尼雅運河等等。

自然無規河，或常規河的上流，常常有瀑布及急流，這種瀑布及急流，在工業未發達時被人視爲厭物，後來則利用之以發電，首先利用者爲美國的奈加拉瀑布，美國資本家建電力廠於其旁，於是需要電力的工廠遂集於四週，成功了一個大都市，據云此水力共能發電二百五十萬馬力，爲美國資本家的一大自然寶物。意大利和瑞典——這兩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

過去因缺乏石炭，在經濟動力源上依賴英國，現在却知道以水力代石炭以發電，謀得了經濟上的獨立。

瑞典和挪威且是世上應用水力最發達的地方，那是因爲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的自然環境所致。蓋該半島上的河流的河床大都置於山脈上，然後向兩側分流，造成了連綿的瀑布，有千瀑地之稱，以前就已利用水車來從事於小工業，現在更大規模利用了以製造火柴，製鍊，開礦，發電等。

除河流外，水圈中的海洋，亦隨人類經濟關係之演進而增進其對人類的功用，在古希臘羅馬時代雖已有過海上事業，然此時的航海，實在只是應用了極原始和幼稚的方法，如利用海流及季候風，以爲交通便是一例，那時代的人類在海上的活動並不見有自由發展的能力，反受制於海洋運動。

直到十五世紀後，各國實業頻繁，海上交通方始發達，到了二十世紀的現階段，則海洋已經由僅僅作爲交通場所進而化爲資源地及軍略地了，列強們以海洋爲劫奪場所，且彼此在海洋的劫奪中發生了或明或暗的爭鬥，所以海洋的價值，已經自交通化爲經濟資源地的要點，在海洋，我們一樣能反映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面目。

所以到了現在，海洋的經濟價值，除了作爲交通線外，又有資源地的獲取。海洋的資源地的獲取，共有三義，一是直接取之於海的物料，如水產生物及水產礦物

——寒帶的海獸，熱帶的珊瑚珍寶，和流動的漁類，以及昆蟲、海苔等植物，二是提取海水中的鹽份，用科學方法製成食鹽。三是海島，半島和鄰海地的大陸的奪取，必需在沿陸領海中加強防守的力量者。

因此，過去給人們視為「黑暗大陸」的熱帶和「廢土」的寒帶，現在也在人們的鉤心鬥角中了。

因為熱帶的海洋是珍寶的集中區，熱帶的海岸是富饒的植物產區，而寒帶則為皮毛動物的產區，所以在廿世紀初，英國就先佔領了南極州的洛斯海（Rose Sea）的三角地域，繼又奪取了格林蘭。

海洋是像陸地一樣地給劃分了勢力範圍了。

（註一）資本論卷三，頁.519

（註二）黑格爾名句

（註三）萊因運河是聯絡萊因河與Osnabe河的一條運河，它與萊因河有別。

第三章 分佈論

由於自然環境的差異，生產關係的不平衡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國的破壞自身的農業和殖民地的工業，所以世上的物產是「成帶地」或「成塊地」分佈於不同的地域的。

研究這一種情形的學術，便名之為地理分佈論。在舊地理裏，以機械的數目統計字來記載地理分佈論，然在新地理學裏，則同時還需指出生產關係及自然環境對形成此種分佈狀態的「決定性」。

人口——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

在勞動過程中，提供勞動力者為人力，所以其分佈狀態，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現在世上共有二十萬萬以上的人口，亞洲約十一萬萬，歐洲約五萬萬，北美約一萬萬七千，南美約八千萬，非洲約一萬四千萬，海洋州約九百萬，南極州未詳，合密度平均為每哩十五人，但並不平衡地分佈着，因為社會性質及地理環境的約制，共分為稠密帶及稀少帶二帶。

(一) 人口稠密帶共有四圈

卽一，歐羅巴地域——英倫三島及中歐諸國

二，東亞細亞地域——中國南部及日本

三，南亞細亞地域——印度、印度支那半島及南洋羣島

四，合衆國東部地域

(二) 人口稀少帶

卽一，美州歐州，亞州北部之北寒帶。

二，中亞細亞之沙漠及草原地帶

三，合衆國之西部、北非，小亞細亞地帶

四，中非森林區——海洋州，南極州地帶

人口稀少帶的原因是在於地理環境在現經濟狀態下不適合於人類居住的原故，然能施以改革，也未始不能變換。

布爾喬亞地理學者常以人口過剩爲劫掠殖民地的理由，二次大戰結束前的日本尤然，然而實在說是全無理由的，因爲被侵略過家盡多人口密度多於侵略國者，如中國東南部的人口密度就超過歐洲，而日本的北海却正呈現了人口過少的現象，且如非州的殖民地並不適於歐州人的移民，歐州人移民到非州者非常少，其所以發動侵略者，無非一則轉移國內的階級衝突，二則獲取原料及商場而已。

農產品——殖民地生產單純化

農產品的豐富與否？受自然環境及生產關係而決定，資本主義國為圖本國工業的發達，故破壞本國農業，又圖使殖民地成爲其供應地起見，故破壞殖民地之工業，使其農業生產單純化。

最主要的農業生產品，計有：——

(一) 米，東南亞細亞爲原產地，因米需要高溫多濕並豐富的勞動力。印度，中國，美國，日本，荷印，印支，意大利，埃及，西班牙及巴西，爲主要基地。

(二) 麥，溫帶的原產品，小麥分布於溫帶及亞熱帶地方。其大生產國多生產過剩，而大消費國又多生產不足，故流通性很廣，不需高溫多雨高緯亦有之，美，蘇，加拿大，印度，法國，意大利爲其主要產地。大麥對氣候的適應性較小麥強，成熟期輕短，所以自寒帶至熱帶都有生產，蘇聯，美，印度，西班牙，羅馬尼亞，加拿大爲主產地。燕麥，栽培於放牧地帶，英，蘇，加拿大，中國，波蘭爲主要產地。裸麥，產於寒冷乾燥及瘠瘠區域；蘇，德等國爲主產地。

(三) 馬鈴薯，美洲的原產品，對氣候的適應性甚強，遠達北極圈。歐州貧民及被壓迫民族以之爲唯一的食料，美，蘇，德，愛爾蘭，波蘭，法國爲主要產地。

(四) 大豆，蛋白質營養力甚豐富，可作食料，油類及軍事用途，原產地在東部亞州，中國的東北及華北為主要產地。

(五) 棉，亞細亞熱帶的原產品，栽植期需要高溫多雨，收穫期需乾燥，美，印，中，蘇為主要產地。

(六) 麻，麻的纖維，在遠古時代，已用為人類衣服的原料，種子製油，共有亞麻，大麻，黃麻，馬尼拉麻等多種，以蘇聯，南美，美國，印度，中國，東歐，意大利及馬來為主產地。

(七) 茶，原產地為中國和印度，需要高溫多雨，生產於季候風區以中，印，錫蘭為主產地。

(八) 咖啡及可可，咖啡原產地為阿比西尼亞，今則繁植於熱帶及亞熱帶的高地，巴西，哥倫比亞，阿剌伯及爪哇等產之。可可原產於熱帶美洲，今栽培於非州美洲的熱帶低地，非州的黃金海岸以及南美州等地域。

(九) 甘蔗與甜菜，兩者皆可製糖，甘蔗原產於印度，今廣植在熱帶和亞熱帶的無霜害區域，需要高溫多雨，印度，古巴，南洋，巴西及台灣產之。甜菜起初僅供家畜的飼料，後乃製糖，需溫和少雨，更需勞力，北歐平原及美國是其大產地。

植物——五個不同的地帶

植物的分布和氣候的約制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也與當地社會性質有關，一般地說來，可以區分為五帶。

(一) 高溫帶，赤道附近屬於此帶，因受季候風影響，所以夏季雨量豐沛的地域亦屬之。這等地域，或則年雨量在二千耗以上，造成了到處都是常綠的熱帶林和大喬木及莖性植物的現狀，椰樹、榕樹、護謨樹 (*Asiiloa elastica*) 橡樹，沙麵樹爲其主要產品，因爲該地生產落後，農工業不發達，人煙稀少，深存在積貫大陸的原始森林。

或則，雨量成週期的乾季和雨季，大森林雖已減少，但草原滋繁，在夏季成綠色，在乾季則枯死了。如澳洲中部蘇丹地方底沙漠周緣及東南亞細亞地域屬之。那些地域，因農產品發達，已能利用人工灌溉，以椰樹、檳榔樹，護謨樹，蒲桃，檸檬爲主要產品。

(二) 熱帶，北方的常綠森林帶和多雨的熱帶溫帶間的地區，屬於這一區，夏季和熱帶同溫，冬季氣溫較低，由于工業的發達或成爲殖民地後的需要以產品供應於其支配國的工業，所以原始林都被伐除，雖氣候宜於植物生長，然森林甚爲稀少，屬於此帶的地域有美利堅東南部，歐亞大陸的南部，暹地帶，南以檳樹爲主產品，北多樟樹。

(三) 乾燥帶，回歸線無風帶屬於乾燥帶，這地帶雨量頗少，十分乾燥，全年溫度頗高

溫度年變化較差極少，土壤爲沙土及小石，荒地和草原爲其土地性質，在遊牧社會時，有優越的經濟價值，近時則大爲減低。阿刺伯的乾燥地帶，土耳其斯坦的荒地，中亞細亞的大草原，美國西部一部份地帶屬之。這種地方，近來因有人施以人工灌溉，所以也能出產葡萄等果物。

(四) 溫帶，爲農業經濟的重要地區，冬寒不如寒帶，夏熱不如熱帶。地中海一帶，冬季溫和多雨，夏季乾燥，出產菓物以橄欖、柑橘、葡萄爲主。多瑙河下流一帶，自春季到初夏多雨，自夏季到秋季乾燥以玉蜀黍爲主要出產。黑海東北部和南美北部，夏季雨多，冬季雨少，雨量集中於初夏及孟夏，以山茶爲主要出產。上述三區中，各種林產（除寒帶林產外）都有出產，可是爲了農業底發達，森林是少於熱帶高溫區。

(五) 寒帶，寒帶是包括了兩極地帶和一切氣溫在攝氏零度下的地域的。在寒帶南端，爲了人煙稀少，氣候較極北地爲稍緩，所以成爲針葉樹大森林的繁殖地，其極北的冰原上，則喬木和灌木植物的生長，在現經濟情形下，顯屬不可能。僅有鮮苔類，地衣類、白莓類等低級植物而已，此等植物只能作爲一部份動物（如北樹狐，北極鼠，北極兔，松鷄，馴鹿）的食料。

家畜——效用大大地增加了

家畜爲農業勞動的主要勞動工具，用之於農耕及交通。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後，家畜開始增加了其交通實底價值，大放牧也發生了，且又可作爲工業製造的原料品。效用大大地增加了。動物和植物不同，受自然環境的約制較小，然而也依經濟關係及自然環境而有其不平均的分布狀態。大概在平坦的草原上，如人口稀少，則適於放牧，然因社會性質的特殊性，在山麓山腹的狹窄地帶（如瑞士）也有施行大放牧的。在地窄人多的地域，則祇能有小規模底農家副業。在沙漠裏，除駱駝之外無他物，在北極凍原則能够馴服的只有馴鹿。

現在把和經濟生產有密切關係底幾種家畜，簡略一敘：——

（一）牛，牛在人類經濟生產上的價值最高，農業時代爲主要勞動力的提供者之一，在現社會裏，牛皮，牛乳，牛肉，牛骨都成了很好的商品。牛對氣候的適應力頗強，所以畜養地極廣，全世界有牛約六萬萬頭，印度最多約一萬二千萬頭，然印度教禁食牛，所以不產牛皮，其經濟價值自亦降低。其次中國，澳洲，蘇聯，波蘭，德國和南北美洲都出產牛，其中南美南部，北美西部和澳州的東南部是大規模的牧牛場。

（二）馬，馬爲農業社會底主要陸上交通工具和戰爭工具，間有用之於耕耨者。原產於溫帶降雨較少的區域，今已遍佈全球，牧馬最多的國家是蘇聯，共達一萬六千萬頭，其次爲

美國，阿根廷，巴西，中國，波蘭等，地理物質論者皮雅（Boh）謂美國的進步和多馬有關，實在是剝置了因果的說法，因為惟有社會進入農業經濟時，馬乃給以爲重要的勞動工具，前於此或後乎此，都不居於重要地位。

(三)羊，羊毛的採用，古已有之，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則尤有重要的經濟價值。大牧羊區域大都在氣候溫和乾燥的平原上，澳洲東南部是世界大牧場，共有十一萬萬頭餘之多，出產羊毛四十六萬公噸餘，美國共五萬一千萬頭，羊毛十九萬七千萬噸，其次阿根廷、蘇聯、中國、英國，也是主要產地，山羊產於印度，南非聯邦與蒙古一帶。

(四)猪，爲人類主要的肉食品適於溫潤區域，對氣候有大適應性，故世界各地均產，中國爲最大產豬國，產額約七萬萬頭，澳洲約十一萬萬頭，蘇聯、美國、阿根廷產額亦多。

(五)家禽：雞鴨鵝的主要產地爲中國、美國、德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此等家畜除供食肉用外，其蛋爲工業食料主要製造品之一。

(六)其他：馴鹿產於寒帶，是愛斯基摩人的不可缺少底家畜，駱駝是亞非沙漠中的主要交通工具，象飼養於印度支那及印度，驢牛產於中國西部，駱馬產於非州。

水產品——人類擴大利用

給視爲水產品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前，僅能有鹽、漁及其他水產動植物，及達資本主

漁社會則在此之外水產礦物亦給人利用了。

大概平直的海岸線地帶多產鹽，以美國最多，產量約六百萬公噸左右，英國次之凡四百萬公噸左右，德國，蘇聯，中國又次之，世界總額凡三千萬公噸左右。

大凡海岸線彎曲的地方多產漁，漁場的最適宜地點在深二百米以上的陸棚（即淺海），又海流所及——尤其以暖流寒流交會點，及鹽份多的海水與鹽分少的海水的會合點，漁類更多，暖海和寒海漁種類不同。

世界的漁場，在現社會，約有二百萬方哩，東亞占六十萬方哩，北美州占三十七萬方哩，歐洲佔三十二萬方哩，世界的大漁場，集中的地點是在北半球的寒海中。紐芬蘭附近一帶，北海附近一帶及日本北部一帶給稱爲世界三大漁場。漁類在現社會除供食肉外，還可供各樣化學品及工業品，如肥料，油及藥品之用等。

除漁鹽外，寒帶產海獸，熱帶產珍珠，又有昆布，海苔，海蟲燐礦等產物，其中燐礦，可供工業用，爲自工業資本社會形成後的重要物，太平洋中的聖節島，和安格魯島，及英屬亞興島，洛魯島，並中國的西沙羣島附近都有出產。

金屬品——由工具到貨幣

金屬品初被發現時，僅被應用了鑄製勞動工具和裝飾品，及後又應用於貨幣上，效用途

增，在現階段，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無非應用金元外交，在工業上也無非應用鋼鐵以支持其生命，然在封建社會前，金屬對於人類，並無何等功效。現在，分述重要的金屬：——

(一)金：在工業資本社會形成後，一般冒險家都具有濃烈的求金慾，而想發見新的大陸，金是珍貴底金屬。

自十九世紀發見了加利福尼亞，澳洲和南非州三大產金地後，金的產量大大地激增了，然而開採出來的金子，立刻給少數企業家劫奪去了，所以多數人依然得不到金。

世界金的產額約二千二百萬盎司，南非聯邦產量最多，約一千萬盎司左右，加拿大次之約二百六十萬左右，美國又次之約二百三十萬，此外蘇聯，澳洲，墨西哥亦為大產地。

(二)銀：銀與金的效用相仿，在資本主義社會前，金與銀都僅僅各通行於自己的地區中，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爲了帝國主義國需要統一貨幣，並集中貨幣於自己的掌握中，所以銀的地位，漸漸屈居於金之下了。

世界銀產額凡二萬萬盎司，墨西哥最多約九千萬盎司，美國次之約三千萬盎司，加拿大澳洲，印度，德國，中國產量亦富。

(三)銅：人類社會的發展曾經歷過一個銅器時代，那時銅對人的應用最大，然而自鐵爲人所發見，銅的應用乃大爲減低，銅的產量全世界凡一百四十萬噸，美國居首約六十二萬噸，智利，加拿大，剛果次之。

(四) 鐵 鐵和煤是近代工業主要的礦物，在工業資本的出產品中，鉄鋼出產品爲最主要的重工業，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鋼鉄是幫助了資本家來榨取工人們底，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那末是能完全幫助人類獲得自己底幸福的。

世界鐵產量凡五千萬公噸左右，美國產量最多，凡一千八百萬公噸左右，蘇聯法國德國英國次之。

動力源——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

礦物性燃料，是現代工業的動力源，它和金屬品一樣地被稱爲近代物質文明底基礎，而由於動力源底分布的不集中及分散，各帝國主義間便發生了爭奪戰，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現階段，其鬥爭尤其激烈，由於爭奪動力源產地，列甯曾告訴我們「在國家之間，就形成了爭奪世界經濟領域的一定的關係。」(註三)

世界的主要工業動力源共有三種：卽煤，石油及水力；

(一) 煤：煤是工業資本主義企業家所運用的第一種主要動力源，相應於蒸氣機的發明煤的經濟價值就大爲激增，現在世上的煤產額當以美國爲最多，計有三十七萬萬噸，德國之計二十三萬萬噸，英國又次之計二十一萬萬噸，蘇聯，法國產額亦富，煤的被發掘量之多少和工業的發達與否有關。

(二)石油：石油的大量應用較煤稍遲，多數近代化工業、交通及軍事用的機械多應用油以運動，但這種動力源地域的配合很不均勻，產石油多量的地域，遂成爲帝國主義底爭奪中心。譬如蘇聯的高加索地方，石油底產量最多，這次大戰前，英國資本家過去就時常高喊着：「把高加索民族從布爾希維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底口號，以謀奪取。

世界石油以美國產量最多計十二萬萬噸左右，佔世界總產額十分之七，蘇聯次之凡二千噸左右，南美各國，伊朗，土耳其，荷印，墨西哥，羅馬尼亞和波蘭都有出產。

(三)水力：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時代，水流已由航行及採集外，進而成爲原動力之一，有稱之爲「白煤」者，凡急流或瀑布，不能供航行用者，大抵可用爲水力，水力可以發電並且可以代替煤及石油，美國西部常以水力開礦，卽其一例。

包藏水力最多的地域是非州，次亞洲，但由於這兩州的工業不發達。所以已利用的水力，反以包藏量居三四位的美洲居首，計美國已利用底水力有一千四百萬馬力，加拿大計六百萬馬力，意大利計四百萬馬力，瑞士，法國，德國，日本，挪威，瑞典等水力利用亦很普遍，其中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國的大量利用水力，是因爲缺少其他動力源底緣故。

(註一)哈克耕 (Hackian) 是以木棒做農具，做成棒狀或者鋤狀的樣子，以之鑿穴種植莖莖或塊莖類底植物及穀類底原始耕種法，完全用人力，尙未發明家畜底應用。也並不大規模地普遍地利用水力灌溉。(高級哈克耕稍能運用人工灌溉)是原始耕種底一種形態。

(註二)土地休息制：是在土地上，輪流地種植不相同的植物，或者每三四年輪空一次，以保養地力。這種土地休息制在農耕社會裏，已經成爲普遍的智識了，但在高級哈克耕階段，則還祇是初發明。

(註三)列寧：帝國主義論

第四章 交換論

在人文地理學中的所謂商業地理學，在新地理學內是隸屬於經濟地理學的範疇內，以地理交換論的名目而出現的。

有人類社會，就有生產和交換，原始時代的以物易物，迄後的以貨幣爲媒介，無非都是想以交換爲手段，以求達到分配生產品的目的而已。

不想在這裏多談原理，我們就把地理環境與貨品交換之間的關係來敘述一下吧！

商業與社會性——手段？目的？

分配關係和分配形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常常變化的，並且對於社會生活，也有種種不同的意義。據柯諾（Heinrich Cunow）說「在原始時代，如在漁狩民間，及在比較

幼稚的農業時代，所謂生產物的分配，不過是一種從屬意義的行爲，那個時代，生產的意義，完全爲着個人的，尤其是爲着家族的需要而起的，但是到了今日，生產物的分配，是與維持生產必要的商業上，及交易上之技術等，皆在經濟經營中，同佔極重要的位置，與古代生產物的分配相比較，實有極大的差別。」（註一）柯諾的理論並不完全正確，但這一段話是對的他告訴了我們交換形態的史的演變。

在原始社會裏只行使着原始交換，這時代各部落僅只在其組織中各自營「自給自足」的生活，且由於生產關係的單純化，交換形態也十分單純，可稱之爲「原始交換」。原始交換，是以物易物的。其後，由於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的日漸進步，社會日繁，封建社會代替了原始社會，由於需要，遂產生了以貨幣爲媒介的交易，即爲商業，此後，生產形態更趨進步，生產的分業也日漸細微，相應於生產力底增加，生產品底擴展，交換乃漸漸在人類經濟行爲中增加了它的意義，及至近代，爲着工業的發達，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生產竟不以消費爲目的，而以交換爲目的，造成了不合理的怪現象，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才能免除這一種畸形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並不參與生產工作僅從事交換工作的商人階級佔到了重要的位置。爲了推銷工業品，榨取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起見，資本家們是不惜以武力的劫奪取得商場，於是商人，宣戰士和軍隊就成了侵略者的三種法寶。

商業發達，商品移動的地域範圍也跟着擴大，由封建的經濟進而為自由競爭的經濟更進而為獨佔的經濟，是使得經濟底地理分業由孤立的各國而化為有連繫的國際間。現在，各資本主義國是專為商品交換而生產着，全部的產品在他們都成為商業品了。

某一地域或某一國家底商業形態常常給它們所屬底國家（或支配國）的經濟形態所決定的，然而附屬地，却也常常受地理環境的限制。

地理環境中的自然產物常常給該地的商業以限制，某地的自然產品如對於封建的農業社會的發達特別有利時，則該地域在封建的農業社會中，求其商業的發展，必有其「優位點」。依此類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亦然，據勞密斯命及坡利斯的統計，二次大戰前的國家可以分成三類。

（一）「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這一類國家底特徵，是存在着強大的生產潛力，達到了高度的生產集積。小經營的作用極其微小。」
（註二）

這類國家的商業當然是最發達的，所以如此者，最主要的當然是社會的生產關係，但地理生產力的豐富，對於一部份國家，像美，英，德等却也不能不作為一個次要的原因。不過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為像意大利，日本便是地理生產力貧乏的國家。

同書中，他們曾指出了這些國家底所以能成為資本高度集中國的緣故，乃是為了它們是

「握濟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的，而且，這些國家又是世界金融資本集中的地方，總而言之，這一類國家是握著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指導權的。總計全世界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六十五都屬於前列的五個國家。……」（註三）

這些國家，其重要的地理生產品（屬於動力源和工業原料品的一部份）在世界產額裏佔着驚人的數字？我們不妨寫出它們的比例數字來：——

石炭採掘額	佔百分之七九
石油採掘額	佔百分之七二
水力利用	佔百分之五四
鋼鐵產額	佔百分之八〇
銅產額	佔百分之五八
鎂產額	佔百分之六八
化學品	佔百分之七三（註四）

（二）屬於中等水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特徵，是在農業經濟中殘存着半封建的關係，但是，經濟上佔支配作用的，仍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這些國家，以西班牙及希臘等各國為主體。」（註五）

這些國家，商業處於半被支配的地位，其自然產物因而受到了限制，不能大量地開採及

和用工業原料，祇能以半農業品與半工業品爲其生產構成的成份之形態。

(三)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一部份經濟從屬國亦屬之，前者如印度，中國，後者如何根庭，墨西哥，『在這些國家裏，有些國家部分的工業有顯著的發展，但是這都是外國資本的支配之下，而且連最重要的商業，銀行，交通乃至一部份的農業園藝，都握在外國資本家的手頭的。』(註六)在這些國家裏，其出產品是給其主權國所支配着的，強制的分業底結果，使其出產品成爲「農業」單純化」，因而其商業非常衰落。

地理環境中底自然產品對於商業發展固然有限制作用，而此項自然產品的形成，則一方面依賴於自然，主要地即給社會性質所決定，就是說蘊藏着自然生產力底是自然力，而採掘或製造自然生產品(即運用自然生產力)底是社會力，兩者之中，社會力尤其居於重要的地位。

要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域的商業底發展情形，是必需自其社會性質來着手的，商業之發展，是全然給社會性質主要地規定的。我們必需堅決地反對那些唯心人文地理學家們的學說，在他們，是把商業之是否發達，歸之於民族性質的，——如英人沉毅，德人善謀，美人慷慨故皆長於商業，而落後民族則性情偏狹，故商業不發達等等荒謬的學說——而所謂民族性質，又是給所謂自然地理環境所命定着。

我們覺得那些唯心地理學者們底學說是十分可笑。我們要指出他們底所以那樣，無非是

想建立一種人種宿命論和民族宿命論的理論，企圖證明自己底「奪別民族，別民族底被劫奪都是天定的合理的而已。對於這是一種卑劣的學說，我們要清算它們，用了我們的商業受制於社會性質的理論來作爲優良的武器。

貿易政策與商港——位置的變易

商品交換的行爲，名曰貿易。在商業勃興之後，貿易在社會的經濟行爲中佔有了重大的意義。及至如今，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簡直是以貿易政策來支持其經濟策略。

每個國家都有其貿易政策，屬於支配國的國家非但對本國的貿易政策有着決定權，且可以支配其附庸國及被侵略國，至尤後者則或則全然失去獨立性，或則僅能保持半決定的權力。同時任何國家的貿易政策都隨着社會性質而決定。

純封建社會底貿易政策是絕對地保守的，它們封鎖了自己也封鎖了別社會，它們只準資金內流，而不準物品外輸，這是因爲在純封建社會裏由於生產分業的不精細，生產形態的單純化，適宜於經營自給自足底貿易策略。

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則一方面生產分工細微，工業品的生產激增，續集的貨品需要向外大量地傾銷，一方面殖民地還只初被發見和奪取，所以他們大都採取自由貿易主義，對輸出入品，不予以重視，而且以暴力擊散了某些被侵略社會的保守貿易政策。

但殖民地的奪取穩定了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內的生產積集依然增加，於是勢必覓求更新的殖民地，然而被分割了的剩餘殖民地，在那時，已經很少甚或已經沒有了。各資本主義國乃不得不轉入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即所謂獨佔經濟的階段，在這階段中，自由貿易完全給取消了，獨佔貿易和保護貿易同時流行。大概在被侵略地域上，資本主義國是採用了獨佔貿易策略的，而在其本國則採取着保護貿易，使得其本國的商品能免除捐稅而流通於市場上，其他各國的商品，則受了重稅而被排斥出其本國及勢力範圍中。

但這種貿易政策是違反世界經濟的流通原則的，而且互相的限制輸入及輸出，使得生產不均徹底各資本主義國，感受到物品不協調，於是他們就常在彼此間訂立貿易協定，形成了獨佔經濟下底「國際經濟」，協定內的貨品能享受到自由貿易政策，而協定之外的貨品依然被保護貿易束縛着。

可是，雖則如此，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却仍然沒有給消除，這結果，就造成了劫奪戰不斷的發生。

貿易實施的主要市場。是商港和商市，商港和商市在封建社會裏，常位置在江河交通線的沿岸（尤其是河流的交點上），這是因為那時候，對內的貿易重要於對外貿易。及待資本主義社會，則以對外貿易為主，商港大都給移動到海口了。

商港以其經濟作用的不同，一般可分成四種，即：——

一、輸出港 輸出的貨品多于輸入，這些大都是豐富的原料出產地，如孟買產棉，加的斯（Cádiz）產煤，仰光產米。都成爲輸出港。

二、輸入港 輸入的總額超過於輸出的總額，這些大都是工業發達的都市，如倫敦、紐約、漢堡、利物浦、上海、馬賽等等。

三、中繼港 資本主義國欲與被侵略國發生貿易關係，必需有其貿易之根據地或集散地，於是遂利用中繼港，此項中繼港是僅僅作爲貿易媒介地而已，像香港、新加坡等等。

四、自由港 帝國主義矛盾集中的地方，商港底實際主權不能決定屬於何方，這些商港便在彼等的均勢下，給劃成自由港，如過去的俱澤等等。

但在獨佔經濟已屆暮日的現階段，由於殖民地爭奪戰之再演化，此項自由港已經一天一天地減少了。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在歐州及北美發達得最早，所以最大商港也都集中於歐州西部及北美東部一帶。

在現階段最主要的貿易國計有英、美、蘇、德、法、荷蘭、比利士、加拿大、印度、意大利、澳洲、中國、南非聯邦和日本等。

交通線——從自由到獨佔

商品的流轉，端賴於交通線的開闢及維持，而交通線的演變又和人類底生產方法有亦步亦趨的依存演化關係。

原始社會裏，人類的交通技術甚不發達，僅能步行或以家畜爲代步品，封建社會也僅止於畜力及河流的利用而已，到了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見時代，海上交通發達了，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於是海陸空三方面的交通就達到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前於資本主義社會，陸上交通線固有其主權所屬者，然海上交通線，則是自由運用的，但是到了獨佔經濟盛行底現階段，則海洋增加了經濟上的價值，航海交通線也給獨佔，也給爭奪了，航空線亦然，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料想在社會進化之後是會給改換的。

當前的海洋交通線，在第二次大戰前，大都控制於英美二國，法國在第二次大戰前，在海上完全成爲英美的尾隨者，意大利僅能與英國在地中海一隅爭奪權威，日本僅能在太平洋一隅與美國爭霸。自經第二次大戰後，意大利跨台、法國與英國的若干海洋控制權也轉讓給了美國。

當前的航空線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十分發達，在第二級資本主義國家裏次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裏又次之，而在殖民地社會裏，則由於航空對大量原料物品的運輸不如陸運的

方便，於是航空全不發達，甚至於全無。

當前的陸上交通，也以資本主義國家最發達，由於商品需要迅速集中及迅速分散，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是非建築繁多的鐵道不行的，而封建性質的國家自然要在這方面落後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底國家的鐵道僅建築於侵略國的勢力範圍中，而殖民地國家的鐵道則僅築於物產區及商港中間。

我們必需清楚地認識這一點，我們必需了解交通之發達與否是與整個社會性質有關涉的。然後才會不致於，不努力於求取整個社會的改變，而徒然高喊着要求多建築交通線，不求社會的變革，僅求部份的改變，無非是一些淺視的白日夢幻者而已。

(註一) 柯諾 馬克思經濟概念

(註二) (註三) 列甯 帝國主義論

(註四) 此表中，蘇聯除外，原文有註，云「因問題的中心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故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量，另當別論」。

(註五) (註六) 列甯 帝國主義論

第四篇 地理運動論

第一章 地理運動的意義

不論社會中或自然中的一切現象或景相，無時無刻都在不斷的演變中，地理景象也是如此，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固然時刻在變化。同時它本身也常常在發生演變，它決不是固定不變的，像一些記述地理學者所了解的一樣。同時它也決不是變幻無常，像神話地理學者們所理解的一樣，它乃是有規律有法則的發展着的。

可是有許多人雖則也承認了地理景象是不斷的演變着的。可是却主張一切的自然景觀及現象底變化，都是由於外力所推動的，他們祇理解了外在的矛盾對地理景觀及現象的改造力，抓住了片面的真理，却違背了真理的全體，事實上地理景觀及現象的主要改變原因，乃是地理景觀及現象所內涵着的內部矛盾的運動。地理景觀及現象之中，有其自身的運動力，亦有其運動力的矛盾的對立、統一、和否定的否定的發展。任何地理景觀及現象的改變都有其量質互移之定律可覓，決非不可知地自天而降，也決非均衡地時靜時動，它乃是時時刻刻始

終不停地運動着的，而且它的運動也決不是紊亂無緒，神祕莫測的，却是有其一慣的發展法則。

研究這一種地理景相及現象的發展法則的學說便名為地理運動論。

不過，即使承認地理的運動是有着一慣的發展法則的，却由於哲學觀的不同，而有絕然不同學說的產生。

譬如有一些在哲學上實踐循環論的學者，像大衛氏（Davidal）這一個著名的地形學者，便把地理的運動法則曲解之為地形循環論，或稱侵蝕循環，根據了這種學說，那末地理的運動完全是「週而復始」的運行着循環的變化了，高山化為平原又化為高山又化為平地，大陸化為海洋又化為大陸，結果便通過了這種學說，向羣衆灌輸了一種宿命論思想，覺得世上萬物都無非是在循環輪迴而已，所以大衛氏的地形循環說，雖則在當今，他也始終成為地形學中最有權威的一位學者，可是我却依然不得不把握了正確的哲學觀，來批評他的學說之屬於機械論的哲學範疇，給布爾喬亞階級所利用的事實。

事實上，地理的運動並不是循環的，它乃是辯證地的向更高級的階段螺旋狀地的進展的，而且它也並不單以侵蝕為主，它的運動的方式乃是發展於侵蝕及堆積的不斷的矛盾統一運動之中的。

關於大衛氏的學說的主要點及其批判，讓我們留到本篇第四章來討論吧！這兒，僅僅指

用大衛氏的地理循環說僅只是地理運動論之完形中的一個過程或階段而已。

大衛氏之外，贊通（Cutton）氏會創立過一種名為地殼均衡說的學說。這一種學說，無疑地是在哲學上類同於布哈林的均衡說的。雖則事實上贊通與布哈林之間並無任何連繫，可是爲了在認識論上，兩人所犯的錯誤類似，所以贊通的這學說竟全然貌似於布哈林的理論。

地殼地衡說的主要點，便是在承認地殼之中有一種均衡力，當地殼運動因外營力關係而發生演變時，如此種演變未達到破壞均衡狀態時則不生運動作用，如已突破均衡時，始生運動作用，以恢復地殼的平衡狀態，產生新的均衡，之後又繼續不停地行使着「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變化法則，而依然歸入於循環論的範疇，所以這種地殼均衡說的創造者贊通也始終逃不掉被資產階級利用的命運。

事實上，地理運動絕不是均衡地運動着的，它乃是辯證地的向更高級階段螺旋狀地發展着。它是以內營力及外營力之相互的矛盾統一底運動方式爲主，由量的積累產生質的突變，更經過了「否定之否定」的階段而進步和發展。在地理運動之中，決沒有片刻靜止的均衡點。所以贊通氏的地殼均衡說，雖則在當今，始終給一般地理學者所稱讚，所祖述，而且時至今日，他也始終成爲地質學及地形學中很有權威的一位學者，可是我却依然不得不把握了正確的哲學觀，來指斥他的學說之屬於布哈林的均衡論之範疇，給布爾喬亞階級所利用的事

實。

關、寶通氏的學說的主要點及其批判，讓我們留到本篇第三章來討論吧！這兒，僅指出寶通氏的地殼均衡說僅只是地理運動論之完形中的一個過程或階段而已。

大衛和寶通的學說，不過是在當今，被一般地理學者們認為最重要的學說而已，此外如某些布喬亞學者之地殼冷縮說及星球影響說等等，或則神祕莫測或者完全否定地球物質之本身的演化。是更其落後了。

第二章 地理運動力

——內在的主導力——

任何事物的發展，其主要的動力，莫不在於其自身的內在的矛盾鬥爭，內部的矛盾就是一切變化的原動力，並不是由於外力所決定的。地理景相及現象的改變，自亦不能例外。

地理景相及現象在其發展之時，自亦同時受到內力及外力（即內部的矛盾及外部的矛盾）的推動，然而其內力實比外力更居於主要的地位。

地理運動中的外力，乃是指太陽、星球等在大氣圈外能對地理景相及地理現象起一種變

化作用的物體，因為通常我們對地理學所研究的範圍，乃是自地心至於大氣圈，因為此等物體是屬於大氣圈外的，所以可以稱之為外力。

其次人類、動物、植物等等，也是能使地理景象改變者，此項動植物雖也長於大氣圈中，可是却有其自身的活動力，並不全然決定於地理景相。乃是與地理環境成統一的對立物而存在的。我們也不妨稱之為地理運動力中的外力。

在這許多外力中太陽及星球對於地理景象的影響，乃是太陽和星球對地面發射光熱，此項熱力可使地面上的物體生長或毀滅，太陽及星球的光熱，又是決定溫度及若干地理現象。（如風霜雨雪等等）的主要的因子之一。

人類自初生便具有改造地理環境的力量，列甯曾說過：「原始人曾經完全為生存的困難，跟自然做鬥爭的困難所壓伏」（註一）。其後隨着人類社會的進化，人類對自然的克服或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力愈益增加，譬如運河的開鑿，森林的種植，山岳的築毀，河川的填開，海岸的修削，乃至沙漠的灌溉等。

至於動物，它對地理景象的改造力也很值得注意，普通所見，譬如蚯蚓，能翻撥泥土，穴居動物能造洞掘地，這些雖則是很微小緩慢的事，可是量的積累能造成質的突變，我們也不能因之忽視它們，至如，珊瑚的堆積成礁，鳥糞的堆積成層，造成了一大片的珊瑚島（註二）及鳥糞層，則更為顯然的例子。此外，如海參、海綿，貝介等海生動物，對海岸地層及

海底地層也有重要的作用。

植物對地理環境的影響也很顯著，植物本身可以成爲森林，爲地理景相的一部份，同時植物又可影響土壤的鬆實，並影響於氣溫，因而使整個地面受到大氣的作用，發生簡接的影響。另外有一部份海生植物如海苔等則對海岸地形及海底地層的形態有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主要的，地理運動中的外力即外在力。

和外在力相對而言的，有地理運動的內力即內在力，此種內在力，乃是指存在於大氣圈內，存在於地表面上或地層內的運動力而言。在地理運動中，此項內在力是佔到決定的地位，是遠較地理運動中的外在力爲重要。

地理運動中的內在力種類甚多，舉其大者，則可分爲地面力及地層力兩種：——

地面力是指組成地表的物體的運動力，此項物體事實上每爲地理景相的一部份，譬如水流、冰河等即是，又或者是在地表之上的有作用力的地理現象，如風及大氣（包括氣溫、氣壓及霜雪雨露）等是。

在以上各物中，流水對當今的地理景物的作用，是比較最顯著的。流水既能刻磨地面造成河谷，又能發生侵蝕作用（Erosion）行使剝磨（Abrasion）及溶化（Corrosion）的作用。繼續擴大河谷。同時又能行搬運（Transportation）及堆積作用，這三種運動中，侵蝕作用主破壞，堆積作用主建築，而搬運作用則兼營兩者。三者的作用顯然分爲兩個矛盾的方向

，此兩種矛盾力不斷的對立、鬥爭和滲透，轉化着，遂形成了河谷地域及水流區域的地形。爲明瞭起見，我們可以分別敘述：——

(一) 侵蝕作用——侵蝕作用分爲兩種，一曰削磨，行使磨削作用，乃是指水流中所夾帶的砂礫，及水流本身的擊力，向河岸兩邊擴張，或向河床底層下挖，此項削磨力與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名曰削磨定律。二曰溶化，即流水以其化合力發生化學作用溶解其兩旁及底層的地層，以使河谷擴大及河底潛深，如太諾士 (Thames) 河，每年有五十五萬噸化學溶解物流入海中，倫敦盆地，每一方哩約溶化石灰岩一百四十噸，據李德氏 (Beade) 的統計，全世界陸地一年間平均要溶解掉每方哩一百萬噸的石灰岩。所以假使流水不同時行使堆積作用的話，那末陸地單單給流水行使侵蝕作用也很易於消滅，可是流水既同時具有堆積作用，且地理運動力也另有別種物體所生的力量，所以我們也不必作憂天的杞人了。

(二) 搬運作用——當水流行使侵蝕作用後，流水中便夾雜了固體物及溶化物。當流行較急速時，此等物體便隨水而流，這種作用便名之曰搬運作用。搬運作用中的搬運量受速度的支配，凡速度二倍則搬運力六十四倍，搬運作用出現於三種方式；一曰懸宕，較輕的固體物，懸宕於流水之中而流行着，二曰推曳，較重的固體，因爲水力不能攜帶，乃接近於河床、被水流推曳，或者滾進着，或者跳進着，這種被推曳的固體對河底的磨削功用特別大。三曰溶流，乃是相應於侵蝕作用的溶化作用而生的，是把已溶化的物體，搬帶着而搬運。此種

搬運作用往往很驚人、譬如，在阿比西尼亞高原地帶，尼羅河上流常將大量火山灰的腐植土搬運，剩下流堆積兩岸，造成了廣大的洪園平原（Flood plain），如密士西比河每年有一九五〇萬萬立方呎的水注入墨西哥灣，即有八一二五萬萬噸的物質流下，那些物質如積於一方哩的土地上，就可能高度達二百六十八尺。

（三）堆積作用——當河流因擴展及下刻作用，使河床寬廣，流速變緩，搬運力遂弱於搬運物的重量，此項被搬運物便逐漸堆積，行使着堆積作用，這種堆積作用大都發生在河道由狹至寬處，兩種以上不同流速的流水交會處，河流由山谷至平地處及河流灣曲處等等地。由於這種堆積作用，常造成沖積平原，三角洲，沖積扇，自然堤等。如果堆積力勝過侵蝕力，則能掩沒河道，改變地形。

風及大氣的運動中，最主要的一種運動，便是風化作用（Weathering），也和流水一樣，有破壞、搬運及堆積三形態。

風化的破壞作用，包含了磨削作用，是指風中夾帶的砂粒侵蝕地面底作用，也包含了剝落作用（Exfoliation），是指溫度晝夜及显著的變化，使岩石發生層面剝落的運動，又包含了化合作用，是即氣體對地表面物體的腐蝕作用，更包含了冰凍作用，是指空氣流入物體孔隙，凍結膨脹，使物體破裂的運動。

風化的搬運作用，是由風及空氣攜帶被侵蝕的物體的一種運動，這種搬運作用有時規模

很大，如中南歐在一九〇八年曾降紅雨，即爲空氣所攜帶的石英粘土及酸化鉄的細塵所成，據調查，單降於意大利一國的，即達一百三十萬噸。

風化的堆積作用，是空氣及風不勝担负攜帶物體時發生的，這種風化的侵蝕和堆積作用，可以造成沙漠，沙丘黃土層等地形。

其他如冰河等運動作用，也類似乎此。

任何地面力的運動形態總是具有侵蝕，搬運及堆積底三種作用，可是其運動底性質却不外是侵蝕及堆積兩種。——搬運不過是過渡作用而已。——這侵蝕及堆積，一主破壞，一主建築，是兩種對立的鬥爭的矛盾力。可是我們也不能機械地把它們分離得遠遠的，因爲在任何地城，任何地理運動進行時，必然是同時有侵蝕及堆積兩種作用進行着，決不會機械地孤單地單有一種作用力。所以這侵蝕及堆積乃是統一的對立物。

每當侵蝕作用高於堆積作用時，此時的運動形態遂以破壞爲主導。每當堆積作用高於侵蝕作用時，彼時的運動形態遂以建築爲主導。更由量質互移的關係，經過了否定之否定，而造成種種不同的地形。

以上所述的是地面力，現在要說到地層力。

地層力主要的有二種，即是（一）火山運動（二）地震運動。

火山運動共分成兩種，一種是漸變作用，一種是突變作用。

通常所稱的火山，往往僅指火山底突變作用，這種火山，因為中間包含有矽氧類的火成岩，富於粘性，阻止氣體的外溢，然假使氣體的量的積累增大時，則此類火成岩失去其阻止力，遂被氣體突破，隨着氣體向外爆發，飛躍為質的突變。形成了噴發狀。

和突變作用不同的，是火山的漸變作用，這種火山，因其中包含有鎂鐵類的火成岩，不具有粘性，氣體能透過此類火成岩，夾帶了岩漿流出去，所以不爆發，由量的增大。積累為質變，造成盾形火山錐、是靜謐式的。

一般機械論者常將火山分為爆發火山及靜謐火山兩類，其實是錯誤的，因為爆發及靜謐僅是火山運動的兩種形態而已，由於岩石成份的不同，其運動形態遂亦相異，世上常有些火山，既具有矽氧類岩石又具有鎂鐵類岩石，則其運動形態，往往兩者同時兼具，或則兩者來雜兼具。所以我們只能在運動形態上分類，却不可超越於運動形態而分類。

火山的形成是由於地底的酷熱岩漿乘地壳薄弱，突破地岩的包圍而圖逸出。

火山對於地表行使着破壞和建設的兩種對立的矛盾作用，火山的破壞作用，（或稱侵蝕作用）是指火山爆發時，轟去大量的陸地，如一八八三年瓜哇蘇門答臘有克來奇湯（Cape of Good Hope）火 爆發，炸去此島 分之一的面積，或則由火山引起海嘯淹沒大陸，或則由岩漿淹沒城區，如龐貝古城即是一例。或則當岩漿靜謐流行時對大地行刻磨作用。

火山爆發及岩漿流行時兼具搬運作用，岩漿本身常給攜帶到遠近方，而岩漿內又含有

他種固體及氣體，例如泥土，二氧化碳，硫及水氣等。在破壞及搬運作用外，火山又有堆積作用，即火山的建設作用，由火山的建設作用造成的地形計有火山錐，外輪山，火山原，火山瀨，岩塔，火口湖，方山等。火山錐之中，由靜謐、運動所造成的，名爲熔岩峯或稱盾形峯。

地震運動，可以由其原因而分成三種：即斷層地震，火山地震及崩塌地震，一般機械地理學者往往不自運動的本質探討，僅自其現象研究，而把地震分爲不知多少類，如羅司——賴來兒 (Rose-Foraël) 及滿開拉 (Mecall) 便各會分爲十類。

斷層地震是地震運動中最主要的一種，假使某部份的地壳不穩固，那末這一部份地殼常發生下陷或隆起運動，造成激烈的地震。

火山地震是隨着火山爆發而發生的震動。

崩塌地震是某種地理景相崩塌時所引起的震動，山崩是一例，此外，石炭岩區域中，下層的石炭岩如被潛水侵蝕，因爲失去支持，則也發生崩塌現象，引起地震。

火山地震和崩塌地震底運動力，都不如斷層地震。

地震運動以破壞作用爲主導，不過也兼具建設作用，如斷層地震中的地層隆起便屬於建設作用。

地理運動的內在力及外在力，除分別地推動地理景相及現象的運動外，並且也常常綜合

起來，來長時期或突然地改變地理狀態，由這種兼受各種動力所造成的地理運動狀態，共有兩種，即（一）地盤升降運動（二）地理構造運動。

地盤升降運動是具有漸變的及突變的兩種形態的，它的上升運動，是指大陸地盤的上升或海底地盤的上升，它的下降運動是指大陸下降或海洋下降。據贊通的理論，此種地盤的升降運動，自有其特殊的自在力，且其運動之目的，無非在於保持地表面的均衡狀態而已。但事實上，此項地盤升降運動的形成，乃或則為各種地理運動的總聚積累而成的，或則給突然的地理演變造成的。贊通一派的學說，全然錯誤。關於這下一章當再予以詳細的說明。

除贊通氏的地殼均衡論外，對於地盤的升降運動的解說，還有所謂地殼冷縮說，認為地盤的升降，可是因為地層各之冷縮，並不具有同一的速率，有冷縮較速的，便成為地盤的下降，可是地盤非但有下降，而且也有上昇的運動，所以地殼冷縮說並不能成立。何況地殼冷縮說在本質上是屬於機械片面論的。

地理構造運動，是指長時期中進行着的斷層及褶曲運動，這種斷層運動及褶曲運動不斷地行使着造山運動和造陸運動。

斷層運動是地層與其所受垂直壓力，發生了矛盾的鬥爭，為了壓力的量的增加使地層不勝其負擔了，於是發生了質變，地層便有了移位的情形，即原先是相連的一塊地層，現在

分成了不相連的兩塊，其間高低不等；而發生了中斷的現象，此種現象就稱為斷層、斷層所在地面就稱為斷層面。

地層在中斷時，一部份未變動其位置，他部份則向下移位，這種斷層和地心引力底方向相合，稱為斷層正運動。反之，一部份不變位置，他部份向上移位，則稱為斷層反運動，一般的斷層地域大都同時具有這兩種正反的運動，產生出複合的地形，譬如地壘、裂谷、地壘、階段地、斷層崖等。

褶曲運動，是地層與其所受側壓力，發生了矛盾的鬥爭，爲了壓力的量的增加使地層不勝其負擔了，於是發生了質變，地層便有了移位的情形。原先是直面的地層，現在起了褶皺的作用，其間或則向上突起，成爲背斜層，或則向下彎曲，成爲向斜層。向斜層和背斜層是褶曲地形中的兩個面。

向斜層和背斜層所及的範圍，有大至數百乃至數千哩者，稱爲大盆層和大鞍層，大盆層即向斜層的大者，而大鞍層則爲背斜層的大者。大鞍層每隆起成高山，大盆層則下降成盆地。

斷層運動是地層的橫面運動，而褶曲運動則爲地層的縱面運動，任何地域常同時受到兩方面的壓力、同時在兩方面發生運動，由於這種複合運動的形態不同，便分別影響了山脈、高原，盆地和平原等等的地形。

一般機械地理學者，常以爲主宰地理構成運動者，有着一種不可知的自在力，然而據我的研究，則地理構造運動的主宰力，不外乎是目所能見的物質，即地理運動的「外在力」及「內在力」（地盤升降運動也是一樣。）所以主宰地盤運動的，我們不妨稱其爲兼受各種力，而決不是一般祖述柏格森哲學的布爾喬亞學者們所謂的「地之心力」及「地之意志力」等虛無渺茫的不可捉摸的「自生力」。

當然，所謂運動之兼受各種力，並不能機械地了解爲許多的力一定同時聯合起來，以平均的成份來作用於地層及地表面。事實上，任何地表面固然任何時刻都受到上述各種運動力的影響，（註二）不過任何動力時刻也都有其運動的主導力，譬如河谷地形的運動主導力，在河流消滅前，常是流水，珊瑚島地形的運動主導力，往往是珊瑚羣，可是地理構造運動及地盤升降運動的主導力則常常沒有一定，常常會變更，又如地盤升降運動，有時其運動主導力爲冰河的溶解，有時却是流水或風化作用之剝削地面作用。再如斷層運動有時是爲了冰河壓力，有時又爲了地下岩質破壞，總之這兩種形態運動的進行，是在不同的時刻中，受到不同的運動力的主導影響的，所以我們便稱它們爲兼受「內在力」及「外在力」而生的運動。

明瞭了地理運動的運動力，運動物體，運動狀態，和運動成果之後，我們便可以把握地理學的運動論來一個系統的說明了。

不過，在說明之前，且讓我們把一些布爾喬亞階級的學說——地形循環論及地殼均衡說的面具撕下來吧！

（註一）列寧全集第四卷

（註二）珊瑚島是以火山島為基，珊瑚覆於其緣或其上而成者，並不是全部由珊瑚組

（註三）不過也有例外，例如沙漠不毛之地便不受植物的影響，無人之境，便不受到類的影響，然而任何地域却總免不了受到多種運動物體所生的運動力的影響的。

第三章 地殼均衡論批判

——現象與本質的混淆——

在十九世紀的末葉，美國布爾喬亞地理學者賽通氏創立了地殼均衡說的理論，立刻受到所有布爾喬亞學者們的讚揚。這一種讚揚的發生不會是無目的無來源的。反之，從賽通學說的流行於世這一點來觀察，我們就可以明顯地瞭解賽通學說的階級性。

地殼均衡說的建立是根據於舍斯（Suess）氏的對地層構成物的分析的，據舍斯的學說

自地面向地心內部可分四層，即：——

(一) 矽鋁層 (sil or sal) 由富於矽鋁的岩石組成，如片麻岩及花崗岩石，其平均比重為自二·六至二·七。

(二) 矽鎂層 (sima) —— 在矽鋁層下，由富於鎂質的岩石組成，如玄武岩等，平均比重為二·八至三·四矽鋁浮於矽鎂上，像鐵片的浮於水面上一樣，從這個解釋上，又有衛格納 (Wegener) 創立了大陸飄移說。(註二)

(三) 鉻鐵矽鎂 (Grosesima) 和鎳鐵矽鎂層 (Nifesima) —— 漸漸接近核心，此重為四至六。

(四) 鎳鐵層 (Nife) —— 由鎳鐵組成的核心部份，含有重金屬，和隕石相似，比重為六至十一。

根據這種學說，則愈接近地心的比重愈大，地面高度雖則參差不齊，但高山的頂部和深海的底部，則因為自海面以下約一百四十呎之處起，物質的密度各異——即地殼厚者（地面高度高者）其組成物質的比重小，地殼薄者（高度底者）則其組成物質的比重大——乃得保持其均衡。

地殼外部大都由矽鋁層所構成，到海岸平原而漸薄，到了深海底即遇到矽鎂層而浮於其上，同時地殼薄者則其矽鎂層必較厚於地殼厚處，以使兩者的重量均衡，由此則高山雖高，

海底雖深，然由重量言則完全相似，地殼乃是時刻保持着均衡狀態的。

假使地殼受外力作用（註一）——布爾喬亞學者以地表力亦屬於外力——的侵蝕，行使均夷作用——布爾喬亞學者以外力及地表力運動爲均夷作用——則平原受侵蝕而給削弱，土砂岩層被搬運到海底，地殼的均衡給破壞，現出了陸輕海重的現象，地殼成爲不均衡，此時地殼因欲維持其均衡，故海底下降而大陸隆起，以回復舊有的均衡，反之如大陸受堆積而升高則現出了陸重海輕的現象，故大陸下降而海洋上升，以維持其均衡。

以上是寶通氏底學說的簡述，除此之外，寶通氏而且規定了陸盤的升降運動，乃是緩慢的；爲目所不易見及者，換一句話，就是說地殼均衡作用是只有漸變而沒有突變。

寶通的這一學說，可以說是思想體系上隱然地運用了三種體系的，即（一）在地殼均衡，及否定突變的一點上，他是多少類似於布哈林的均衡論。（二）在地心有其自在的運動力及生長力，在地理運動的主導力——他以地殼均衡爲地理變化的主力——是給「地之心力」所決定的一點上，類似於柏格森的「心力論」。（三）在何以地層能隨外力（指他所規定的外力）而行均衡作用得不到解釋的一點上，又應用了類似於康德的不可知論的海德爾的地理生成力。

除開了這三點以外他人的學說又的確有助於地形循環論的完成，甚致成爲地理循環論的重要部份。

基於以上的幾個原因，我們便可以瞭然於地殼均衡論之會給布喬亞地理學者所愛戴的原因了。

但登通的理論，畢竟是否正確呢？

我覺得我們是不得，懷疑他的正確性的。

讓我們來略加批判吧！

首先，我們應指出爲登通所根據的舍斯的地層構成性的不科學性，因爲據近代地質學家的研究，知道地質構造是有着「不整合」的現象。所謂不整合（Discontinuity）就是說地層由于斷層和褶曲，其岩石排列乃並不是整齊的一層一層地的，而是在地層與地層之間，現出着不相吻合的現狀，在任何一種地面裏總是包含了很多種的岩石，我們掘開任何高度的地表來觀察，往往能同時發見花崗岩，片麻岩，玄武岩及由鎂銻錄組成的岩石。決不會像舍斯所說那樣地，層次分明的。高山之上的地層非但有砂錳，並且也絕對的有鎂銻錄鐵等等。據不整合的學說凡是與流水所觸的岩石必是顆粒較細的岩石，凡是未與流水所觸的岩石必是顆粒較粗的岩石，岩石的遺成乃是物質而非上帝，岩石的安排乃是環境，而非神權，同時據普通地質學的解釋岩石三類之中，火成岩在成形之時常兼具「內成」「溢出」的兩種，水成岩亦或則受潛水及熱力所造成（在深地觸中），或則爲流水及風大氣所造成（在淺地層或地面上）的兩種，即使變質岩亦有接接變質（與高溫及氣體接觸）深造變質及熱液變質三類，接

觸變質岩顯然能在淺層及地面上造成變質岩，所以，矽鋁鎂鐵等成份是同時存在於各地層間的。一般布爾喬亞地理學者，既承認了地層不整合說及岩石成因說，同時却又承認了地殼均衡論，這正顯示了他們自身的矛盾與混亂，而這稱矛盾和混亂，事實上也却正好是一切，布爾喬亞學者的學術的特點。

假使更進一步地探討，那末我們必需指出舍斯的學說乃是根據於衛琴特（Wichent）氏的地球內部爲「固體地球說」的理論的，然而由於近代科學的發達，我們早已知道地球內部的溫度高於外部，所以地球內部大概或爲氣體，或爲液體，決不會有像銀鐵一樣的冰凍的固體的存在。舍斯氏的學說根本是落後的學說，由此可見立基於舍斯的學說之上的變通的地殼均衡說不免也是落後的學說了。

即使捨比不談，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承認了每一地層的性質是由特殊單一的岩石所組成的，那末地殼自地球圓心至地表面，其距離甚厚，而地層則依舍斯所說分爲四，則每層之間自必有很大的距離，高山僅爲矗立於地表的物體，即深洋大海的底部，從人的眼光看來雖則深不可測，然從整個地球體積觀之，其和地表之差，也僅五十步與百步吧了！一定是屬於同一地層（此地層是指舍斯所指的地層，並非指一般地質學所指的地層）的。安得一則屬於矽鋁層，一則屬於矽鎂層，或鐵矽鎂層及鐵鐵矽鎂層，或鐵鐵層乎！且高山根本爲地表面上的地理景相，變通的應用舍斯底學說，其實是並不得當。

而且，高山的峯頂底所以能兀立着，其主要的原由，是因爲高山峯頂的岩石大都是比較堅硬的一些，能够抵抗外來的侵蝕。所以組成高山峯頂的岩石非但不是較輕的一些，而且應該是較重的一些。不過因爲它的體積很小，所以能兀立不傾，關於這一點，贊通氏又全然沒有注意到。

地殼均衡說的第二點錯誤，便是它主張，地殼有一種內心力，平日靜止，一到地層漸失平衡時，便起而作用，使上升者下降，下降者上升，再度保持了均衡，基於這種理論，彷彿地心中是有着一種妙不可知的自然生長力的，彷彿地心之中是有着一種超特的生命靈魂的，不然地心便一定有着了一位主宰升降的大神在着，因爲如不如此，則當外力破壞均衡時，地心中何以會突然地放棄了靜態，躍然而出地來一下均衡的動態呢，並且高的地方能下降，低的地方能上升，何以一直卻卻到兩者相似，則便憂然而止再回復其靜態呢？如果地心沒有知覺之生命力則斷然不會如此動靜自如吧？關於這一點，我們不知道之將怎樣地解答。

假使它們以爲地心之中有知覺力，自有其生長力，則我們知道地層的構成物乃是礦物、礦物似沒着生機，沒有知覺，是每個人都知道的，礦物是決不會自發地升又自發地降的，但地殼均衡之流，則却絕對蔑視事實，甯非可笑。

我們知道，在這一點上發通等如欲維持其學說，則絕不能承認礦物的無生長力，他們一定或則像柏格森一樣地承認礦物也會有生長有發展。或則爽快地拾出康德的「不可知論」來。

所以我方才說過地殼均衡說是同時在地理學的領域裏實踐了布哈林，柏格森及康德的哲學上的缺憾的話，是一些也不過份。

地殼均衡論的第三點錯誤，便是在毫無理由地將地理運動中的內在力中的一部份，像地面力中的各運動物體（如流水，冰河，大氣，風）等一律置之爲外營力（*External agency*）（*Internal agency*）相對立，同時又在他們所指定的內營力——火山，地震及地盤運動（即均衡運動）——之中特別將地盤運動列爲主導運動。

我們知道流水及冰河等物力是構成地理環境的主要的地理景象的一份子，大氣及風等是成地理環境之主要的地理現象的一份子，兩者同屬地理環境之一部份，所以它們的運動正和地震火山一樣是同爲地理景物之本身的運動，除了一則在地面上（流水則甚至在地下亦有之），即爲潛水一則其主源在地面下之外，兩者之間並無不同，而今竇通之流竟硬將兩者隔離，指地面力爲外營力，又在其內營力「中黜涉地震火山的作用，另外拾出一個無運動物體而竟會有特殊運動力的地盤均衡運動來，其荒謬實不可諒，想來大概一定是爲要捏造出一個地盤均衡力來，故想使地面力與其內營力對立起來，來顯出其均衡力的重要吧！但是，這種伎倆事實上也並不高明。

可是，至今爲止，多數（可以是全體）的地理學者在自然地理的領域裏却大都依然運用着這一種區分的外營力及內營力，我在這兒是要提出抗議的。

地殼均衡論的第四點錯誤是其對事物之運動的本質的觀察錯誤，爲地殼均衡論者引爲最自滿的：便是他們對於海岸地形的升降解釋，據他們的理論，當地殼的均衡給破壞，現出了陸軍海輕的現象，則大陸下降而海洋上升，如現出了陸軍海重的現象，則大陸上升而海洋下降，以恢復其均衡。由於這種理論，則凡大陸上升時海洋必然下降，海洋上升時大陸必然下降，兩者乃是像兩個有機升降體一樣地循環地一起一伏的。

但事實上是否如此呢？據調查所得全屬不是，任何地方大陸上升時海洋不一定下降，海洋上升時大陸又不一定下降。偶然的例子果然也有，可是那也只是兩個偶然的因子的巧合，是一般性中的特殊性，未可列之爲必然的規律。

地殼均衡論的第五點錯誤，便是在忽視地形的高級的發展，而以其隆起與下沉歸爲循環的形態，照它的理論則一切地形如升高或降低了，則必定因其破壞了均衡，而立刻給地心行使恢復其原位置的運動，久後當又可恢復原形，但事實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螺旋狀的向上的，地理的發展也不能例外，如很多地形其拔海高度不斷地上升而化成了高原是一例，又如古代海岸因不斷地下降而給海洋淹沒，至今未嘗恢復其原狀又是一例。地殼的升降有時固亦或許有其週期性，然而這也是運動因子偶然相似的巧合，並且由一期到另一週期時，現象雖或貌似，但本質上還是向更高級發展的。在這一點上，地殼均衡論是像一切循環論者一樣地犯了不想的錯誤。

地殼均衡論便是如此地滿了矛盾的學說。地殼均衡的運動事實上並不存在。

照我的理論，陸殼升降運動事實上只是一種運動成果，本身並不具有自在的特殊的運動力，它的運動力其實即是地理運動中的各運動力的合力，它是它雖則同時受到各種運動力，但在每一時間及每一地域，又因其位置的不同，而給某一種（或數種）運動力主導着，我同時又否定地殼均衡說中的。地殼升降運動只有漸變的理論，我是肯定着地殼升降運動既有漸變，又有突變的。

現實的證據很多，現在不妨略舉兩例查說明，譬如在中國北部海岸因黃土的堆積關係大陸較前為高，但同時海面（與其附近海面相較）未曾低沉。如古代每一次冰河時期後，由于冰河融解，海水增量，海面乃得上升；但此時大陸也並不下降，前者大陸的上升是以「風化作用」為主導所造成的，後者的海面升高是由冰河作用為主導所成造的。前者黃土的堆積是一個漸變作用，後者的冰河融化是一個突變作用，都不是像地殼均衡論所理解的是給地心的神秘的均衡力所主宰的。

（註一）這裏的所謂外力，乃是指布爾喬亞地理學者所特定的範圍，他們是將流水，冰河，大氣，風等地理相景及地理現象的運動也一併歸入于地理運動之外力的。和我所特定的範圍大為不同。布爾喬亞地理學者的錯誤是顯然可見的。

（註二）大陸飄移說，是把現地形的形成完全解釋為流水運動一種學說，這種學說的不

科學性，是使得即使布爾喬亞地理學者也不能不加以否認，所以即使在布爾喬亞地理學術中這種學說也成了落後了。

第四章 地形循環論批判

——沒有發展的運動！

布爾喬亞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以混亂，矛盾，宿命和機械爲其特徵的，大衛氏 (Davis) 的地形循環論也逃不掉這種情形。

大衛氏是美國近代地形學中最有權威的學者，說他是美國布爾喬亞階級中最有權威的地形學者還未免縮少了他的範圍，嚴格地說，他實在是當今全世界布爾喬亞階級所最寵愛的地形學者。目下，像美、法、英、德、意等國的布爾喬亞後進地形學者莫不都受到大衛氏的影響。

大衛氏所以會給布爾喬亞階級所擁戴，便是他創立了地形循環論，有人稱地形循環論爲地形學的心臟，由此也可窺見大衛的學說底受布爾喬亞階級歡迎的一般了。

他的地形循環論實在是替資產階級多創立了一種幫助他們麻醉民衆的理論武器。而且也

實在是代哲學領域中的循環論者找到了實踐上的根據，所以地形循環論是很標準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反映。無怪乎創造他的大衛氏會財爲給世界統治階級學者們所稱頌的人物了。

大衛的地形循環論一方面脫胎於包惠爾 (Howell) 的準平原說，一方面加以自己的創造，另一方面又借助於資通的地殼均衡論。資通的學說的不能成立我已經論述過了，而包惠爾的所謂準平原事實上也不存在的。只是一種空理論而已，所以地形循環論在其基礎上便復脆弱。

地形循環論的主要意義就是在說明地形是在不斷地變化的，而其變化也並非毫無規則，却是有規則的循環的變化，像生物的生活一樣，它是出生於「原」，生長爲「幼」，經歷乎「壯」，歸宿於「老」，然後化爲「準平原」，再得到地殼均衡力的幫助，而又由準平原回復到原來的狀態，於是再化爲幼，化爲壯，化爲老，化爲準平原，如此地反覆不斷地進行着循環的運動，永不休止亦永不改變其運動的形態。

根據了這種原理，大衛氏把地形分爲三個絕對的演化時期，即：——

1、原地形 (Initial form)

1) 次地形 (Sequential form)

a. 幼年期 (Young stage form)

b. 壯年期 (Mature stage form)

老年期 (Old stage form)

三、終地形 (Ultimate form) 即準平原 (Peneplain)

他規定着，這三個時期永遠地週而復始。

這三個時期中，原地形是地形循環的出發點，這種地形大都是單純的高山，深海等等，類似於原始地形，並沒有現代的精細複雜的地形。

其次的次地形，是地形運動中最佔有悠長時間的一種地形，次地形乃是原地形受到侵蝕的剝削後所生的地形，其特徵是具有；細微複雜的地理景相。依其進行年代的不同，次地形又復分爲幼年期，壯年期及老年期。

幼年期的地形尚近於原地形，高山峻嶺，深淵大海密佈着。達到壯年期則河流灣曲，山嶺起伏，平原地便於人類生活，及至老年期則河廣山平，已經近於準平原了。

準平原是循環之終的一個階段，在準平原時代的地形，據大衛氏的理論，是大地之上，一片平坦，毫無起伏，近於一根直線，這個準平原是給包惠爾所創造，李希霍芬及爾姆賽 (Humboldt) 所運用，而大衛氏則取之爲自己學說的完形。

在準平原之後，大衛氏又襲用了地殼均衡論，使地形向復到原地形。

可是大衛氏雖則把地形時期區分爲三，他自己却彷彿也並不完全信任自己的理論，所以他又加以補充，說明地形時期雖則有三，但原地形及準平原却並不易見，我人所見的大都是

次地形，而且即使次地形中，幼年期及老年期也不多见，普通所見到的大都是壯年期而已。他的這種說明的確很聰明，可是却也十足暴露了他的不敢信任自己。

事實上，正和地殼均衡說一樣，大衛的地形循環論所犯的錯誤實在很多。

第一點首先爲我不同意的就是大衛的地形時期的區分。大衛氏把地形時期區分爲原地形，次地形及準平原，在這三者之中，我覺得原地形是存在的，不過那是在太古時代，其後却未必會再出現，次地形是存在的，現在的地形就是。可是終地形却未必會有吧，我根本不敢苟同於包惠爾的準平原說，地形的運動雖然是向更高階段演進着，然而地形的運動形態却並不僅只有削低作用，也還有疊高作用，加以斷層及褶曲的形成，地形無論如何是起伏着的高低不平的。決不會化爲平坦的一條，假使有，除非是地面上先來了一次神祕的削平運動，然後一切運動物體立刻停止其運動。但這是一個永不可能實現的神蹟。地理運動是無時無刻不在矛盾的鬥爭中進行着的，高低起伏正是給地理運動的外在力及內在力所造成的必然形態。大衛的終地形既然無可能性，又安能有其現實性呢！

第二點爲我所不同意的，便是大衛祇了解地理運動的侵蝕破壞力的主導，却蔑視了其堆積建設力的相對的主導，大衛雖則也承認地理運動既有侵蝕，也有堆積，然而他却始終重視於侵蝕的部份，所以他的地形循環又可名爲侵蝕循環，唯其如此，所以從他的理論求結果，地形的凸出處（如高山，高原等）將因受侵蝕而一天天地給削低，終至於化爲一片平坦而已。

。豈知在地理運動中，事實上侵蝕及堆積的作用乃是兩個互相鬥爭，互相滲透的對立統一物，侵蝕作用在不斷地破壞舊有的地形，而堆積作用則在不停地經過了否定之否定的階段而創造出新的地形，此種新創造的地形乃是新的地形，而決非舊地形的恢復，所以它自必不同於舊地形。然而它也決不會化成一片平坦的。

由於這，我更需要指出各種地形時期事實上只是地形向更高級發展中的某一種形態而已。原地形是太古的原始地形，次地形是現在的地形，未來的地形一定是另外一型，決不會再化為原地形的，因為現在的地理運動物體的存在是不允許它回復舊狀的。

大衛氏不了解事物之運動的發展法則，他以為事物之運動是無更高發展地循環運行的，他的理解未免太機械了，這是我不同意於地形循環論的第三點。

我不意於地形循環論的第四點，便是他們在心造出準平原的幻影外，又運用了地殼均衡論以為自己的理論的完形，照他們的說法，以為地面達到平坦如線的準平原時，則一定可能發生出均衡運動來，重又化為凸凹不平的原地形。然而豈知地殼均衡力根本並不存在，（其理由已見上章）即使退一步講，我們承認這種神祕力的存在，則所謂地理削平運動是在改變地理現狀——使其由凸凹趨於平坦——的，而均衡力則以維持地理現狀為已任的，如若高山被削成平地，則地形已失其均衡，豈非一定會發生恢復高山的運動嗎？地理削平運動是不平衡的，所以陸地升降也一定不平衡的，既不平衡，豈能化為平坦如線呢？大衛的應用地殼均

衡說以補自己的漏洞，實際上是全不得當的。何況地殼均衡論，事實上本來並不存在呢！

此外我不同意於地形循環論的第五點，則是他們全然機械地理解了侵蝕及堆積作用，他們是把侵蝕及堆積作用絕對地對立起來的。因之，據他們的學說，凡幼年期地形則全然受到侵蝕作用，老年期地形則全然受到堆積作用。其實，侵蝕與堆積乃是統一的對立物，任何地域任何時期必然是兩者兼營，不過其中有一個是居於主導地位吧了！但如果地形轉換，則其主導也隨着轉換，所以任何地形的被剝磨及被堆積都有其限制性，並不會毫無限制地無限擴張或減少着，過去我國有一個自稱為「太平洋人」的「某」地理學者，看見了長江口外的堆積成果，便以為將來一定會整個太平洋的亞美兩洲都聯成一片，便是未能瞭解侵蝕及堆積的對立的統一，互相的轉化及互相的否定的緣故。

最後，我不同意於地形循環論的，便是他們對於地理運動力的區分，他們是如地殼均衡論者一樣地將若干地理景象之自身的運動（如流水，冰河，大氣，風等毫無理由地列之為外營力，又在內營力中幻造出地殼均衡力以為地理運動的主力來。基於這種手法，便達到了兩種結果，一、即因而否定了若干真正的外在力的運動作用——像太陽，星球，人類，動物，植物等。二、使得內營力化為神祕不可測。關於這點，我在上章，已詳論過了。

總之，大衛氏的地形循環論，雖則由一般布爾喬亞地理學者捧上青天，同聲讚揚。其實缺點還是很多的。

其實，即使不談理論，我們也只要多翻閱一下地質學及地形學的歷史記載，便也可以證明大衛底學說的不正確了。因為在地質史及地形史上，我們從來沒有發見過循環的記載呢！

第五章 辯證的地理運動

——規律及法則——

地理運動並不如布爾喬亞學者們所說的，是以循環的均衡的方式進行着的。却是以辯證的形態螺旋狀地向更高階級進行着的。

地理運動是以內在力為其主導，以外在力為其副導，而由不斷的侵蝕及堆積作用行使着矛盾的鬭爭和滲透，由於侵蝕及堆積的不斷的矛盾的統一及統一的分裂，更經過了量質的互移而達到了否定的否定階段，由否定的否定創造出新的地形，此項新的地形雖則包括了舊有的形態，然而却是一種新的形態，決不是舊形態的恢復。

所以把地形分為原，次，終固然是不科學的，就是把次地形分為幼，壯，老也是不正確的，也是屬於舊哲學的範疇的，因為由於地理運動之不斷的向更高級發展，所以新地形時期乃是在不斷的給創造着的，過去的地形時期已有好多個，今後的地形時期將會更多，豈能以

寥寥三個時期觀念地來解釋一切地形時期呢？

先說地理運動的統一的對立形態。

這是很易於明瞭的，便是在地理運動之中，侵蝕主破壞，堆積主建設，兩者是同時存在於任何地形之中的，兩者正是統一的對立物，它們互相鬥爭着，也互相滲透着，由於它們的不斷鬥爭，地形便發生了向前發展的運動。這是因為兩者之中，由於種種條件和根據的不同，必有一者居於主導的地位。譬說以侵蝕為主導吧！那末高山被削低，河谷被擴濬，陸地被磨退。如以堆積作用為主導吧！那末平原被堆高，河底被增高，海陸被伸展。

此項運動，達到了一定的時期，則由於量質的互移，其主導力便發生了轉變，即先前以堆積爲主的，現在以侵蝕爲主了，先前以侵蝕爲主的，現在以堆積爲主了。這乃是給地理景觀之本身發展決定的，決不是什麼神祕的事。

據地殼均衡論及地形循環論者的意見，則這種主導的互移，正可作爲運動之循環的恢復，但實則不然，關於這，我有充分的根據。

譬如說河流吧，如因為長期地堆積以爲主導，則它是不斷地河底堆高兩岸擴大，它的河底行建設作用，而兩旁行侵蝕作用，由這種統一的對立運動的發展常會產生新的地形，結果或則造成了河流的極端彎曲，或則造成洪氾原。達此環境，流水一定會在廣大的河床中，另集爲一流，化堆積的主導爲侵蝕的主導，在廣大的河中心行使着下刻作用，這河道就堆積的

主導爲侵蝕的主導了，照循環論的說法，此時的河谷乃爲由老年期重又恢復爲幼年期了，事實上重給造成的河谷却並不是他們意料中的幼年期河谷，乃是在廣大的乾谷裏另行創造出一道新的河谷，呈現出了谷中谷（Valley in Valley）的景觀。此種谷中谷假使再不斷地行使着主導的轉化，則每一次的新河谷必定低於原來的河谷，疊疊低降，遂造成了所謂河岸段丘（River Terrace）的新地形。這種河岸段丘的地形當然是不同於峻削的給舊地形學者所認爲「幼年期」的地形的。換一句話，河岸段丘乃是給流水運動所創造的更高級發展的地形。

彎弓流（即極端彎曲的河流）及洪氾原是對於峻急的河流的第一個否定，河岸段丘是其否定的再否定。由再否定所產生的地形是完全不同於舊地形的，非但流水運動爲然，任何運動都一樣。關於這，我當另著一書以說明之，假使可能的話。同時在這兒也可以另外再舉一例。

我就舉出山岳地形爲例。山脈的隆起部份，名好大鞍層，其低下部份，稱爲大盆層，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大鞍層因爲是矗立於于地殼之上，高凸於地面上，所以很易於受到侵蝕，以侵蝕爲主導的運動力經常運行於其上，結果此大鞍層的頂部便漸漸低下，而被侵蝕下來的物質，則逐漸堆積於大盆層中，日久之後大盆層由量的積累而反化爲隆起的地形，大鞍層則低於大盆層

。這時其運動的主導便也發生了移位，便是大盆層以侵蝕為主導了。照循環論者說法，此移位運動的結果，必定是大盆層重復低降，大鞍層重復升高，以恢復舊狀了。豈知大盆層在其重被侵蝕時其被侵蝕物往往堆積於另一地域，造成另一種高峯，却並不恢復已低降的大鞍層的原狀。

有名的石灰地形即卡爾斯特 (Karst) 地形又是很好的例子，由於石灰岩有成方格的節理，且易融解，所以易於給水流分割成無數方形的地域，這是其第一次的否定，方形的地域再給割磨就形成了石筍等奇幻多變的地域，這是其「否定的否定」。「否定的否定」的結果並不是第一次否定前的地域的恢復，却是產生了新的地域。

地理運動是有不平衡的狀態的，某地的地形正在以侵蝕為主導時，別的地域，甚至其附近的地域都可能是以堆積為主導。由於運動的不平衡，所以地面上的景相凸凹不平，高下相差甚巨，所以準平原一定不會產生。

太古時代的地形是以粗線條見稱，近代的地形則是較為纖細，這是地理運動所給予近代地理景相的發展形態，今後的地形當必有其更新的形態吧！我們雖未取斷定其將如何？可是有一點是能斷定的。便是它一定不會再回復到粗線條的太古時代的原地形。它一定是會產生出新的地形來。

在地理運動中也有着突變，也有着中斷及飛躍。

在每一次主導運動轉化時，都有一種矛盾運動中斷，一種矛盾運動飛躍着，此外，如石炭岩地域其表面上正在進行着某種運動的堆積作用，如果其下層因受潛水的侵蝕而漸漸給挖空，不能支持其層面了，這地表面就忽然坍塌，堆積的運動遂告中斷。又如在地質學代理，常地理正在正常運動時，忽然發生了冰河時代，結果舊有的運動遂失去其主導，而以冰河運動爲主導，前者是中斷，復者是飛躍，及後冰河融化，冰河運動遂告中斷，而從融化冰河而生出的流水遂流行全陸地，形成洪水之患，流水運動是飛躍地得到了主導地位。又如在長時期乾燥氣候的地域，由於偶然的因子，忽然產生了短時期的多雨氣候，這時的风化運動的主導暫時中斷，而流水運動却暫時飛躍地居於主導地位。

又如「河流的劫奪」也可以作爲一個例子，因河谷的位置關係，一河流的上流或下流給別一條河流劫奪去，此被劫奪的河流遂常常乾涸，其流水運動亦告中斷，而風化運動則以飛躍的姿態運動於其上。

地理運動的必然性中當然也包括有偶然性的，上面所舉的長期乾燥地帶短期降雨便是一例，不過那種情狀也是能在氣象學內找得其原因的，決不能像神話地理者們一樣地，列爲奇蹟的來臨。

啓 示 叢 刊

三 人 行

陳 汝 惠 著
定價四元五角

從 前 綫 到 邊 疆

老 馬 著
定價二元

征 程

鮑 文 希 著
定價一元五角

母 親 的 死 後

老 馬 著
定價三元

長 短 集

陳 汝 惠 著
定價四元

蔡 楚 生 著

兩 封 無 處 投 遞 的 信 (定 價 一 元)

刃 鋒 木 刻 連 環 畫 集

南 中 國 的 畫 像 (定 價 五 元)

浙 四 明 著

文 盲 的 造 成 及 其 解 決 (定 價 三 元)

—— 拉 丁 化 新 文 字 的 總 檢 討

金 屋 兒 童 文 學 叢 刊 (第 一 輯)

南 洋 遊 獵 記

陳 佐 洱 著

少 年 偵 探 (上)

趙 君 啓 著

少 年 偵 探 (下)

趙 君 啓 著

人 和 水

周 儉 著

海 豹 的 故 事

鮑 維 湘 著

每 册 定 價 三 元 。 五 册 合 售 八 元

圖 書 故 事 叢 刊

- 一 隻 沒 有 袋 的 袋 鼠
- 百 萬 隻 貓
- 不 上 軌 道 的 火 車 頭
- 一 間 小 屋 子
- 一 隻 懶 惰 的 老 鼠

每 册 一 元 五 角 五 册 合 售 四 元

新 書 預 告

- 馬 敘 倫 著 : 中 國 文 字 學 史
- 周 予 同 著 : 中 國 史 學 史
- 錢 承 訓 著 : 中 國 圖 書 史
- 劉 麟 生 著 : 中 國 政 體 史
- 陳 汝 惠 著 : 中 國 教 育 史
- 錢 今 昔 著 : 新 哲 學 的 地 理 觀

新哲學的地理觀

著作者：錢 今 普

發行者：上海金屋書店

代表人 陳汝璦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初版(1—2000)

(基本定價柒圓伍角)

#6
831584



基本定價7.50元